

# 小 說 新 報

期

第

年

八

第



傲  
宋  
元  
李  
法



天台山農主任

上海國華書局發行

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 小說新報 第八年 第二期 目錄

●封面

鄭蘇堪先生題字

王麓臺山水真蹟第二幅

●墨林

吳昌碩先生題字

何子貞行楷屏條真蹟(一)(二)

坤伶粉豔親王肖影

戴醇士山水真蹟冊頁(一)

金小樓金香合演梅龍鎮攝影

何子貞行楷屏條真蹟(三)(四)

上海香國大總統琴寓肖影

戴醇士山水真蹟冊頁(二)

上海名花高第最近肖影

●說海

曾農髻先生題字

勞工教育 (天台山農)

麻雀淚 (海上漱石生)

怕見山農 (獨鶴)

目錄

滑稽說

小警世說

小勸說

小俠說

小義說

小紀實說

小滑稽說

哀情

最新時事

章回小說

小社會

小言情

小代說

明紀

奇貨

鬼乘

皮夾子的

情慾

太湖女俠

情海

咳

多

古井

芝蘭緣

針綫

斜陽

瓊禍記

瑤

寄塵

大可

賊菌

哲身

紅梵

乙廬

鏡雲

海上說夢人

定夷

卓呆

佛影

規世山樵

談蒼

王病山先生題字

榑水

今雨錄

寄塵

大可

賊菌

哲身

紅梵

乙廬

鏡雲

海上說夢人

定夷

卓呆

佛影

規世山樵

談蒼

王病山先生題字

榑水

今雨錄

谷叟

尖鳳

止○止○軒○隨○筆  
 寶○陀○盒○筆○記  
 清○醒○室○叢○話  
 雙○藤○老○屋○筆○記  
 昔○非○軒○隨○筆  
 塵○譚  
 華○北○遊○記  
 洞○庭○山○游○記  
 ●藝苑  
 朱○古○微○先○生○題○字  
 海○藏○樓○詩○之○研○究  
 無○盡○藏○齋○談○畫  
 琴○娘○曲  
 ●樂府  
 袁○寒○雲○先○生○題○字  
 梨○棠○影○彈○詞  
 黃○葉○舞○秋○風○館○劇○話  
 丹○桂○第○一○臺○名○伶○談  
 梅○花○館○鼓○話

(抱蜀子)  
 (踞盒)  
 (賊茵)  
 (環綠)  
 (逸民)  
 (曼陀羅室主)  
 (復庵)  
 (烟橋)  
 (大可)  
 (龍渠)  
 (步林屋)  
 (高潔)  
 (馬鞍山樵)  
 (嘯巖)  
 (子襄)

●豔藻  
 陳○陶○齋○先○生○題○字  
 小○蓮○窩○勝○錄  
 愁○紅○小○錄  
 歐○陽○予○倩○夫○人○詩  
 ●諧藪  
 劉○山○農○先○生○題○字  
 新○四○書  
 老○學○究○與○新○教○育○家○合○傳  
 述○夢  
 記○美○人○關  
 臨○城○劫○案○新○灘○簧  
 ●雜俎  
 朱○丙○一○先○生○題○字  
 新○軒○翰○誌續上年未竣稿  
 紫○荷○館○文○虎  
 ●補白  
 名○家○補○白○恕○不○備○錄

(佛影)  
 (逸梅)  
 (賊茵)  
 (叢雲女史)  
 (穎川秋水)  
 (蟄仙)  
 (雪園)  
 (眠雲)  
 (行素)

# 本社緊急通告

本報第七年十二期早經完起全出版自第八年改聘  
 大文臺天台山農先生主任編輯悉將容積極改良較之第七年真有天壤之別揭曉以來定報驟  
 增千餘份足徵先生之文字早為海內閱者所歡迎也茲為優待預定諸君起見自四月初五日  
 起大贈品一個月(前定者不在此例)凡陰歷四月內來定者概照下列奉贈

預定一份十二期者每份大洋四元(郵費六角)贈古畫大觀一册(共四集聽選)值洋一元六角  
 預定二份者打九五折實收七元六角(郵費一元二角)贈古畫大觀二册(四集聽選)值洋三元二角  
 預定三份者打九折實收十元零八角(郵費一元八角)贈古畫大觀三册值洋八元八角  
 預定四份者打八五折實收十三元六角(郵費二元四角)贈古畫大觀四册兼邦達山水一册共值洋八元  
 預定五份者打八折實收十六元(郵費三元)贈古畫大觀四册兼邦達山水一册共值洋八元  
 一份接續連定數年者亦得照上章奉贈多少類推  
 逾期來定者概不折扣贈品幸祈從速

## 上海小說新報社啓

### 定報單

具定單 係 省 縣 地方今預定  
 貴局小說新報 份自第 年起至第 年止計洋 元 角又郵  
 費大洋 元 角 分至祈  
 查收掣單為荷此致  
 小說新報社台照  
 謹啓 月 日

本社特別贈券廣告

本社覺得珍藏小說遺稿一巨部名曰『瑤禍記』著者魏世山樵係清代積學士一生屏棄利  
祿清正不阿竭六十年之心血始成此書書中詳述魏閣陷害忠良殘酷荒淫各情形歷歷如繪特  
以小說體裁隱寓誅仇之意讀者一經展卷莫不憤怒填膺拔劍而起稿甫治竣人即物化致當年  
未及出版今本局不惜巨資覓得原稿重刊本報逐期披露以公同好閱者既可作歷史叢讀又  
可作社會教讀一俟登竣即刊單行本發行售洋六元今為優待讀報諸君起見每期特贈  
『贈券』二張自『八年一期』起至登竣之期止按期贈券能接續不斷者俟本書出版後  
即可憑券兌換全書一全部不取分文此係巨部珍藏小說『贈券』幸勿輕視遺失書內均附有  
贈券一紙如有遺漏請向原經售處補索並請驗明圖章為幸

啟者本局為因改聘

天台山農先生主任編輯內容精極革新文字務求精美部署紛繁以致出版稍稽時日殊為抱歉  
自二期起決定提前出版六月杪必可補足六期俾閱  
閱者先觀為快之望特此道歉希 鑒原之

再本社編輯部前蒙 海內諸文壇惠賜各種佳作當時未荷 前主任貢少片先生移交下來

(諸君如有稿件未曾揭登者請向貢君接洽)致本期稿件悉係新徵所得漏夜趕編已愆時日每  
錯之處在所不免惟祈

閱者原諒

閱報投稿 諸君公鑒

小說新報社贈品部謹啟

上海國華書局總發行部 啟

# 本社徵文簡章

本月刊門類寬宏各種文字皆所歡迎文言白話悉聽擅長

一 投稿務必繕寫清楚倘過潦草難於辨認者本社不能負責每篇字數若干亦請註明稿末惟短篇至多以三千字爲限逾限不錄

一 投寄之稿揭登與否不能預復原稿亦不奉還惟長篇譯本而附下寄回費者不在此例譯本請將原文附下

一 投寄之稿一經揭登其著作權即歸本社所得若一稿兩投或經人告發者當即取銷酬金並將原函宣布之

一 所登稿件本社得增刪其字句倘投稿人不願增刪者得預先聲明

一 稿潤由本社秉公酌定一經登出即照下列定章寄奉惟酬報之額不能預定如投稿者欲得何種報酬可於稿末聲明

一 稿末請署作者姓名住址圖章俾便通信其揭載時欲用何種名號悉聽尊定

一 投寄之稿俟揭登後酌贈三種薄酬如下(甲)現金(乙)書券(丙)本雜誌

一 酬金計分四等(甲)每千字四元(乙)每千字三元(丙)每千字二元(丁)每千字一元現金書券同例

一 稿件請寄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小說新報社

小說新報社編輯部啓

## 徵求男女學生作品簡章

本社爲輔助教育發揚文藝起見特自本年第一期起懸賞徵求全國男女學生作品並訂酬辦法如左

每期由本社出題揭載于本雜誌應徵證內凡投稿者應照證上所載註明之

應徵者須用格紙(大小不限)謄寫清楚每卷以二千字爲限並粘本雜誌內附訂之應徵證(每卷限粘一證)寄交國華書局本社(函面註明學生欄)

每期彙齊來卷致請海上名宿評定等第即在本雜誌徵求欄披露

酌定最優等三名第一名贈書券十元第二名五元第三名三元優等廿名各贈書券三元特等四十名各贈書券一元五角甲等不限額各贈書券一元(佳卷過多獎勵遞加)

最優等三名除贈書券酬報外再由本社加贈特別現金獎第一名十元第二名五元第三名三元並將原文刊入本雜誌其餘各卷一俟集有成數另刊專冊傳布之

上海四馬路小說新報社啓

## 徵求女界著作簡章

近代婦女事業已由家庭而進于社會政治所有女子參政女子職業女子教育諸問題皆有待於討論商榷而女子文藝尤有發揚表彰之價值用是本社特闢一欄徵求投稿凡女界才媛有所述作事無論乎巨細文不限於莊諧如承投稿無任歡迎茲訂辦法如左

凡應徵者不拘文字(如論說詩詞記載小說)體裁(如文言白話)惟以女子範圍爲限

本社每期擇尤披露婦女著作欄並酌贈現金書券藉酬雅意(如佳作過多一期不克盡刊者一俟集有成數另以專冊發表之酬贈照例)

來稿登否恕不檢還寄稿時務請繕寫清楚註明名姓籍貫通信地點寄交國華書局本報編輯部(函面註明婦女欄)

上海四馬路小說新報社啓

墨土

林

癸亥初夏吳昌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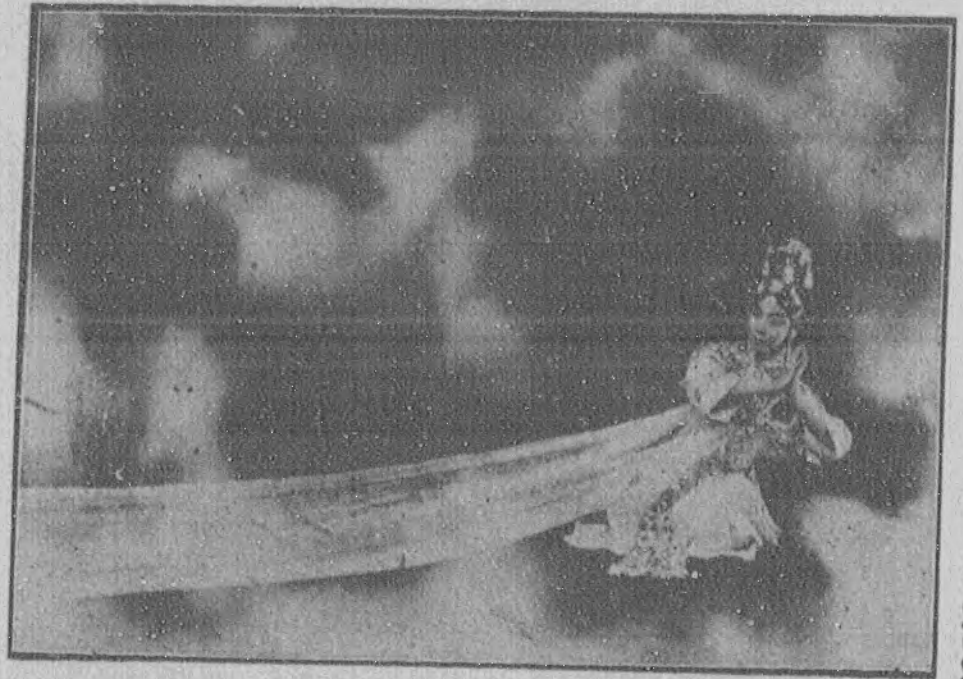
何子貞行楷真蹟 (二)

夏州木長繞屋松扶既衆  
有欣有祀吾亦愛之庶既耕亦  
種時遂讀我書窮巷隔

何子貞行楷真蹟 (二)

除輟頗回故人車歡然酌春  
酒摘我園中一蔬微雨乾東來  
好風與之俱况覽周王傳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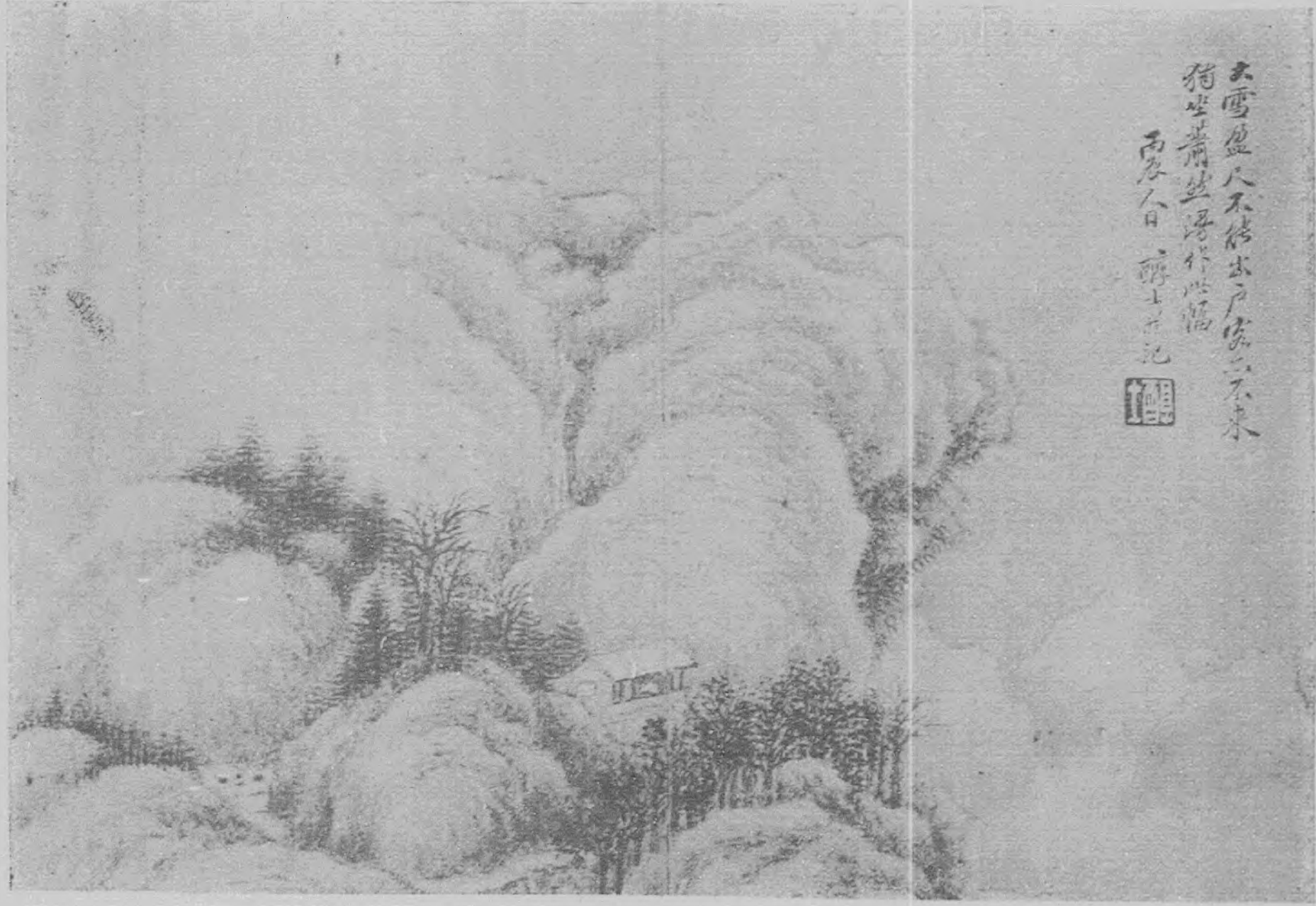
坤伶粉豔親王扮演



種菜盧主持贈

天女散花

戴醇士山水真蹟(一)



去雪盈尺不結出戶家三不來  
猶坐蕭然淨竹此情  
丙辰人日 醇士并記



天台山農藏

北京圖書館  
★ 1953.1.30 ★  
期刊庫



坤伶小金樓小金香合演



梅花館主持贈

梅 龍 鎮

何子貞行楷真蹟 (三)

觀山海圖  
既仰經宇宙  
不樂從行  
如日暮  
山無雲  
春風扇  
微和佳人  
美清夜  
達曙  
酣且歌

何子貞行楷真蹟 (四)

歌竟長歎  
息持此感人  
多皎皎  
月中灼  
葉中花  
豈無  
時好不久  
當如月

何子貞

妓名海上  
寓琴統總大國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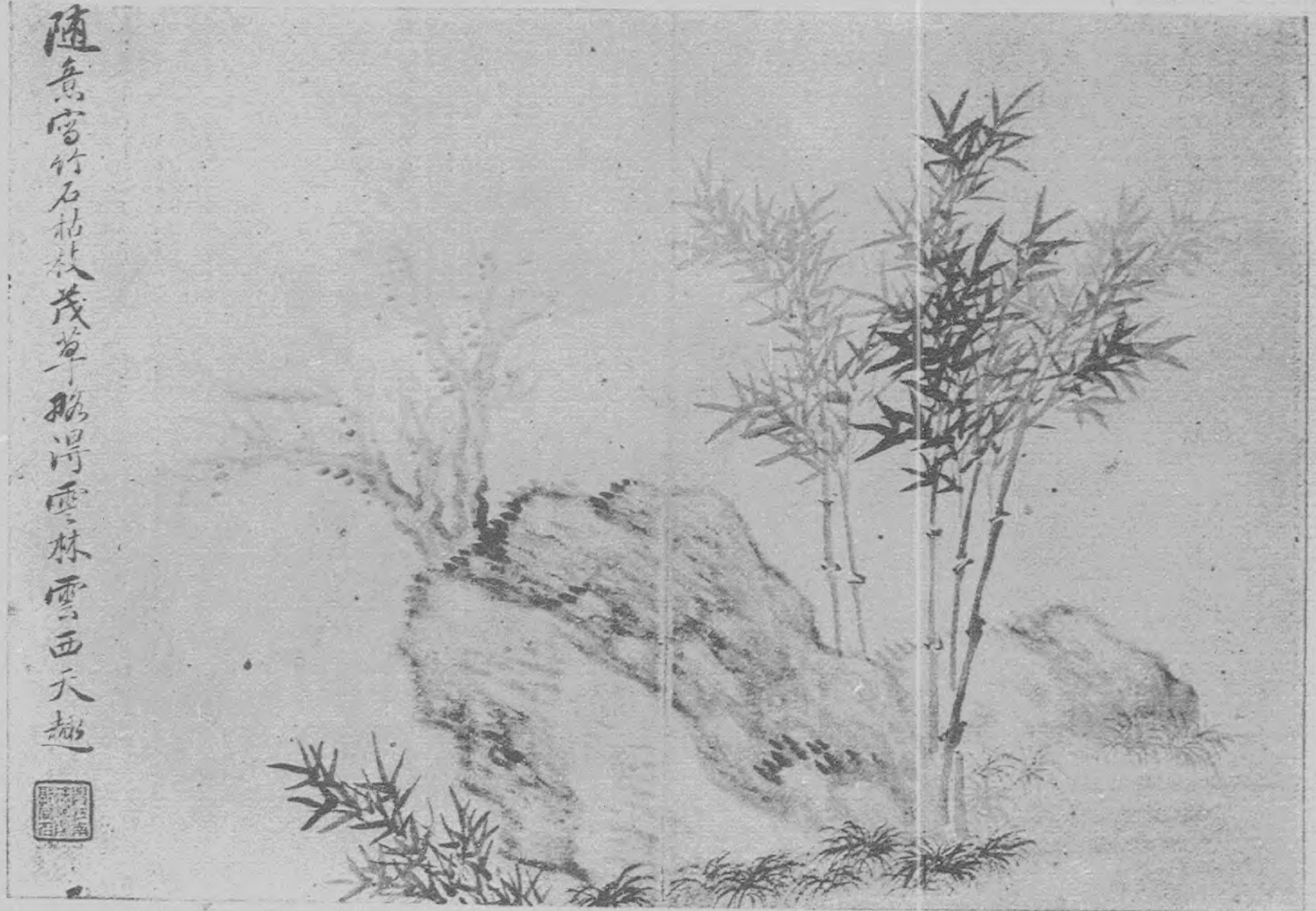


梅花館主持贈

影肖近最



(二) 戴 醇 士 山 水 真 蹟



隨意寫竹石枯枝茂草  
略得雲林雲西天趣



天 台 山 農 藏



上海名花最高第



梅花館主持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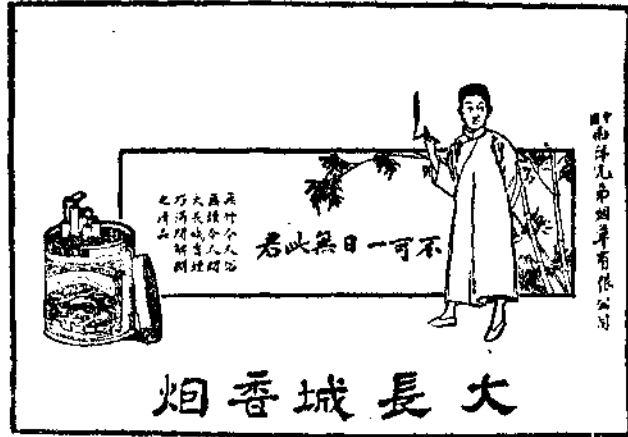
最近肖像

說海

林廣行



同胞注意



國貨精華

大長城牌香烟。係用最上等國產烟葉製成。品質之優美。氣味之香純。絕非尋常香烟所能及。君試吸此烟一支。當勝吸他烟數匣也。又每罐內。附贈獎券一紙。積存多張。可換各種貴重趨時之贈品。



教育小說  
勞工教育

(天台山農)

坎拿大附近有一個小島。那一天。有一般勞工。在那裏開歡迎會。歡迎的。到底是什麼人呢。就是中國初次出洋。既無知識。復無經驗的一般新勞工。這個當口。會場上已經開始演說。初起幾個。不過是照例說兩句歡迎的老套話。沒有什麼道理。等得人已到齊。祇見演說的是一個老頭子。鬚眉雖是皓白。精神却是矍鑠。衣服清潔。舉動大方。一望而知是個有些學問的人。他演說最要緊的幾句。是諸君不畏艱難。不辭勞苦。居然乘長風。破萬里浪。來到此地。情願做世界上。最苦惱的勞工。在表面上看去。很是可敬。

講到實際。固屬可憐。亦屬可氣。這句話。鄙人冒冒昧昧的。在十日所視。十手所指。廣衆的場所。講了出來。諸君不可負氣。反對鄙人。在鄙人却認爲很有研究的價值。從前此間。不是有驅逐華工的命令嗎。後來不是又有虐待華工的舉動嗎。這兩個原因發生。却並不是這裏的孟祿主義。要曉得物必自腐。然後蟲生。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大凡一個工廠。必定聚集多數的人。在一起。工作。挨身。傍體。呼吸相通。這是佈置上。地位上的關係。不能責資。本家。吝嗇。和刻薄。廠主。一方面。自然注重公衆衛生。凡遇不潔淨的。勞工。當然要施出他的干涉主義。就是勞工一方面。而論遠涉重洋。來覓這些蠅頭小利。也應該重視自己生命。方不負來此的原則。不然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性命不保。金錢從何而來。所

以衛生兩個字是主觀的。不是客觀的。無奈我們這般華工偏不爭氣。他們臉上的污穢。身上的齷齪。彷彿有意弄成這個樣子。不然恐怕失了勞工的幌子。這種行為不曉得還是道德高尚的覺念呢。還是自暴自棄的舉動呢。鄙人識力有限。委實無從分辨。等得了廠主的責罰。並不怨恨。若把他們的腦經剖開看看。一定自認爲馬牛。應該受他們的作賤。這般的印像很深很深的印在那裏。像這種的人格。不是明明向低賤途徑上走去。何能怪人呢。鄙人說了半天。還是抽象的祇說了一小部分。餘外應該改革的著實不少呢。老者說完。外國人拍手的很是不少。那般華工不過兩只烏溜溜的眼睛。向台上直望而已。他們的不肯拍手。並不是反對老者對牛彈琴。莫明其妙。這八個字的考語。

恰恰正好散會之後。內中有一個新來的華工。名字叫趙九。四年紀不過二十開外。他來的主義。除了曉得此地的工資較中國昂貴。自然可以多賺幾文外。還想嘗嘗外國特別風味。那像蛋黃的太陽。已經落在山脚邊了。照著林子的風景。實在好看。林子對面。便是一家小小酒店。當爐的文君。是一個中國女郎。荆釵布裙。收拾得十分清潔。在中國。也不過僅僅乎夠得上小家碧玉四個字。到了趙九。四眼簾裏。直把他認爲沉魚的西施。落雁的王嬙。閉月的貂蟬。羞花的玉環了。把汗水賺來的工資。日夜的在這裏來買酒喝。偏偏九四酒量。一常一碰就醉。又要在此中消磨時光。往往的把酒偷倒地下。以便再沽好在他醉翁之意。不在酒。這個金錢上的損失。自然不能計較了。有一天。實在熬不

下。去。祇。得。硬。硬。頭。皮。想。把。他。的。心。理。對。那。女。郎。發。表。又。恐。怕。發。表。之。後。一。經。女。郎。拒。絕。就。不。能。有。再。來。的。餘。地。心。裏。十。五。個。吊。桶。一。日。二。十。四。小。時。沒。有。一。個。時。辰。不。是。在。那。裏。七。上。八。落。又。曉。得。這。位。女。郎。就。是。那。一。天。演。說。爲。外。國。人。欽。佩。的。老。頭。子。的。千。金。當。然。受。了。絕。好。的。家。庭。教。育。決。不。肯。做。不。道。德。的。事。情。然。而。良。心。戰。不。過。私。欲。一。見。女。郎。的。妙。影。便。把。平。時。畏。懼。他。老。子。的。心。理。拋。諸。九。霄。仗。了。酒。胆。親。親。熱。熱。的。對。女。郎。道。碧。姑。孃。碧。姑。孃。我。趙。九。四。平。日。欽。佩。姑。孃。的。心。理。姑。孃。應。該。曉。得。我。能。夠。不。遠。萬。里。出。洋。作。工。不。能。不。算。是。一。箇。上。進。之。人。今。天。斗。胆。想。請。求。婚。還。望。姑。孃。賞。賜。我。一。個。滿。意。的。答。覆。碧。姑。答。道。趙。君。你。方。才。的。說。話。我。實。在。不。願。答。覆。還。是。談。別。樣。的。好。九。四。碰。了。一。鼻。子。的。灰。他。面。

孔。上。雖。有。失。望。的。顏。色。但。是。他。心。理。上。並。不。覺。得。失。望。還。要。向。有。志。竟。成。的。一。方。面。做。去。過。了。許。久。覺。得。碧。姑。對。待。自。己。的。神。氣。於。希。望。上。確。已。宣。告。斷。絕。便。懨。懨。的。生。起。病。來。九。四。在。此。間。作。工。原。是。自。食。其。力。的。一。旦。臥。病。大。有。孔。某。在。陳。絕。糧。的。光。景。那。醫。藥。之。費。更。不。必。講。了。九。四。正。在。不。得。了。的。時。候。曉。得。距。離。九。泉。的。途。徑。不。遠。了。私。念。頓。滅。又。復。其。固。有。的。良。心。便。深。悔。不。應。把。那。個。可。以。救。命。的。金。錢。擲。諸。片。面。的。愛。情。上。今。日。的。結。果。乃。是。自。召。的。並。非。天。賜。的。便。自。言。自。語。對。一。盞。陰。慘。慘。的。燈。火。道。勞。你。替。我。進。九。四。做。個。證。人。我。下。世。爲。人。必。定。能。夠。改。我。的。短。處。說。完。閉。了。雙。目。直。挺。挺。的。等。死。而。已。九。四。正。在。迷。迷。糊。糊。的。時。候。祇。覺。有。人。推。他。睜。眼。一。看。却。是。一。個。素。未。謀。面。的。生。人。手。裏。拿。了。幾。十。

塊洋鈿望自己枕邊一丟。並無言語。便長揚的去了。把個九四又驚又喜。還以為在做夢。趕緊把手指送在口裏一咬。覺得很痛。方知不是夢中暗想我在此間。一無親故。怎麼有這樣的好人肯來救我。這個時候。當然不能破此疑案。祇得趕忙延醫服藥。此時的九四也像硃沙痣上的伍相公有了銀子病就好了。除了每日仍去作工外。便想探聽這位送金錢的恩人。

趙九四雖然臥病的時候。受了一場大大的教訓。等得病好之後。故態復萌。那恩人又無從尋覓。久而久之。把那個報恩的心理。漸漸消滅。這個良好的心理。既然消滅。那個色慾上的觀念。又如青草逢春勃然暴發。九四暗想。碧姑孃是不能夠達目的的了。不如另尋門徑。讓我另外弄到一個美滿姻緣。那時好叫碧姑豔羨。這樣

子的一想。便日日混在華工們婦女隊裏。無奈愛他者。他不要。他愛者。那方面不要。還是一事無成。依然故我。有一天路上遇見碧姑孃。碧姑孃便嬌然的朝他一笑。道。趙君。我聽說你有貴恙。很是替你著急。現在告痊了。爲什麼不到小店裏來走走。或是我無意中言語冒犯你我的交情。那能記在心裏。這幾句話把個九四聽了。身子搖搖不定。魂靈兒已飛上半天口裏還連說。今天廠中有事。改日拜訪。兩只腳自然然而的跟了碧姑孃。便走進門。還未坐定。祇見碧姑孃把臉一紅。悄悄兒說道。那天向我求婚。我沒有說。一定不可以。不過見你滿身穢污。我在外洋多年。乾淨慣了。你能夠從此改了。你的請求。還有磋商的餘地呢。九四道。這點小事。很容易改的。我不相信你單爲這個嗎。碧姑笑道。信不信

由你我那能勉強你呢。九四聽了如奉聖旨的一般。就是從那日起。不但身上收拾得清潔。異常。連他寓裏也布置得十分乾淨。九四奉了似是而非。未婚妻的閨令。對於衛生兩個字。研究得十分認真。不但那般同作工的。視為異事。就是那工廠裏執事的外國人也另眼看待。九四得著益處。便去告訴碧姑。碧姑道。你第一樣改了其餘的。要改革的。很不在少數呢。九四道。只要你吩咐。我沒有不遵命的。我從前在家裏的時候。肯這樣的受教訓。那個敢說我不是孝子呢。碧姑道。我已經寫了一張教課單。在這裏。你拿了照樣做去。將來自然如你心願。九四接來一看。上面寫著的。是一奉勸不必吃喝嫖賭。二敬老憐幼。三工作之外。宜研究科學。四把我的教課單。勸化同人。九四道。件件多可照辦。但

是要求你允了我婚。罷碧姑笑道。你只要能夠這樣的做去。包你有如意的婚。九四道。我只要你如意。碧姑道。我如意。你自然也如意了。九四道。那個自然。

九四自從與碧姑立約以後。所行所為。都在道德範圍以內。不到兩年。不但名譽日增。工資也加了不少。最奇怪的是。連身體也強壯了。九四自認不負碧姑的教訓。這日走到碧姑家裏。要求訂婚。碧姑道。你今天的來意。我已經明白。不過我嫁你之後。衣食住三個字。你籌備了沒有呢。九四道。我現在加了工資。你難道不曉得嗎。只要我日日去作工。布衣煖菜飯飽。我總可以担任。碧姑道。你儻然像那。年子臥病呢。九四道。目不能答。停了一會道。依你主見呢。碧姑道。只有奮力作工。趕緊儲蓄。做一個未雨的綢繆。你



能夠依我趕緊去做不然還是另選高門九四道遵命遵命這樣子的又過了三年九四手裏已經儲蓄了幾千金九四以爲大功告成便拿了銀行裏的存摺來到碧姑店裏祇見碧姑的老子笑容可掬的坐在那裏碧姑不知所往九四忙叫了一聲老伯又道令媛碧姑孃呢老頭子道小女昨晚回國去了九四大驚道回國去有甚麼緊要貴事如此急急老頭子道回去與舍甥成婚九四聽了大跳道碧姑孃碧姑孃你害得我好苦我上了你的當了老頭子大笑道請裏面坐已經略備杯酒有話相談九四此時雖然怒不可遏不過這三四年下來胸中有了學問也做不出從前那樣無賴的行爲祇得跟了進來祇見整整的一棹酒席團團的坐了八九位同事這八九位同事却是受了九四連帶

的教育都算得小康之家見九四進來都是笑臉相迎老頭子便請九四坐了首位恭恭敬敬的斟上一大杯酒笑對九四道老朽來到此間整整的三十個年頭看見這裏外國人藐視我們華工實在可氣不料我們來的華工所行所爲都是授人以柄的舉動見了更是可氣所以立志要感化我們這般同胞但是老朽不學無術連孔聖人那樣的大學問感化的還很少何況我呢後來存了一個不可因噎廢食的心理祇要能夠感化一個就好一個我盡我心罷了九四君那年生病送錢去的就是我派的人小女的課程單也是我叫他這樣對付足下的像九四君目下的人材我是求之不得的無奈小女與舍甥還是自小下定的九四君方才說小女害了他照老朽說來九四君目下名利兩全

受。害。的。人。能。夠。有。這。般。的。結。果。恐。怕。法。庭。上。不。但。不。爲。罪。還。要。獎。賞。一。點。呢。我。初。意。以。爲。我的能力祇能感九四君一人而已不料在座諸君居然連帶感化所得的結果與九四君所差無幾這件事却是意料之外目下九四君有了名譽有了學問有了金錢難道會少一個美人嗎這場事情已經圓滿九四君當然能諒老朽的苦。心。不。過。老。朽。對。於。舍。甥。一。方。面。略。有。抱。歉。爲。什麼呢家姊望孫情切一再函催現在已經遲誤三年婚期了說完大笑不已九四至此方才大悟也笑說道老伯之情自然可感可惜老伯只有一位千金若有二萬萬個我們中國也不致爲外人藐視了我回到中國必定把你這個勞工教育宣示同胞



## 編輯上的商榷

本報今年第一期匆匆出版同人只知注意材料的完善却未留心形式的優美現在第二期又出版了同人自當力求進步以副 愛讀諸君的雅意現把本期改良之點寫在下邊

一編制上 第一期原探蕭規曹隨的辦法現在覺得有些地方還得改良（甲）談著一門沒分細目自本期起另分史評筆記遊記等名目（乙）第一期補白鉛字太大地位也欠妥自本期起悉心排列務合美觀（丙）第一期商榷裏邊曾經申明注意圈點但第一期迫於出版還欠斟酌自本期起亦當實事求是力踐前言

一校對上 第一期因為出版太匆促了對於校對很多缺點這是同人對於諸君很抱歉的本期初想列一張表更正誤字後本因為所錯的字顯而易見纔把更正之議打消了自本期起自當細心校讎以期盡美此外 諸君如有對於材料上編制上校訂上有所商榷同人無不竭誠歡迎啊

小  
說

# 麻雀淚

(海上漱石生)

一所三埭進深的房屋門口搭着兩個吹鼓亭兒。有好幾個樂人在那裏吹吹打打。屋子內滿掛着藍緞子白竹布等的祭幛。輓聯夾着許多白布球兒和一堂一堂雪白的地單。掛落末埭內設着一個靈堂。點起兩枝兒臂粗的大白蠟燭。一爐信香。庭心內設着一班洋臺打唱。有客人進內行禮。吁哩吁哩的吹着外面。乃是兩扇靈門一邊擺着一面堂鼓。一邊擺着一塊雲板。遇有客人出入。鑿鑿的敲得怪響。一望而知是有錢的人家。在那裏開喪了。

這家人家非但有錢而且恰巧姓的是錢。主人家名喚似山。早已亡過了。遺下來的家私足有好幾十萬。那天是他的妻子金氏死了。兒子替他開喪。那金氏共有三個兒子。因為家裏有

的是錢。足敷吃用。所以一個也不幹什麼營業。儘着在家內閒蕩。度日娶了三房媳婦。又俱是富家出身。不消說。更是喝着穿着的享福。家務一些不去管他。不過這一天。既然是阿婆開喪。不得不在孝堂內盡盡人事。各人披了麻衣。繫了麻裙。穿了麻鞋。手中拿了一方白洋巾。兒親婆長親。婆短的大家哭上一陣。使親戚們聽了。知道他們俱是孝媳。

內中有一個難得上門的遠戚。這天也來弔孝。在孝堂內站了片時。瞧着三人哭罷以後。私下和別的親戚談論道。老太太生前最歡喜的聽說。乃是長媳。怪不得他今天哭得最苦。哭完了。還恨恨的嚷着。中風中風。悲痛老太太得的是中風病。兒次媳便不如他。了一哭完。似乎便面有笑容。向長媳伸着四個指頭。連連說。九萬九

萬大約是分到了九萬遺產以致心中如此歡喜但不該忘形該到這地步三媳我却不知道他什麼緣故哭完了口頭祇嚷着白白白白且還不住的躲着腳兒難道他還沒有得到老太太遺產白白的在那裏披麻戴孝故此連呼着白白不成

一人聽罷笑道你品評這三個婦的哭是這樣的的意思麼真是冬瓜繃到茄子去了他們三個人何嘗哭着阿婆祇因昨天守孝沒睡各人打了一夜一千元底二四解的麻雀長媳因打錯了一張中風被下家和了一副三拾輸去一千多塊洋錢所以哭着中風次媳有一副牌是九萬的麻雀頭兒和了一副倒勒洋錢足足贏了三千多塊故此歡天喜地三媳嚷着那白白白因爲天亮時他做莊家拿到一副好牌等的

是發白雙碰剛巧有人家打一張白板出來他便將牌一攤說這一下我可是三百和了誰知上家等的恰是白板麻雀竟被他攔了和去損失真是不小故而至今還惱怒在心白白的躁着腳兒怨恨你老人家誤會他們哭着阿婆有悲有喜其實他們悲的乃是麻雀喜的也是麻雀縱然悲極喜極了俱有幾點眼淚流出都是些麻雀淚呢

那遠戚聽了不信搖着頭兒答道老太太在生時待媳婦很好諒來不至這個樣兒你莫要說頑話冤着人家那人冷笑着道倘然你有些不信且等收奠之後看他們必定又要碰和便知道我並不是謊話了那遠戚點了點頭遂在喪家吃飯等候着旁晚時羽士前來收奠果然不多一刻樓上下骨牌聲大作東一場西一場的

多。至。八。場。麻。雀。竟。把。靈。堂。變。做。總。會。三。個。媳。婦。  
俱。興。高。采。烈。的。夾。雜。在。內。連。三。個。孝。子。也。是。一。  
樣。家。人。有。事。情。報。告。俱。隨。口。說。你。們。去。問。帳。房。  
先。生。休。要。前。來。瞎。鬧。輸。了。錢。不。是。頑。的。那。遠。戚。  
看。在。眼。內。暗。地。裏。歎。了。幾。口。冷。氣。說。錢。似。山。有。  
了。此。等。兒。媳。任。憑。他。家。資。山。一。般。大。祇。恐。坐。吃。  
山。空。的。日。子。一。定。不。很。遠。咧。



## 小 說 枝 譚 (大 可)

唐人小說著錄頗多。綜其體裁。可分兩類。其一述榮業人或衆事者。如劉餗隋唐嘉話。張鷟朝野僉載。西京雜記之支流也。其一專述一人或一事者。如李肇李泌傳。郭湜高力士傳。漢武內傳。飛燕外傳之別派也。惟其材料已由神話進爲歷史。由浪漫趨於寫實。至薛用弱集異記。孫頌幻異記。鄭實才鬼志。常沂靈鬼志等。搜神志怪。層見疊出。則猶魏晉六朝之餘波也。

滑稽小說 怕見山農

(獨鶴)

我和山農兩人原是多年的好朋友。但是近幾個月來却忽然怕見他的面了。

一天晚上山農到報館裏來看我。我一見着他的名片連忙對茶房說道：「你快些對劉先生說我出去了。」茶房咕嘟着嘴道：「先生何不早說？我已經回答劉先生說你在編輯室裏發稿呢。」我聽了便有些着慌，便埋怨那茶房道：「你真是個蠢才！我怎能早對你說？難道我是個仙人能算得定劉先生今晚要來預先教你說謊麼？」話猶未了，山農已在會客室中等得不耐煩了，便直闖入編輯室來。我一見山農不等他開口便先嚷道：「你的來意我已知道了，明日一准送來。」山農纔點了點頭，沒有話說。

又隔了幾天，劉醉蝶大做老丈人，在惠中旅館

請客。我們這些熟人自然都在被邀之列。不料酒席筵前，冤家路窄，又和山農碰着了。我一面和他點頭，一面腳底下明白不等他開口先遠遠地溜開去。那時廳上正擠滿了客人，山農忙着向別人作揖招呼，也不好意思前來捉我。

我們新近結了一個快活林同文會，前星期舉行敘餐會。我自然是要到的，但祇一層怕在席面上遇見山農，後來好容易在大可那裏探聽着，一個消息說他舅舅那天正在王克琴家中，未必能來。我聽了此話，不覺大喜，連忙赴會。誰知吃得正高興的時候，忽然闖進一個大漢來，我擡頭一看，猛然吃了一驚。原來不是別人，正是山農。我登時得了一個急計，忙起身嚷道：「山農，我們今天有一個條約在此，大家見了面祇准講吃，或是說笑話，有那一個談正經



事。的。眼。前。的。酒。席。就。罰。他。一。人。作。東。道。主。這。句。話。一。說。山。農。果。然。被。我。嚇。住。了。不。能。提。起。我。所。怕。提。的。那。件。事。

我。寫。到。這。裏。人。家。看。見。了。一。定。要。疑。惑。我。是。請。山。農。寫。字。欠。了。他。的。潤。資。或。是。買。了。他。的。天。台。蜜。橘。沒。有。給。錢。所。以。怕。見。他。面。免。得。追。討。其。實。不。然。我。所。以。怕。見。山。農。並。非。是。怕。他。討。錢。債。實。在。是。怕。他。代。小。說。新。報。討。文。債。



話說這個時候。上海的天氣。非常乾燥。差不多一兩個月沒有下雨。因此青菜大漲。起價來。比尋常貴了三四倍。

這一天。我因為約了幾位朋友。在家裏吃晚飯。早晨便吩咐女傭。往小菜市去。多買幾斤青菜。一面拿了三個銀角子給他。女傭道。買兩斤還差不多。買三斤便買不着了。我道。青菜為甚麼這樣貴。女傭道。你不信。你自己去買。罷。不要疑我。落了你的錢。你不知道。現在天乾。麼半黃的青菜。差不多要當人參賣。你和他講一講。他便理也不理你。自然而然的。有旁人出重價錢來買。去真氣死人。

我聽見女傭這樣說。不覺好笑起來。自己說道。偷然有了一畝菜園。便可發財。這真是奇貨可

奇貨

居了說罷。便又再付了三個銀子。給女傭。女傭才拿了去。片刻買了四斤青菜。回來却化了六個銀角子。

到了晚上。客人來了。大家喝了幾杯酒。高起興來。便談到近來物價騰貴的事。我道。可不是麼。連青菜也吃不起了。賣菜的人都把青菜當做奇貨。哩。這時候。客人中有一位李先生說道。說到奇貨。我到也親眼看見一件事。諸君。想想。鶴糞。可值錢麼。大家都道。不值錢。李先生道。我却看見有一個鬪丁。曾經拿三粒鶴糞。賣了三百銀子。便是一百銀子。買一粒。你道是奇貨。不是奇貨。李先生說到這裏。大家都道。我們不信。恐怕沒有這事。是你捏造出來的。李先生道。我的話還沒說完。請諸君聽我說。原來這件事。出在一個村鎮上。鎮有個富翁。患了一種甚麼怪病。

醫生用了各種方法都醫不好。最後一個醫生說：除非服鶴糞，還有希望。但是這鄉鎮裏雖糞是有的，鶴糞望那裏去找呢？後來打聽離開這村鎮三十里的地方有一個花園，園主人曾經養過一隻鶴，如今已死了，但是往花園裏去尋尋鶴糞，或者還可以尋得著富翁的兒子爲著救老子的命要緊，便差人到那花園裏去，向園丁商量出錢買幾粒鶴糞。園丁以爲奇貨，可居了，故意的說沒有，其後尋來，尋去才尋到三粒，硬要賣三百銀子，少一文不賣。富翁的兒子沒法，只好忍痛買了去。富翁得此無異珍寶，醫生又替他和了幾樣藥吃下去，不久病便好了。諸君這三粒鶴糞豈不是奇貨麼？

李先生說完，再有一位張先生接著說道：上海當交易所正盛的時候，曾鬧過一回房荒，今年

又。可。算。是。菜。荒。了。像。張。先。生。所。說。的。豈。不。可。算。是。糞。荒。麼。這。句。話。說。得。大。家。都。笑。了。起。來。張先生又道：自此以後，恐怕上海的荒年正多。居奇貨的人也正多。譬如熱天發痧的人多，便要鬧痧藥荒，凡是賣痧藥的人都要居奇了。譬如冬天燒火爐的人多，便要鬧炭荒，凡是賣炭的人都要居奇了。又如現在雜誌盛行，在這裏鬧小說荒，做小說的人都要居奇了。

他這一句話說得大家呵呵大笑，知道他是對於我而發的，但是我不承認，我立即答道：目下雖然有點小說荒的樣子，但是做小說的朋友並沒有居奇，你不見我們的潤格並沒有增高麼？這一席話說完了，我便把他記下來，做一篇小說的材料。居奇不居奇，我也不知道，只聽讀者公論罷。

余疑鬼神之有無久矣。謂之有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果有鬼乎。謂之無者或囑於梁。或憑於几。又果無鬼乎。我國古籍靡不言鬼。然猶可諉爲神道設教。不得不爾。近世科學大明。宗教浸衰。宜可高揭無鬼之論矣。顧西方碩彥。方且結社著書。共闡鬼學。我國伍秩庸博士復推其波而助其瀾。於是鬼神一科遂與哲學科學相表裏。甯不謂之咄咄怪事耶。茲就耳目所及。拉雜記之。其事其文胥無足奇。聊爲研究鬼學者。增若干材料耳。

幾可盈尺。卒年已七十餘矣。壬寅夏日。先慈忽夢公招之遊峨帽。欣然諾之。次日訝曰。我殆不起乎。遂亟部署身後之事。時先慈固康彊無恙也。家人笑之。悉置弗顧。不及匝月。果染疾歿。明年家嚴命余扶柩厝於春岫公塋。次亦感於所夢也。

郭祖葆號石如。無錫人。余姑丈也。善詩古文辭。尤工行楷。以余所見。近日書家習蘇趙者。殆無一人能出其右。惜年踰三十。遽抱疾卒。易簣之夕。先大父方攝禾篆。夜治官書。三鼓未寢。忽聞戶外履聲。橐橐然及門而止。問之不答。秉燭視之。亦無所見。方嗟異。問而姑丈。靈電至矣。先大父治程朱學。律已甚嚴。怪力亂神。素所不道。獨於此事。恆詫訝弗置也。

亡友潘則明。總角交也。嘗肄業禾郡中學。持射。

甚謹治學。甚劬同學。少年皆敬禮之。丙辰冬。偶沾微恙。余往候之。忽語余曰。長與足下生死辭矣。余慰之曰。君方盛年。胡作此語。則明正色曰。否否。余近夢至一處。類衙署狀。一長髯人憑案決獄。皂吏數輩。給事堂下。見余至。皆笑曰。來矣。來矣。連夕皆然。豈譔君耶。余釋之曰。此君平日嗜讀聊齋誌異。閱微草堂筆記。新齊諧等書。腦膜之中。印太深。象一旦抱病。神經薄弱。遂覺一現於眼前耳。則民聆言。仍不釋然。余因戲之曰。君若對簿。陰曹需要律師。可余承乏當保障。君不致墮入地獄也。則民始破涕稱謝。余旋別去。不及旬日。訃音果至。哀我則民。果往陰曹對簿矣。惟余之律師。始終未曾履行職務。殊覺無以對我故人也。

甲丙之間。負笈京師。有同學夏君者。最畏鬼。每

至晚間。不敢獨行。室中無人。亦不敢獨處。自言十二三時。卜居某地。夜起溲溺。陡見一人白衣白冠。負手中庭。狀如世俗所稱之無常。一怖幾絕。自是畏鬼。與余同室幾一年。屢得鬼疾。嚙語不已。余嘲之曰。君子有三畏。小人亦有三畏。夏欣然請教。余曰。無他。畏洋人。畏老婆。畏鬼物耳。子畏鬼。而鬼弄子。何如余不畏鬼。而鬼亦不敢侮余也。夏爲喑然。然畏鬼之念。終不可破。旋余南歸。不通消息。後得他友函告。知其不久卽下世矣。一生畏鬼。而終不免於爲鬼。可哀也已。

小滑稽

# 皮夾子的今昔觀

(賊 菌)

唉。諸位先生。你們莫看我現在這個破敗決裂的樣子。好像一個外國癩子。可知道我也曾走過時運。享過榮華的。說一句達觀的話。人生富貴。本如夢幻泡影。露電何況我輩。且壽命幾何。既然擺了些時。關架子。現在到了這步田地。也是剝復相因。天理循環。一定的道理。但是我跟隨了主人這些時候。我的時運興衰。就是我的主人榮枯小影。我不得不把我的一段小小歷史說出來。給諸位先生聽聽。也好比那天寶宮人話開元舊事了。

所以我也就被。人賣到西洋去了。進了英國的一家工廠。他們改造的本領。實在真好。竟把我們出洋的同胞。改變了面貌。活像一個西洋人。又進了一個工廠。把我們造就出大腹中空。空如也。三折腰的。包先生樣子。印了些金花紋。在。身上。真是金玉其外。一個個配一隻鈕子。好像中國的嘉禾文虎章。同伙的一批一批運往各處。可巧我們這一批得回祖國。由海輪到了天津。又分了一小批。到了北京。但是雖然身回祖國。身子在箱子裏。沈悶得很。滿耳聽的華語。中華祖國的人。是什麼樣子。沒有能見過。一次後來。再分出一小批。到了一家洋貨店裏。纔把我們一個個的排列。玻璃櫥裏。從此復見天日。但是已經標明聲價。待價而沽了。

我纔到了玻璃櫥內。不會有片刻一個西裝少

年革靴呢帽在店門外下了汽車口唧雪茄烟。手提司的克挽了一個如花似玉的妓女進了店門店裏的掌櫃笑豔相迎格外的巴結生意一刻兒工夫香水精呢白蘭地呢香粉香皂買了一百多塊錢那少年要買一隻皮夾子掌櫃的笑嘻嘻的說道今天纔到的一種道地英國貨實在時髦好看經久耐用就連我捧了三五隻給他揀可巧拈着了。我開的身價是三元九角五分簽了支票就把那銀行支票簿塞在我腹內揣入衣袋中從此我就跟隨着他他就是我的主人了。

案呢某件事體可以敲幾千塊錢的竹槓某處顧問可以領幾百塊錢一月的乾修某件事情經手可以賺個若干某處的差缺代某人謀到可以酬報多少果不其然那一張一張的支票一捲一捲的鈔票就到了我的腹中了我的這個主人來的款項却不少但是纔交代了我不多時又用去了正是來得越多用得越多來得不明去得正好我的這個主人是些什麼用項呢我的主人不是個西洋人他却常要到飯店裏吃那半生爛熟的豬排牛尾喝那腥羶的牛奶飲那焦苦的咖啡喝酒呢偏要那口利沙白蘭地穿衣服呢都要用那外國貨的材料有兩條腿却不用他去跑路都要坐一輛摩托卡開會的時候達到沒有油水的案件不是不出席呢就是簽到之後溜之大吉嗚嗚嗚汽車到了

某飯店了。某俱樂部了。許多人圍在一處推牌九。打撲克。鬧得烏烟瘴氣。那八大胡同裏更是他們結合的場所。什麼開盤子呢。擺花酒呢。不算一回事。他的父母同他說幾句話。要幾個錢。他到很會擺議員兒子的威風。說些什麼倚賴性呢。分利不能生利呢。不知道節儉呢。那八大胡同裏如花似玉的人兒。要什麼大珍珠呢。金剛鑽呢。他笑嘻嘻的諾諾連聲。到有求必應。第二天子存在我面前的支票鈔票。就和我分離了。把那精圓的珍珠光耀的鑽石。又寄在我面前了。可是不到一刻。到了胡同裏。又波斯獻寶似的。向我肚子裏面掏出來。送給那花花綠綠的人兒去了。因此我雖然是一個庫房。却是清妖飛去。飛來像一個碼頭上的旅館。沒有常住的客。

不多時。我的主人忽然愁眉苦臉的。說是任期滿了。新新國會的議員。已經有了若干省選出來了。果然我這個庫房裏。支票不常來了。五十元一張的鈔票。也不常有了。再過了些時。又有變局了。主人的同僚。滿了期。新新國會也不了。復行召集舊國會。我的主人和同僚的。想盡了注意。却賴不下來。結果弄了一個什麼局。所的委員。這時候我這個庫房裏。漸漸的連十圓五圓的鈔票。也不能時常見面了。只有那一圓的鈔票。和袁世凱肖像的硬貨。還得在我面前經過。

又過了些時。局所裏委員的薪金。又不發。我這個庫房裏。連一元的鈔票。袁世凱肖像的硬貨。也難得見面了。時常有那點印花票的長方式。印刷物。到我庫房裏來。上面寫的某種衣服某



種金銀器的件數估值若干元什麼年月日都是用筆寫在上面的還加印了些圖章但是只有來的沒有走的不過那所寫的銀數越到後來越少了再過些時連這件東西都沒有得來了只有幾個銅子存儲在我庫房裏若是有個一毛兩毛錢交付我庫房裏我那主人臉上的顏色就有些得意的樣子

有一天我的主人已經一天不會有老米飯進嘴主人沒有法由我這個庫房裏把那些長方式貼印花票的半寫半印的紙片全取出來在那巷口插個草標兒大拍賣賣了半天只賣去兩張得了七十五個銅子拿了五個銅子買了幾個饅頭充饑把餘剩的七十個銅子交付我庫房收管即知道庫房的牆壁破了把銅子都漏在地下只得彎着腰去拾纔拾完了一輛汽

車鳴鳴的從面前經過那車上坐了一男一女的就是當日放我主人的差買金鋼鑽戒子的人向着主人睬也不睬主人心底不知道恨些什麼拿我出氣把我攆到拉坡桶子裏去了

我和主人從此就分離了後來他是什麼景况我可就不知道了



北京生活程度比較超過外省拿長安居不易的那句舊話來證明就可以表示大家公認的心理。現在都中狠熱鬧的風潮就是把舌戰羣儒的臥龍先生請到這裏來恐怕也不敢不說都爲經濟兩個字呢。不要說那般蚩蚩小氓受了這個生活的壓力爲難的狀況當然已達極點連那八大胡同裏素號無底洞鉅金窟的一般姊妹花也覺得一絲一縷真個來處不易了。比較前幾年那參衆兩院鼎盛的時代天天寒食夜夜元宵酒綠燈紅纏頭亂擲確有上下床之別。那時候的蘇揚兩幫一搬神女那個不是爭先恐後。媿媿婷婷的駕臨京華狠有科舉時代上京求趕功名的盛況。結果誰不是唱着凱歌而回。可憐如今却翻了花樣。到底是什麼

的新鮮花樣呢。不過常常的當舖裏去尋生活罷了。請問是誰鬧到這般的現像呢。恐怕那一般軍閥不能夠不負點責任。

蘇小秋和易鯉門是以中表親戚變爲郎舅。自小同窗長大了。一同出洋。在日本明治大學經濟科卒了業。甫入國門便得了財政部庫藏司的主事。少年得意。又落在關衙門裏。把他們兩個人。心花怒放。以爲祇要混過幾年。一定可以腰纏十萬衣錦還鄉。誰料財政部羅掘已空。弄得分文無著。從前本衙門裏的人員還不至欠薪。手頭也還裕如。近來呢。一視同仁。大公無私。別部裏的人員還可以鬧個索薪團。到這裏來坐討本衙門裏的人是深悉內容。免開尊口。有一次教育部來請發經費的咨文。內中有挖肉補瘡的一句。財政部的覆文。有本部滿身皆待

補之瘡何處有可挖之肉的一聯秘書先生的文章固好可惜中華民國的臉也被他丟盡了鯉門家本小康。澆裏不敷的時候家裏當然接濟。尚無斷炊之虞。這個當口可憐只苦了小秋。因爲小秋是家無擔石。原是爲貧而仕的。先時還可以向姊丈鯉門那裏分潤一點。現在曉得鯉門自顧不暇。斷無從并救人之理。這時候的小秋却不是楚國爲官的秋胡。幾乎成了吳市吹簫的子胥。小秋既然受了金融困難。他急的旅館開支。倒在其次。最要緊的是八大胡同的纏頭。他同鯉門兩個。每日退值之後。風雨無阻的沒有一晚上不臨存八大胡同。說八大胡同是他們兩的辦公所。到狠確當。因爲他們自認都是情場人物呢。

陝西巷芙蓉院。媚月姑孃房裏。有一晚上。金樽

檀板燕語鶯歌。鯉門在那裏大請其客。小秋當然也在來賓之列。在小秋的心裏也曉得金盡裘敝。當然要遭美人的白眼。有此感想。對於花叢中的興致。自然蕭索了不少。不料韓家潭雙喜堂裏的小紅。對於他大有愛情。那種旖旎繆的樣子。委實令人心醉。風塵中有此待遇。那得謂小秋沒有豔福。就是小秋的一般同僚。都異口同聲的說。確是真愛情。祇要稍有一點嫖界經驗的都曉得。妓女對於狎各有四種。皆級第一種是愛你。人不愛你。錢等。二種是愛你。錢兼愛你的人。第三種是只愛你的錢。並不愛你的人。第四種是不愛你的人。連你的錢都不願愛了。現在小秋有此奇遇。自然又鼓起興來。但是這個嫖字。祇能抽象的不能具體的罷了。今天做主人的鯉門呢。媚月對他乃是第三種辦

法。因。爲。鯉。門。面。目。可。憎。語。言。無。味。比。較。小。秋。真。有。岑。彭。馬。武。之。分。媚。月。若。不。是。看。他。令。兒。孔。方。面。上。簡。直。夠。得。上。揮。之。使。去。那。一。句。鯉。門。祇。曉。得。抱。定。一。個。情。字。他。的。意。思。以。爲。我。同。你。言。情。你。當。然。拿。情。字。來。報。答。我。至。於。我。對。待。他。已。經。十。分。了。對。手。方。施。之。於。我。的。只。有。五。分。或。只。四。分。三。分。那。不。能。怪。他。仍。要。勉。勵。自。己。因。爲。在。我。看。來。已。是。十。分。或。者。在。他。們。看。去。只。有。五。分。或。是。三。四。分。祇。要。到。他。們。認。爲。已。是。十。分。程。度。的。時。候。我。那。時。自。然。而。然。的。有。滿。意。的。待。遇。他。這。樣。的。理。想。當。然。不。可。厚。非。不。過。對。牛。彈。琴。用。錯。了。地。方。他。今。晚。上。做。主。人。那。一。檯。花。酒。之。費。也。要。化。去。百。兒。八。十。照。花。界。規。矩。不。能。不。認。爲。是。個。上。等。客。人。那。裏。曉。得。媚。月。雖。然。坐。在。背。後。却。是。距。離。得。老。遠。鯉。門。要。同。他。去。講。幾。句。情。話。他。

總。推。頭。恐。怕。被。朋。友。看。見。引。起。了。他。們。的。趣。笑。况。且。我。與。你。只。要。心。心。相。印。簡。直。可。以。相。對。無。言。鯉。門。聽。了。大。爲。歎。賞。認。是。愛。情。濃。厚。的。表。示。任。你。媚。月。有。如。何。的。惡。意。對。待。他。他。總。居。之。不。疑。今。天。看。見。小。紅。對。小。秋。有。時。輕。輕。的。講。幾。句。話。有。時。拿。手。去。翻。弄。小。秋。的。衣。襟。說。道。你。怎。麼。歡。喜。穿。這。個。老。實。的。顏。色。你。若。是。改。穿。淺。淡。色。的。衣。裳。豈。不。是。更。顯。得。瀟。洒。風。流。嗎。一。舉。一。動。都。含。著。一。個。愛。字。心。裏。又。羨。慕。起。來。覺。著。媚。月。的。辦。法。淡。而。無。味。後。來。被。媚。月。舌。粲。蓮。花。的。譬。解。一。番。他。又。滿。意。極。了。所。以。今。天。一。席。酒。賓。主。兩。方。面。各。有。各。的。滿。意。

公。園。裏。當。春。季。的。時。候。那。碧。綠。的。楊。柳。鮮。紅。的。桃。花。荏。草。如。茵。斜。陽。若。畫。這。般。有。趣。的。風。景。已。是。好。看。煞。人。那。裏。還。禁。得。起。一。對。玉。人。並。坐。了。

在那裏。囁。囁。私。話。呢。那。樹。上。的。鳥。聲。就。是。如。他。們。倆。的。表。示。這。個。時。候。祇。聽。得。那。個。女。郎。對。男。的。道。我。們。去。尋。鯉。門。和。媚。月。去。男。的。便。站。了。起。來。仰。上。一。個。大。的。懶。腰。對。女。的。道。鯉。門。要。上。衙。門。那。以。有。這。樣。早。呢。女。的。道。我。們。去。尋。尋。看。他。們。倆。正。在。說。話。的。時。候。猛。不。防。的。背。後。有。一。個。人。大。聲。道。我。是。天。津。都。去。了。回。來。了。二。人。被。他。嚇。了。一。跳。及。至。細。看。正。是。鯉。門。二。人。都。道。你。甚。麼。時。候。來。的。躲。在。這。裏。嚇。人。鯉。門。笑。道。我。就。是。你。們。說。話。那。個。時。候。來。的。小。秋。道。你。今。天。到。天。津。去。是。不。是。部。裏。的。公。事。鯉。門。笑。道。公。事。到。是。公。事。不。過。不。是。國。務。院。委。的。却。是。美。蓉。院。委。的。媚。月。本。想。同。來。的。早。上。起。來。略。略。有。點。頭。痛。我。怕。他。吹。了。風。所。以。不。叫。他。來。說。時。看。看。小。秋。的。衣。裳。道。你。這。件。漂。亮。行。頭。幾。時。做。的。恐。怕。要。四。

塊。錢。一。尺。罷。小。秋。道。是。……正。要。往。下。再。說。小。紅。便。把。眼。向。小。秋。微。微。的一。斜。小。秋。接。續。說。道。朋。友。送。的。鯉。門。也。不。留。心。便。對。小。秋。道。我。覺。得。這。裏。狠。無。味。不。如。散。罷。小。紅。道。媚。月。阿。姊。不。來。自。然。無。味。呢。鯉。門。忍。笑。道。正。是。正。是。說。著。長。揚。出。園。去。了。一。張。狠。華。麗。的。外。國。檯。子。上。擺。上。幾。樣。可。口。的。小。菜。媚。月。同。鯉。門。東。西。向。的。在。那。裏。對。酌。媚。月。道。我。叫。你。買。的。鑽。石。戒。指。你。爲。何。儘。管。騙。我。說。起。來。錢。還。沒。有。匯。到。我。曉。得。是。永。遠。不。會。匯。到。的。了。你。還。口。口。聲。聲。的。同。我。講。愛。情。呢。我。要。你。這。點。點。東。西。你。就。東。推。西。推。的。掉。槍。花。如。果。像。聊。齋。誌。上。的。連。城。想。要。你。破。心。肝。與。我。那。還。了。得。嗎。鯉。門。道。你。要。我。破。心。肝。與。你。是。狠。容。易。的。事。情。你。果。真。生。了。連。城。那。樣。的。怪。病。我。當。然。情。

情願願的破了。送給你。你曉得這個鑽石的價值。至少也要千金。我與你愛情已到峯頭。並不是交淺言深的時代了。今天老實對你說。我雖然算是小康之家。出洋留學已去。其半連月替。你置辦的。銀飾也不下二三千金。家中只賸幾畝。薄田。你到我家去。難道不要穿嗎。娟月急問道。你如果押田統統賣了。還值幾何。鯉門道。至多不過千金。娟月道。一千金的利息。就能過日子嗎。鯉門道。那我自然再去謀生活。來養你。娟月道。萬一謀不到呢。鯉門聽了。把臉一紅。道。我就是去討飯。必定先讓你吃。娟月笑道。謝謝你。真是我。娟月的福氣。這樣一個好男人。呢。娟月自從聽了。鯉門的一番話。曉得。鯉門用得。已經山窮水盡了。便一天一天的。淡了下去。等到。鯉門看出。娟月這個人。不足以言情。便

硬一硬心腸。棄而之他。可惜。鯉門妙手空空。就是要同別位言情。已經沒有可做媒介的東西。他的結果。是散了一分人。家用去了無限的金錢。依然尋不著一個情人。

小紅同小秋。的愛情。日深一日。吃的穿的。都是小紅供給。照小紅的心理。原是真心真意的。要嫁他。無奈。曉得小秋早已。式徽家中。既然沒有隔宿之糧。當此生活程度。很高的時代。嫁了過去。叫他們。倆何以過活呢。便對小秋道。我的愛。你是真的是假的。你心上。總明白。與其到了你。府上。彼此受金錢逼迫。不若你仍做你的官。我仍做我的老行業。等得我。手頭略有積蓄。可以坐食其利的時候。我同你。歸隱林泉。享那不愁吃著的。豔福。如果你不放心。我在烟花場中。恐怕再與別人。去發生情感。在我眼光裏。就是梅

晚華也趕不上你其餘的自然不必說了。好在  
 你日日夜夜本來不甚離開我的任你監視我  
 好了我老實告訴你罷在別人自然不願意聽  
 監視兩個字我呢生怕你不肯來監視我什麼  
 道理呢你日夜的監視我反面說我當然也在  
 那裏監視你呢我愛你固是真從心裏愛出來  
 的我這個辦法可憐也是我點點滴滴的心血  
 呢小秋聽了祇是點首又覺得滿身奇癢從脚  
 跟直達腦門暗想我蘇小秋幾生修到居然碰  
 著這個古今來第一個講真愛情的滿意極了  
 祇朝著小紅傻笑小紅也笑問道你怎麼不講  
 話難道還有缺點嗎你只要說得出我沒有做  
 不到的小秋道你這樣的愛我這樣的待我還  
 叫我說甚麼呢他們倆商量定了從此一日的  
 一日過了下去所喜的是小紅對於小秋愛情

果然一點不減所不喜的是小紅經濟一方面  
 依然一點不增小秋這方面呢所享受的豔福  
 總覺得一天一天的增高上去其實早已到了  
 極點在小紅偏認為還在那裏增高呢不過預  
 備長久享受豔福的身體却在那裏一天一天  
 的消瘦下去  
 且日而伐之一株狠結實的樹也要消滅何況  
 是血肉造成的身體小紅對於小秋越愛得利  
 害小秋的生命距離九泉越來得相近久而久  
 之小秋便得癆瘵的症候一個貌似蓮花的六  
 耶却變了會發聲的骷髏當年張緒的風流都  
 被愛字消滅有一天小紅對小秋道你病得這  
 個樣子我也不必監視你了也不怕別人來奪  
 去了你是癆病睡在這裏恐怕傳染你還是到  
 旅館去將息將息小秋到了此時只得讓他們

調排到了旅館裏。當然沒有在小紅那裏舒服。自知不久于人世。他一陣傷心。聞者掩鼻。小秋這個時候的傷心。並非怨恨小紅把他的身體斷傷了。仍就在那裏怨恨自己。沒有這般的豔福。可以同小紅做個長久夫妻。小紅有一天來看他。見他這般可怕的面貌。便遠遠的站著不敢走近床邊。小秋道：你過來我同你講幾句。我是不能活的了。還有什麼奢望。不過你既然那樣的愛我。何至於怕我呢。小紅道：你只要保得性命趕緊醫好了。依然復了本來的標緻面孔。我此刻虧得誓一定仍與做夫婦。不過現在我見了你。只怕並非沒有情義。况且並不是怕你。這個人實在是怕你的這張面孔。也不等答復。他就桃之夭夭。小紅出去的時候。還在那裏自言自語。小秋睡在床上。當然聽不清楚。單單有

一句入他的耳內。是他最不愛聽的。是那句話呢。就是小紅當他的面說過的面孔怕得來。那一句。

小秋是死是活。不必管他。就是悶著看去也曉得他一定是個死。拿鯉門來比較他。上半節看去自然是鯉門吃虧。小秋萬分便宜。結果一算鯉門所損失的金錢。到底還是身外之物。小秋的性命試問是不是送在小紅手裏。媚月當然不是愛情。小紅先時也不是真愛情呢。是什麼呢。乃是一個慾字。因為小秋面孔標的時候。自然愛他面孔可怕的時候。愛字早已不知去向。可以簡言之。是愛他的色。非愛他的人。如果是真愛情。就是再怕點也在可愛之列呢。鯉門的不吃虧。不過對小秋比較的便宜一點。拿有用的金錢白送與人。你們說便宜不便宜呢。



# 小 說 枝 譚

(大 可)

唐人小說。多紀史事。劉餗隋唐嘉話所載衛公英公鄭公軼事。司馬通鑑探錄不少。劉憲大唐新語。所載房玄齡姚崇宋璟吉頊張柬之狄仁傑事。鄭榮開天傳信錄。所載王珣李林甫安祿山事。鄭處誨明皇雜錄。所載楊忠誠國國夫人蘇鶻杜陽雜編。所載魚朝恩李輔國元載事。皆與唐代史乘有關。其名小說。其實野史也。

義俠小說

# 太湖女俠

(紅梵)

碧華公子婆貌雄偉奇才磊落父爲長安顯宦勢燄赫赫炙手而淮上第宅連雲映田千頃富貴之盛千里內莫與京者公子才華既敏妙遂高瞻遠矚不屑屑於章句腐儒之所爲則盡散其重幣羅致豪俊日與馳馬擊劍爲樂四方落魄無聊之士以及潢地之盜穿窬之竊窮無所歸輒詣公子公子盛受而食之門下出則羣從如雲望之如衆星捧月每秋日佳朗公子錦鞵窄袖挾其廝走獵於西山之下鷹鷂而犬狡獩場乍開呼聲大縱公子立馬上秋風獵獵吹公子衣顧盼灑然自謂南面王不易也公子居淮上七年捨門雞走狗更無餘事一日者忽獲長安電翁所發也電曰碧兒悉父爲權豎所陷下獄待鞠望悉鬻產來京營救途中千萬留意父

字公子閱畢大驚念事急如星火而鬻產非旦夕事將奈何門下多智士聚而商之或可得善策因盡召其客告以耗并徵所見衆人聞言木然罔知所措良久忽有進者曰公子非鬻產莫得金非得金莫紓難則鬻產可也公子曰我產皆田壤將安所鬻之曰賤價可耳曰卽云賤價又孰得顧者時階下已有營營往來作耳語者及公子爲是言遂歷歷進曰公子果願貶價斥其田僕等必有以助公子公子詫曰君等乃有以助我乎鬻者君等辱臨寒家咸曰窮乏無可歸今胡能出巨金受我產語者賴公子陡悟曰嘻君等既有是意自與我主計者議之可也語畢長嘆而入自是三日公子之田已盡爲羣小所據值千金者斥之以百膏腴千頃以五十萬金盡之實不足原值之二三公子既得金念孰

能賣金救其父者。計非自行莫可。然已身固爲仇人所屬。欲得而甘心者。斯行危甚。非有一二勇健有力者。陰爲將護。莫可躊躇至再。遂復聚其衆謀曰。諸君至此數年矣。平日頗不以鄙人之見待爲非。今家有急難。諸君果孰肯仗義護鄙人。人都營救者。語三發而堂上下寂然。左右相顧莫肯應者。公子喟然欲退。忽堂後簾動一青衣女從容前曰。公子勿憂。小婢能衛公子行也。公子視之。則灶下婢曰小薇者也。則笑曰。汝意雖可嘉。然此非小女子所知。速去休。勿溷乃公事。女眉宇棲起迴旋。却步。外衣卸地如蟬蛻。繡裙燦然。纖腰如削。斂手謂公子曰。公子視小婢爲何如。人公子未及語。女又探胸出一利劍。迎風揮之。長三尺餘。光芒熠熠如霜雪。迴身指衆人斥曰。若輩皆江湖亡命。燻豎小人。長日

處公子家。勾結不肖奴子。盜竊錢帛。又假公子名魚肉鄉里。匪惡不爲。然公子弗知。且禮若輩如上客。今公子有急難。若輩復坐視不救。更以竊自公子之資。乘機攫公子產。天下喪心無恥。孰有如若輩者乎。狗彘之血不屑污吾寶劍。今限三分鐘內。盡出此門。敢稍遲者。請視此石。語次以劍鋒微叩階前巨石。石碎爲粉。衆人驚怖。亡魂汗下。浹背一一躡足鼠竄而去。女粲然顧謂公子。若輩蠢奴已逃。兒請護公子行也。公子神定。磬折稱謝。又囁囁曰。女郎果誰氏。何爲屈居寒家。役賤役不自白也。女笑曰。兒小薇耳。餘事公子後自知之。可毋問也。且今者入都。兒亦自有私事。須了。固不盡爲公子。公子亦毋謝。公子唯唯。女亦退。飾行具。須臾復出。則易釵而弁。貂冠峨峨。一美丈夫揮手促公子曰。去去。事機

萬急遲且生變。於是二人遂罄金北上。時中原不靖。行旅咸有戒心。公子裝重而人寡。爲勢益險。幸女息慎防。率未及難。數日後。遂安抵京。華公子遙矚觚棧。心曲已亂。急欲入獄。一朝其父女亟阻曰。不可。此間已在仇人掌握。較途中尤險。消息一露。死矣。今不如暫假逆旋自匿。庶不爲邏者所得。老人之事。兒當先爲。公子往探之。俟得詳訊。再定營救之法。公子知燥急無益於事。遂如言。蟄伏逆旅中。任女獨出。女既行。公子偃臥斗室。頗不自聊。聞門外足音。心輒爲動。及暮。始聞剝啄。公子躍起。陡見女冷然負一巨篋。入室。衣上塵沙。皆滿。亟問消息。若何。女蹙蹙曰。事不可爲矣。此案情重大。達上怒。三日。前下法廷議處。鞠之盡實。遂判處死刑。更五日。行刑矣。公子聞言。魂魄盡喪。女曰。不特此也。仇家已

假上命。移牒淮上捕公子。幸我儕行速。未爲所得。都中搜逮尤密。老大人舊日僚友朋好。均懼株連。坐視莫敢救。今事已急矣。三日之期。瞬息卽屆。公子縱不爲老主人計。亦當自謀生路。婢子力不從心。請從此辭。語竟拂衣。欲出。公子持女袂。匍匐哀之曰。愚父子性命。實繫姑娘手矣。姑娘不一援擢。微軀固不足惜。其如家大人冤沈海底。何姑娘但能出家大人於獄。刀斧鼎鑊。實甘之。女扶公子起曰。如是。當可商姑一試之。然濟不濟。終聽之天耳。因肩門卸擔。來篋出。假鬚髮數事。買人衣一襲。謂公子曰。今第一着。當先爲公子化裝。公子聽女所爲。改裝畢。攬鏡自顧。週身皆易。爲儉狀。雙鬢之豐而皙。亦黯然而風塵之色。濃髯繞頰。衣履尤笨。狀可掬。女諦視久之。嗒然曰。可矣。公子當知。今已化身爲一

緞業之商一言一動當力效儉狀萬不可再露貴公子態度以啓疑竇公子知之否曰知之曰然則我試語公子以計遂附耳作密語語畢公子搖首曰計險甚矣然我決行無懼女曰不如是又安有全理我計決已久適之詭稱欲行者恐公子無勇臨機反至債事耳今公子奮鷹若是我計必有濟矣翌晨遂有二儉人同造獄吏之門獄吏出見一儉前鞠躬甚卑曰小人珠寶商也有珍飾數事曾寄存某公處今某公以事下獄已論大辟小人慮所寄物無着故擬入獄一詢所在惟獄長仁慈方便不腆之敬亦祈晒納也語時袖中出金一封上獄吏獄吏視金有難色儉知旨亟復引其同伴前曰此吾弟也業緞業與某公亦有賬務糾葛欲同往一面亦具薄禮其伴遂亦出巨金置桌上獄吏賭金已壓

所欲乃改顏曰某公乃大辟之犯萬不容人探望推君等果僅屬商業關係我當勉爲設法一晤然苟爲長官所聞吾罪重矣儉曰全賴獄長鼎力事成更圖重謝曰然則行也於是三人同至於獄門之次吏啓門曰某公囚獄底某號若等可自入覓之余當坐候於此語畢速出稍緩爲典獄所見者殆矣二儉領諾忽忽自入獄中到囚至夥室密如蜂巢二人亦不暇瞻顧逕投獄底覓得某號室啓門而入二人者緞商公子珠寶商女也時公子朝父淚下如綆逕投其懷而哭老人大驚聞聲始知爲其子則亦指面大悲女急曳二人曰此刻千鈞一髮甯復嬰嬰悲慟時耶公子遂止涕告其父曰兒此來援父實恃家婢小薇之力小薇者非婢也今之隱娘紅線耳老人曰小薇何在曰立父前者非耶小薇

進曰。婢與公子皆化裝耳。今請主人速與婢易服。隨公子出。婢當代主人囚也。老人曰。是安可者。我自分必死。安能以垂死之身。覩然遽去。以陷賢女子於難。女且爲老人卸關械。且曰。婢與公子。冒險來救主人。主人但速出。兒自有術自脫。不則事機一露。同罹於死。無補也。老猶不肯信。公子亦力白。女技之高。斷不自陷。老人始如言。與女易裝。更以冠沿下。覆掩其面目。女則服囚服。上其鑲械。部署甫竣。獄吏已入。怒曰。若輩何事。與死囚絮絮不休。典獄官且至。可速逃。更三分鐘不及矣。公子聞言。亟曳老人奪門出。時已日暮。獄中復陰晦。獄吏見囚無恙。果不復注意。公子既挾其父逃出。酸外遂同返逆旅。收拾行囊。星夜出城。之一村僻小。剎中暫駐。以待女消息。蓋先是女固與公子約也。如是

者四日。而女仍不返。老人焦悚。謂公子曰。小薇不至。事或有變。萬一不能自脫。父更無面目。自立於人世。公子曰。兒明日姑冒險入城。一探吉凶。如何。老人允之。翌晨。公子遂仍變服入城。寓於逆旅。逆旅主人健談。公子酌之酒。從容詢其城中。邇日有何疑事。主人曰。昨晚獄中要犯越獄。某鉅公父子被刺。君豈猶未之知耶。公子曰。亦微聞之。苦不得詳。主人曰。我頃聞官中人言。犯已判大辟。今晨且行刑。詎於昨晚三更許。越獄脫逃。逃時獄卒卽蹠坐門外。始終未聞聲息。亦未覩其出鑲械。囚衣皆留室隅。完好無缺。窗戶亦嚴閉。如故此囚苟非具神技。決不能從容去此虎穴。尤奇者。某巨公父子卽於昨晚被殺。某鉅公早睡。何時受戕。竟無人知。鉅公之子則方於寢所。挾二妾一婢。作雀戲。至四更時。樓窗

遽闢一短衣女子飛身入室。手一利劍迎風一揮而鉅公子已身首異處。妾婢皆怖不敢聲。及神定呼衆遍搜之。已香不可得。今晨更於某鉅公室內壁間得血書曰。斬此奸賊父子爲國除害。十字下署則曰太湖女俠。此案既出。官中軍警復將大索。所謂太湖女俠者。不知能捕獲否。公子唯唯。心知女已脫險。遂別逆旋主人自回村。刺既抵父所。則老人方欲折讀一書。覩其子歸。卽曰。若所探消息如何。此函於頃間得自一隣童之手。童言途中一女子命其賫之。至此者不知卽小薇所發否。公子曰。兒所得消息佳也。今且先議是書。遂共啓其封。書曰。兒於昨夜越獄出險。并梟賊父子首大事了矣。惟官中搜捕甚急。公等以遠行爲上。兒本太湖一舵工。女五年前被賊子雇我舟渡湖。賊子涎兒色。欲據爲

賸。我父不允。觸其怒。慘溺兒全家於水。繫兒。兒不辱。乘隙躍入湖心。爲一老漁所救。漁嫗持蠶。憫兒復仇念切。授兒技。三年技成。兒急欲北上。漁不許。以爲時機未至。遂投尊府爲婢耳。故主人仇卽小薇仇。二而一者也。昨晚之舉爲人亦爲已。兒去矣。主人母德我也。二人閱畢。默然久之。翌日遂束裝他往。不知所終。

紀實  
小說

# 情海妬潮

(爲舟原稿)  
(乙廬潤詞)

古以英雄兒女並稱。李靖之於紅拂。韓世忠之於梁紅玉。載籍所傳。百世下讀者。猶眉飛色舞。然英雄肝膽。禁不起兒女柔情衝冠一怒爲紅顏。豈真忍於殺父而不忍於一小女子哉。亦以情絲所縛。不期倒行逆施。而不自覺耳。昔人視女色爲禍水。予則獨比之爲醜酒。以其能醉人。亦能殺人也。問嘗與友人談論及此。友人方君爲舟嗜小說家言。因出其所作。屬爲訂正。署曰情海妬潮。書中紀二兵士爭一女子。一爲黠者。術取而不獲。善終。蓋實錄也。其情節殊詭奇。可喜。方今新學家高唱寫實派小說。若此篇者。眞可謂之寫實矣。因爲潤色。著之於篇。

有馬得勝者。浙之義烏人。隸尺籍爲副兵。性質

直。常面抑人短。人咸憚之。願得勝孔武有力。饒勇善戰。深得上官歡。與正目張雲標友善。雲標狡黠小人也。得勝嫗一民家女張阿巧。與雲標時過其家。阿巧有殊色。雲標心涎之。而未得聞。辛亥八月。鄂軍首義。各處響應。杭垣內狀亦漸見紛亂。浙撫增韞。滿人也。恐旦夕有變。下令戒嚴。得勝在行伍。久習聞種族革命之說。聞而喜曰。胡人據我漢土。久一旦光復。還我河山。吾隸軍籍。報命家國。此其時矣。因出歷年所蓄得百數十金。付於阿巧。曰。方今國家多事。省城旦夕將有戰事。吾軍人生死不可知。此金付爾收藏。俾爲不時之需。阿巧曰。杭州亦有戰事。邪。吾將安適。言次。欲呼其母得勝。以目止之。蓋阿巧之母林氏。素不善得勝。付金事。不欲令其知也。阿巧會意。默然相對。半晌得勝始辭阿巧出。



逾數日。時爲九月十三日。風聲漸迫。增撫下令。不准官兵離營位。夜午。忽傳革黨已入城。微聞槍聲。無何。火光燭天。炮聲隆隆然。知起義矣。管帶某。忽傳令士兵集合。演說起義之舉。迄。卽整隊向旗營進發。人發白布一方。繞於臂。以爲革軍標識。時得勝方患病。聞訊躍起。隨隊伍行。隊官徐某止之。不得。乃派兵十餘人。令隨得勝往爲前衛。以其勇敢也。兵至錢塘門。時兩軍已開戰。旗兵架炮城頭。彈如雨下。得勝伏道左。還擊之。不見勝負。因出一軟梯懸攀上城。各兵相繼以登。旗兵不敵。潰奔得勝。因啓城各營隊伍爭入。時徐隊官率隊憩於某處。檢點人數。獨不見得勝。命其正目張雲標迹之。維時天已拂曉。人馬雜亂。屍陳遍地。雲標久覓不得。意謂得勝勇猛死於戰役矣。方竊喜。忽得勝迎面來。懷中翹

然似有物。雲標詢其何往。得勝乃出其懷中物。曰。適過軍府入視之。纍纍皆白鏹也。吾取得十餘錠在此。今已有入收管矣。雲標欲得阿巧聞而益喜。故大駭曰。隊官命我迹汝。久聞司令官已出示與戰士兵聽候賞賞敢動民間一根草者殺無赦。民間物且不可取。况公家乎。今汝擅攫公款爲隊官知死無所矣。得勝亦驚愕曰。然則奈何。雲標沈吟半晌曰。三十六着走爲上着。方今城門出入盤詰甚嚴。汝不宜攜白鏹往姑舍此。易平民衣服。隻身而逃。何如。得勝曰。然則吾當一別阿巧。雲標掉首曰。人心不同。如其面。且阿巧母與汝有隙。今隊官迹汝。派人四出汝往阿巧家。其能免邪。得勝點首棄銀而遁。雲標大喜。取其銀以得勝攜公款畏罪潛逃報之。徐隊官徐隊官喟然曰。吾觀得勝負勇敢戰攀

升城牆如猿。猿不圖其貪小利而失前程也。越數日大局漸定。增撫爲洋人保護出險。於時各省均光復。浙江舉湯壽潛爲都督。獨張勳負固金陵。阻師北上。軍長朱瑞奉令編浙軍一混成支隊。預備會師金陵。時徐隊官已升任管帶。以出征在卽。頗念得勝命護兵數人探之。無耗。一日方辦公。報得勝至。命傳入。得勝俯首無辭。徐管帶曰。得勝聽之。汝昔日攻城有功。吾方欲擢汝爲官。不意汝竟擅攫公款。畏罪遠颺。吾與汝患難相共久。且當時局紛擾。需材孔亟之際。何事不可商量。何以出此下策。得勝見管帶詞尙懇摯。不覺叩首曰。得勝萬死因述。取將軍府銀暨途遇雲標誘銀使遁事。管帶曰。雲標今升爲某營排長矣。吾今授汝正目。汝姑退。早晚攻金陵。汝可隨往。雲標與汝事。吾已洞知。男兒食

祿當爲國家效命。勿以一小女子遽灰其壯志。得勝唯唯而退。

得勝遁後。阿巧曾否爲雲標所得。又得勝久覓不見。胡以忽然弋獲。吾書中未嘗及一言。讀者至此。必疑吾爲漏筆。不知此事或一言可了。當徐管帶索得勝之際。吾瑣瑣道此。不但文章脫節。且瑣碎無味。令讀者沉悶不快。今宜回紮矣。雲標既得得勝銀。乃於珠寶巷易餅金。袖之而眩阿巧。林氏貪鵠也。笑詢其銀所自來。雲標乃點綴而告之。阿巧心念得勝。詢得勝胡以不歸。雲標曰。阿巧尙不知耶。得勝劫民家財物。畏罪遁矣。阿巧愕然。林氏意以阿巧屬雲標。微露其意。阿巧不可逾數日。雲標升排長矣。斯時林氏必欲以阿巧嫁之。以言餽阿巧。阿巧心動。遂媒合焉。得勝遁後。心念阿巧。匿親屬家。時探同營

近耗聞同伍弟兄皆升官。心躍躍然。旋聞雲標升排長。業娶阿巧。不覺大憤。欲得雲標而甘心焉。一日偶游街市。忽聞有人呼其名。回視同營王龍標也。因同入茶肆。啜茗。龍標詢其近來何作。得勝歎曰。吾偶因一念之誤。遂致終身莫拔。邇來寄食親屬家。欲得間仍入行伍。耳。龍標曰。管帶頗念君。往必有利。得勝曰。吾復何顏見管帶。龍哥曰。雲標升官娶婦矣。若當知之。得勝面頰笑曰。此事吾知之。吾尚有銀存阿巧處。今貧迫將往取用。龍標曰。君需銀何不早言。雲標與若有恠。索銀甯可恃邪。言次出鈔鈔十頁曰。吾軍方發餉。若姑留此。以需緩急。得勝曰。吾何能受哥金。哥仙道以阿巧居處阿巧或念昔日交情。當歸吾款。言次泣然。龍標知其意。乃導往阿巧見得勝。至不覺驚愕曰。哥從何來。得勝曰。今

妹已羅敷矣。偷念一夕之交。乞歸我。昔時所交之銀。阿巧淚下曰。哥平昔厚我。我豈不知此遭之事。迫於母命。哥當恕我。哥銀藏於母處。母方市物。俟其歸。當令原璧歸趙。得勝微唱無言。阿巧以茶進。得勝方欲有言。忽報雲標至。阿巧示目。令出而雲標已入。見得勝大怒曰。汝來胡爲。得勝笑曰。大哥亦太寡情。得勝卽失業甯。能一望嫂氏耶。且吾昔有銀交與嫂氏。大哥故知之。今特來取用耳。雲標益怒曰。誰識汝狗言。次飛一拳去。得勝亦大憤。還擊之。阿巧大駭。急呼曰。龍哥爲我排解。龍標突起。拉得勝出曰。勝哥且去。吾弟兄甯值得爲區區阿堵物。喪情感邪。得勝出猶聞雲標惡聲。詈阿巧也。得勝出憤不能平。龍標覓言慰之。得勝終不能釋然。雲標亦以爲阿巧不能忘情。得勝不除。將

有後患。因糾同數十餘人。覓得勝。一日值於途。毆得勝幾死。歸語阿巧。阿巧大哭。雲標怒。毆阿巧。遍體鱗傷。夫婦自此失和。得勝被毆。入病院療治。龍標時往省視。且濟以金。得勝大感病愈。適逢管帶召遂。仍入營。伍作刀環生涯。

越數日。得勝隨軍攻金陵。時各省軍隊雲集。數日不下。某日。日暮。浙軍分數隊。猛撲天堡城。徐管帶率隊冒進。城上安機關槍。電燈一閃。彈續續如連珠而下。得勝猛進。肩中一彈。痛極倒地。是時星斗無光。山河如漆。黑影模糊。中忽敵之探海燈。霍然一閃。斗見一人臥地上。相距僅尺。有咫。軀幹魁梧。視其服裝。則爲本軍初級將校也。扶痛迫視。忽其人語曰。得勝哥。君亦中彈耶。吾四肢木然。知彈已中要害。吾死百無所戀。惟奪君之寵。良心上不能自恕耳。得勝知是雲標。

聞言。大悲。在患難之中。前倏頓。因出水壺飲之。曰。雲哥。勿念吾二人。甯耿耿於一女子。哥。當入赤字病院。雲標嘆曰。吾決不能生矣。阿巧爲君所愛。可取之。得勝方欲有言。雲標斗叫一聲。創裂血流死矣。時援軍大集。命藁葬雲標。迨昇得勝於病院。半月而痊。事平。班師。管帶授得勝以少尉。阿巧得雲標死。耗欲與得勝續前緣。使人通其意。得勝嘆曰。吾不忍負雲哥也。請以嫂禮事之。月瞻其家。迄今不懈。此事距今已十餘年。今得勝已升任營長矣。其姓名雖皆假託。而其事實。吾浙人不難探索得之云。

小 說 枝 譚

(大 可)

菴據雲溪友議。唐詩紀事之藍本也。其中不乏小說材料。如王軒遇西施。李羣玉夢英皇。章皇姿玉簫。元稹悅薛濤。皆爲絕妙言情本事。此外王仁裕開天遺事之鸚鵡告狀一段。絕妙偵探材料。康駢劇談錄之潘將軍失珠一段。絕妙義俠材料。今人每多匆匆讀過。可謂入寶山而空返矣。

小濤 咳！多數！

（鏡雲）

甄達人是個政治學者。不但是個政治學者。並且還是一個法律經濟哲學教育學者。他的學問很好。思想也很新。眼光常有獨到之處。所以人人都佩服他。

有一年。他被選了縣議會議員。那縣議會裏的人材很不整齊。有法政學校的肄業生。有初級師範甲種實業學校的畢業生。有三家村的老學究。有包攬詞訟的惡訟師。孟子說的「有一鄉之士。有一國之士。有天下之士。」像這縣議會的人材。只好算是「一鄉之士。」有一天甄達人提了一件「拆除城牆的議案。」他的理由說是古代建築城牆原是預備打仗的時候。可以保障地方人民。現在火器這般利害。憑你有什么麼銅牆鐵壁也禁不起克虜伯四十二

生的大炮一轟。況且有了城牆。交通遲緩。商業阻滯在社會上。很感不便。所以本席的意見。主張把他拆除下來。另造一條環城馬路。這番理由。很是充足。誰知台下一般議員聽了他這篇議論。把腦袋搖了又搖。露出「不以為然」的樣子。後來議長宣告付表決到會。四十九個人。除了議長和提案人外。反對這件議案的。倒有四十七個人。甄達人見了。只得歎口氣說道：咳！多數！

過了幾年。他又被選了省議會議員。那省議會裏的人材。比了縣議會高得多了。有日本早稻田大學明治大學的政治法律學士。有現任大律師。有中學校校長。有新聞記者。像這些人材。可以說得「一國之士。」（這個國字是狹義的。）有一天甄達人又提了一件「男女同校的議

咳！多數！

一

咳！多數！

二

案。」他的理由說是女子和男子體格雖有不  
同。腦力實無差異。現在男子許受各種的教育。  
何以女子「獨抱向隅」至說青年男女血氣  
未定容易發生不規則行動。這也近於「鰓鰓  
過慮」。男女分校不見得個個都是貞童。潔女  
男女同校也不見得個個都是淫夫蕩婦。這番  
理由很是充足。誰知正在發表的當兒。台下嗤  
嗤之聲大作。有幾個人含着滑稽的語調起來。  
質問道。甄先生既已提倡男女同校。何不先將  
尊夫人送到男學校裏面做他「請自隗始」呢。  
到了付表決不消說得是通不過了。甄達人見  
了。又只得嘆口氣說道。咳！多數！多數！！  
過了幾年。他又被選了國會議員。那國會的人  
材。比了省議會又高得多了。有英國倫敦大學  
德國柏林大學。美國康乃爾大學。芝加哥大學

的政治法律博士。有政黨的領袖。有大學校的  
教授。像些這人材。可以稱得「天下之士」。有一  
天。甄達人又提了一件「官吏和議員爲義務  
職的議案」。他的理由說是現在我們中國的  
財政已經窮到這般地步。我們中國的國民擔  
任中國的官吏。議員。就和自己辦事一般。請問  
自己和自己辦事。還要拿薪水嗎。所以主張官  
吏自簡任職。以上議員自省議會以上完全義  
務不支薪水。這個理由很是充足。誰知還沒發  
表完畢。台下已是一片聲浪。喊道。打！打！打！  
：並且還有人操着藍青的官話罵道。混帳！  
王八日！不要臉的東西！攆他出去！議長  
看見這個亂子鬧得大了。只得扯着甄達人的  
袖口。叫他退席。甄達人見了。又只得歎口氣說  
道。咳！多數！多數！多數！



哀情  
小說  
古井重波記 (續)

(海上說夢人)

自此陸翁知道女大當嫁。再留嬌娜在家。必爲禍胎。由託人物色門當戶對的少年。即以備他東床之選。可憐嬌娜和格士那裏知道有一天陸翁忽喚嬌娜到書室中告訴他已有姓錢的來說親。其人家資豪富且係獨子你嫁過去之後便可獨掌大權富貴不盡嬌娜聽了大驚當此時候不得不將自己已與格士約定三生無可或悔等語對他阿父說知陸翁聽了怒不可遏拋書長嘆說你這小妮子實在太不解事董某人貧不聊生愛之何爲你難道想嫁過去夫妻倆喝西北風麼古語人望高走水向低流你不望高而望低實在令人難解好在事未成熟你不妨丟開董某嫁與姓錢的實乃你自己一生的幸福好孩子你聽了阿父的話罷嬌娜非但不聽反哀求老父許他下嬪格士聽得陸翁冒起火來指着他女兒說你不聽老父之言日後必有後悔的一日我現在沒別的話你聽我教訓的方是我女兒不聽我教訓者非我女也說着氣憤憤走出去了嬌娜一個人悲傷了一會想想老父固執決難如願與其因循於將來不如現在早自爲計這夜



他竟收拾些細軟學了個卓文君夜奔相如紅拂女私投李靖趁着星月皎潔丟下他鐵石心腸的老父私逃出門逕投格士的寓所格士猝未及防見他暮夜叩關不覺驚惶失措嬌娜說明來意格士可沒了計較因他孤身一人本借住在學堂中公共宿舍之內勢難容一婦人況且私奔有犯刑章私容又干法紀但嬌娜之奔實爲自己却之不情納之不可不得已祇得和校役商量借他家暫容嬌娜一面探訪陸翁的舉動恐他投官追緝不得不預爲之地

不意陸翁失女寂然無動數日之後忽傳陸家愛女急病身亡延僧唵經殯葬如儀還有人親見陸翁撫棺慟泣不能仰格士此時方知這位頑固老人不願暴揚家醜故以女死全名然而空棺出葬可知其絕女之念已決他既這般深心自己也不能不體貼他的意思休教嬌娜在本村露面方是兩全之道因將此意對嬌娜說了嬌娜聞陸翁虛傳女死的消息不覺眩然欲涕者久之可見其芳心一點中猶不能忘情於老父呢

於是格士在鄰村別謀得一個館地並與嬌娜在鄉間一所小禮拜堂中結了婚此事除却在場牧師兩個作證的鄉人之外算得沒別人知道又在這村中借了一所住屋從此宜家有慶鸚鵡常依一則躬操井血一則獨研音律閨房之樂不減張敞當年而且佳兆宜男嬌娜腹中未幾就珠胎暗結日見其膨亨格士常指着他肚腹笑說此一點福星賴鄉培植他日生兒當取名福培以誌不忘嬌娜含咲應之

果然十月屆滿呀呀垂地的正是個男兒。格士之喜自難言喻。無奈好事多磨。天公最不諒人。當嬌娜彌月離床之時。正格士病榻纏綿之日。實因家無所養。嬌娜未臨。禱時夫婦合力。尙能應給。及至福培降世。格士以一身任內外積勞。過甚不免疾病。隨之加以身體素弱。一旦有病。便難出外治事。格士既慮曰。用不給。又愁嬌娜系出富家。不耐操勞之苦。自己又力不能助。眞所謂內憂外患相逼而來。病勢也有增無減。眼見得一個生龍活虎的少年。此刻呻吟床褥。對泣牛衣。昔日之所謂安樂窩者。今日竟與愁城相彷彿了。

有一天格士自知不起。握着嬌娜的玉腕。說我的病光景是不能好了。所恨就是累你青春。雖死亦難瞑目。福培這一塊肉。也是你我二人愛情一場的結果。將來不能養育的話。自不必說。如能養育你。不妨認他爲弟。能常依着我。我就死也放心得下了。說到這裏。泣下沾襟。嬌娜也淚落如雨。說你儘放心。倘有三長兩短。我決不舍福培。而他適的母子。姊妹。悉依君命。柏舟之操。自信能守。惟恨天何不諒。使我恩愛夫妻。離於一旦。耳說時。悲不能聲。連那襁褓中的福培也彷彿知道。他爹娘痛苦似的呀呀而泣。

(未完)

小 說 枝 譚

(大 可)

唐人小說。材料至新穎。筆墨至犀利者。莫過馮翊桂苑筆談。其崔張曰稱俠一  
段。吳敬梓段林外史。

一回。

全襲其意。今人徒嘆有儒林外史。而不知有桂苑筆談。真爲古人抱屈不置。雖  
然。此豈儒林外史爲然。彼蒲留仙聊齋誌異。又何一不自唐宋說部脫胎而來。  
析骨還父。析肉還母。是主善讀古書者。

小滑稽  
針線娘(續)

(卓呆)

五 叩門

玲英方纔別了俊姑。趕到離此不遠的伯父家中去。心裏掛念着俊姑的話。要想立刻就回去。不料恰巧被伯父耽擱了一下。消耗時候很多。到出來時。自己的影兒已由月光薄薄的映在地上。了。微風吹到臉上。略爲有些覺得冷轉了。兩個灣由小路回到自己家裏。門口不料推推門時。裏頭已經門着總也推不開。這是什麼緣故呢。我到伯父處去。哥哥還在家中啊。我有一次在裏頭燒飯。沒當心。門戶以致竊去了哥哥一件夾衫。從此門戶就大家很當心了。不過今天我去。就會來時候。還早。哥哥又好好在內。這未免太防備得過度了罷。於是只得在門上叩幾下。叫道。哥哥開門。玲英一叫。大約哥哥縮在裏頭一間內。所以不聽得。暗道。難道我出門之後。哥哥突然有了什麼事。出去了麼。母親還沒回來。他門了前門。把後門鎖了。出去的麼。但是俊姑一定早早來了。或者託伊看着家麼。那也用不着門門啊。伊又曉得我就要回來的。玲英又在門縫中。張張紙窗上。好像由燈光映着一個女子的半身影兒。雖不很清楚。自然是俊姑了。伊到底先來了麼。頓時覺得高興起來。咧更高聲的叫道。俊姑。妹妹快開門。我回來了。叫時。又將門上重重的連叩幾下。裏頭方始有人答應。那知出來時。不是俊姑。乃是詠萍。詠萍立在簷下。問道。什麼人。玲英麼。何用。吵吵鬧鬧的敲門呢。你推進來好了。玲英被哥哥一說。心裏好不憤恨啊。卽道。門門着啊。我

方纔這麼叫你還是只做不聽得詠萍仍是很靜的說什麼門着麼誰也沒有門啊那有這種事大概天氣潮濕木漲了所以緊些你用力推罷哥哥這麼一說玲英想想倒也不錯再用着力重的推然而只有聲音門仍舊不開玲英要哭出來了嚷道哥哥你就走了幾步過來開我一開罷詠萍聽着好容易走到庭中一看小門當真門着訝道奇了這是誰門的大約方纔一陣風來把門吹得關了其時不知怎麼一來力傳到門上把門振動一下移了些過去咧我實在不曉得你何必怨我呢說時已把門開了放伊進去玲英見哥哥這麼說心裏也平下去咧走到庭中便回頭問詠萍道俊姑來了麼詠萍說來了等候着好久咧

## 六 鹹味

趕到室內一看果然俊姑坐在那裏玲英喜道姊姊我累你守候了好久了到了伯父處就攔得很遲急急趕了回來那知門又關着費了些時刻玲英這麼天真爛漫的向伊道歉玲英僅口頭答道原來如此其時臉也不給伊看見面對着牆壁玲英很擔心說話也接續不下去湊過去看看伊臉上時眼圈兒紅着睫毛上有一點露珠玲英一想伊一定爲着談起了要到城裏去的事方纔在這裏哭着玲英所以並不奇怪反覺得伊很可憐走近些道你爲着那件事情心裏很難過麼既如此不願何不向你母親說明了索情把此事取消了呢你若自己一個人不便說那麼叫我們母親或哥哥去說罷此時詠萍插嘴道玲英你說些什麼初次離開家無論何人都有些

不願意的在父母旁邊總未免容易恣意任性不過將來年紀大了便也和小兒一般要什麼也不中用咧就是我在父親未去世之前也是在先生家裏住過十二年很嘗過辛苦艱難的其時心中常怨恨着父親爲何要我吃苦此刻想想我真不應該那時所嘗到的勞苦現在一齊有用了總之不去嘗嘗世上的鹹味只曉得舐自己家裏的糖決計不能做人況且女子更是長大了要嫁到人家去的與其到了那時節慌慌張張連禮貌也不懂反不如年輕時出去吃些苦看看外面的情形學學處世的規矩這些都是父母的好處啊你也如此將來還是也去吃幾年人家的飯來得有益現在你什麼也不懂與俊姑只是說着稱心像意的話不是反把伊母親的好意當做惡意麼這些話在俊姑反不利因爲如此我方纔已向伊開導過一下咧玲英聽了哥哥這意外之話一時嚇得默默無言俊姑倒漸漸抬起頭來看着玲英道妹妹多謝你你替我擔心我喜得再也不會忘掉的這一次的事實在母親看得很鄭重方纔你哥哥已勸過我一番我也改變了念頭咧請你別再擔憂罷說時揩揩眼睛玲英聲音模糊的答道你既打定了主意我自  
然不說什麼咧不過你不在此地後從明天起我就是到楊師母家裏去學刺繡所交際的也都是些根性惡劣的人我毫無興趣了想到這裏叫我怎麼處呢說罷掩面哭泣歇了一下詠萍看看時辰鐘道已經八點鐘了你還是日暮時分出來的咧母親要在家裏盼望了今夜且早些回去明天還可以來的明天多玩一下也罷還是這麼樣的好俊姑被他一提方始想及便含淚道

那麼和你們二位明天見罷。俊姑也告辭而去。玲英心裏雖捨不得，伊又無力強把伊留住，只得說那麼。明天早晨再來罷。俊姑說：「我還想見見伯母，怎麼伊還不回來呢？」說罷，就此走出去。玲英送到了門口，回進去時，見詠萍獨自對案沈思。玲英徐徐走到他旁邊，問道：「哥哥，你夜飯吃過了麼？詠萍也不應。」

## 七 意外之話

第二天早晨，玲英因着昨天的約，便等候俊姑過來，可以暢談。果然見俊姑慌忙趕來，一見面就流淚說道：「妹妹，我真苦命！今天本來打算可以在此地暢談半天，那知母親一定要我就到大井村，舅家去辭行。現在非立刻就去不可。下午又要進城，那介紹的陸先生等着啊！所以不能與你暢談了。特地來通知一聲的。」玲英驚道：「昨夜聽你的話，似乎沒有這麼急，怎麼忽然立刻就要去了呢？」俊姑說：「我也總當還有兩三天咧。那知昨夜回去一問母親，纔知那公館裏十分催急着。本來是說要今天上午去的好容易，纔答應下午你想不是真急死人麼？我聽了之後，一些主意也沒有。昨夜睡也睡不着，不過今天前去本來算是試試，尙未正式定奪之前，也不必預備什麼。二三天後還可以回來一次收拾些東西咧。我聽了此話，方始安心些。然而今天早晨到底東西也吃不下。俊姑說到這裏，又揩揩眼淚，急忙說道：「不好，我就攔了時刻，母親要埋怨我的。只得硬硬心腸去了。我們在明後天回來時再細談罷。」說完急急的連茶也不喝一口，就此去了。

玲也。也只有把明後天回來再見面的。一句話來安慰自己。少頃時刻一到，心裏雖不高興，只好到楊師母那裏去練習刺繡了。

那楊師母那邊聚着八九個小姑娘，教授刺繡。這位楊師母鼻上帶着眼鏡，口中嚼着絨線，將伊等一一監視着。這些小姑娘手中雖在那裏做，嘴不停，說東說西，你談廟前的草臺戲，我談中元日的看會說說笑笑，一刻也不停。其中只有一人默默無語，低着頭一心刺繡。此人就是胡玲英。平日玲英很喜與人談笑，本是熱鬧的性質，獨有今天，臉上一點沒有喜色。人家的話也沒聽得，似乎擔了心事。其時就有一個比伊大兩歲的素珠看了出來，來問道：玲英，你做什麼？今天很不快啊。玲英方始開口道：我沒有什麼。伊回答此話，力也沒有一點。素珠又瞧了一眼，說道：我看你定是身體有什麼不舒服。否則難道有心事麼？素珠看了出來，玲英便說：心事是沒有。不知怎麼今天覺得有些悲傷。素珠就問道：爲着什麼事情悲傷起來呢？玲英道：並非別事。我平日很要好的那莫俊姑，今天城裏有人家叫伊去做針綫，因爲失了一個伴，心裏就覺得難過了。素珠笑道：這句話我却也聽得了。不過你爲什麼會悲傷呢？我以爲你或者反應當要快活。玲英突然聽了這句意外之話，不禁很怪的對素珠臉上呆看着。

(未完)



## 朱其石篆刻潤例

靈氣所鍾鍾於山則成佳石鍾於人則爲名士其石宅相係朱君丙一之仲子大可之仲弟丙一權宣平篆時其石生焉丙一工繪事尤精篆刻以故其石甫三齡輒喜以石章爲玩具斤斤作刻畫狀七歲卽能奏刀九歲更能書漢魏諸碑神童之目遐邇奇之今年已弱冠矣出十年來所治諸印存示予以就正安吉吳老缶曰刀法樸茂酷肖老夫中年手刻盡問於世乎癸亥寒食舟遊南湖遇其石於湖濱爰爲代訂潤例如左

天台山農

石章

每字半羊

牙同例

品章

每字二羊

銅章

每字一羊

金

章

每字四羊

碑銘等件另議朱文加倍先潤後刻七日取件

收件處上海各大賤扇莊又貝勒路廿十七號

言情小說 斜陽烟柳錄

(續)

(佛影)

第二回 人在畫中清淡娓娓

船來鏡裏香汗盈盈

却說廷璧廷楨弟兄倆自葛映霞來家之後。大家都是小孩子的心性。初見時雖然生澁。過不了幾天也就廝混熟了。廷璧廷楨平日就只是弟兄兩個同遊同息。從沒有第三人參與。這會子平白地添了這麼一個聰明美麗的良伴。不論讀書遊戲。都覺得有一種新鮮甜密的興味。比往日不同。心坎裏的歡喜。自不用說。還有一層可喜的是他們父親因家裏有客人來了。不好再認真督促他們的功課。彷彿是給了一個無形的長假。因此二人更是樂得好似騰雲一般。那映霞生來沒有兄弟姊妹。雖會隨着他父母走過許多路程。但家居時也總一個人孤坐過慣了。寂寞的光陰。一旦遇着這兩個程度相當性氣相投的表兄弟。也少不得翠眉常展。笑靨頻圓。一天是映霞到來的第三天。下午的氣候越發熱了。廷璧廷楨拿了一條蓆子。邀着映霞同到大門外柳陰底下。把蓆子鋪了。大家坐下閑談。映霞知道他倆沒出過門。便把自己以前所走過的路程。見過的山水人物。以及各處奇奇怪怪的風俗。講出來給二人聽。二人聽着。真比山海經還有趣。便兀自笑聲不絕。映霞講的熱鬧。那阿鵲也偷偷的跑出來。躲在樹背後竊聽。廷璧見了。便索性喚他到裏面泡一壺茶。並拿些糖果出來。一面吃着。一面聽講。映霞講了一會。廷璧也把他鄉村裏的事情。甚麼泔水咧。打鳥咧。釣魚哩。亂七八糟的講給他聽。映霞雖然見多識廣。可是對於這些事

情倒也是聞所來聞。廷璧見他愛聽，更自無中生有的編些出來。不一會兒，又站起身來，把那村中的風景指給他看。那是誰家的屋子，那是誰家的墳地，那是誰家的田園，指手畫腳的彷彿上地理課一般。映霞只是點頭微笑，少停，映霞忽問廷璧道：「哥哥，你能畫畫兒，不能？」廷璧道：「不興，這一個東西，我可沒有學過。」映霞笑道：「奇了！你天天住在畫兒裏的人，怎麼倒不會畫畫呢？」廷璧道：「這一個也是沒法。我們現在念的書，都是父親教的。我父親別的學問都好，只有畫畫是不會的。妹妹，你不是擅長這個嗎？」映霞道：「我母親教過我畫花鳥草蟲。我想學山水，母親說不會，只得自己把家裏藏的幾軸古人手迹，看着臨臨，也還有些意思。」廷璧挽着映霞的手，道：「好妹妹，我會雖不會，但很願意學。你可肯教教我麼？」映霞臉上一紅，道：「等着有空的時候，教你。我昨晚聽見我母親說：姨母姨父都留我們住過一晷，再去我母親也。因城裏炎熱，願意在此多住幾天。可見我們一時還不去哩。」正說着，忽又回頭道：「阿呀！廷楨弟弟到那裏去了？」廷璧道：「我要緊講話，也沒留意。大概進去了。」映霞道：「我沒見他進門呢。」廷璧道：「那麼他一定又到樹頂上去了。」映霞詫異道：「怎麼會到樹頂上去？」廷璧道：「那是他的老脾氣。一天不爬樹，手脚要癢的。」映霞笑道：「我不信。這樣高的樹，怎麼會爬的？」廷璧道：「你不信，我可以和你去找說着，便攜了映霞的手，真個仰着頭，一株一株的找去。一路走着，映霞問道：「他天天爬到樹頂上去，幹甚麼呢？」廷璧道：「看小說。他平日看小說的所在，除了船裏，便是樹頂上。他說在樹頂上看小說，有幾種好處：第一，地方清靜；第二，有好風吹。」

着有樹葉子遮着太陽。第三樹枝軟的能夠搖搖擺擺身子十分舒服。再有一層好處。這裏樹又多。樹葉子又密。他今天爬這棵。明天爬那棵。躲在上面。永遠不會給父親瞧見。所以他把這許多樹每一株給他起一個名字。就拿小刀子刻在他的莖上。有的叫孫行者。有的叫黎山老母。有的叫黑旋風。有的叫馬二先生。有的叫白眉毛。這些都是小說裏的人名。他把來刻在樹上。就算他在那一棵樹上瞧過。那一部書的紀念。你想他頑皮不頑皮。映霞聽了大笑。廷璧又道。他天天躲在樹頂上看小說。舒服果然舒服。但有一天可吃了苦了。映霞笑問爲什麼呢。廷璧道。那天父親命他作一篇文。他剛在紙上寫了一個題目。眼覷着父親一不在意。又偷跑到老地方去了。父親恨極了。親自領了我一棵樹。找去找了好一會。居然找着。當下父親自己站在那棵樹底下守住了。不准他下來。叫我拿一隻竹弓射他的眼睛。嚇的他在樹上沒命的大哭。大喊。後來還是母親出來勸了。才放他下來。那夜到底還罰吃了一頓淡飯。念了半夜的書。才罷。映霞聽罷。笑得肚皮都痛了。二人一路講。一路找去。只見濃陰匝地。萬綠參差。却並沒見廷植的影兒。廷璧道。奇了。他不在樹上。又到那兒去了呢。映霞道。找不着。咱們走走也好。說着轉了一個灣。穿過一道籬笆門。到了自家屋後。忽見阿鵝站在水步邊。喊道。大少爺大小姐。快來瞧。二少爺在這裏釣魚哩。語猶未了。只見廷植袒着胸赤着足。從河灘上直跳起來。嚷道。好好一個大魚。被你這一聲嚇跑了。嚷着便舉起手裏的魚竿來打阿鵝。嚇的阿鵝躲避不迭。廷璧忙上前勸住了。廷植見了二人。

便不打阿鵬了。轉笑嘻嘻向二人道：哥哥姊妹，你們且在那邊坐一坐，看我釣一個大魚來做晚飯。映霞道：你只管釣罷。我在這裏瞧着呢。廷植道：那不能。你要瞧，也得藏遠些。不然水裏有了影子，魚便不敢來了。映霞聽了，果然和廷璧坐在柳陰底下，遠遠望着。廷植重行理好了釣絲，上好餌，放下水去。自己屏聲靜氣的候着。歇了好久，忽地把手一揚，只聽嘩的一聲，從河裏釣起來一個狠重的東西，放在岸上亂動。廷植起初以釣的是魚，及至仔細一瞧，原來不是魚，乃是一條極粗的鰻鯉。身上還有許多水草纏着，不覺哈哈大笑起來。映霞知道他釣着了，胞過來一瞧，忙喊道：這是蛇，這是蛇，快放了，要咬人的。廷植笑嘻嘻的把那鰻鯉拉了幾拉，道：姊姊，這是鰻鯉，不是蛇，可以吃的。味道好的狠呢。說着便把來放在籃裏，叫阿鵬拿進去交給高司務殺了做夜飯。菜阿鵬去了。映霞一眼瞧見石步邊泊着一只小船，那船的首尾和兩舷，豎着六根小小的銅柱，心裏不懂，便問廷璧。廷璧道：這是霧幔子用的。父親出門到近的地方去，都坐這船。幔子和柱都可以臨時裝上，不用了便卸下來。不過那幔子只能遮遮日光，遇着了風雨，仍不中用。所以老人家進城，另坐一只篷的大船。那大船這幾天因鄰村上一家人家做喜事，借了去了。所以不在這裏。廷植見了船，呆呆地想了一會，忽然跳起來向他哥哥道：哥哥，今天這船空着，我和你何不划了葛家姊姊到王家塘去瞧荷花去。廷璧道：好是很好，只是高司務今天沒空。廷植道：要高司務做甚麼，我和你還怕划不動。廷璧搖頭道：這可不好，一層路上怕被別的船碰撞，二層姨母和

母親都不放心。廷植道：「怕甚麼？一總不到兩里路。那裏就巧的碰翻了。姨母和母親前都瞞着。便是查問出來，也不過挨一頓罵。至多再饒上幾下手心。你們怕痛，只說是我一個人起的。叫母親打我一個好了。」說得廷璧映霞都好笑起來。廷植見他哥子不允，只得轉身央求映霞道：「姊姊，你願意去麼？」那王家塘裏的荷花有紅的，有白的好頑的，很呢。姊姊你若答應了我哥哥，自然也肯了。映霞沒坐過這小船，心裏願意，嘴裏却不便說，只是望着那船笑。廷植見他不拒絕，知道肯了。歡喜得忙跑進去了。不移時，拿了兩枝槳和那幔子出來，搬到船裏。弟兄兩個，七手八腳，把幔子霧起來。映霞望那幔子，白帆布的頂周圍鑲着紫色的水浪邊，映在淡綠色漆染的船身上，很是鮮明好看。廷璧又進去搬出一只斑竹的矮脚椅，放在中艙裏，鋪上褥子，給映霞坐。又帶着一把剪刀，預備剪花。順便又把一枝簫也帶了來。一總塞在船頭裏。廷植拾起方才脫下來的鞋襪，也想丟在船裏。廷璧道：「你出門怎麼可以不穿鞋襪？」廷植道：「我赤腳比較舒服。況且腳在船裏，有誰瞧見？」廷璧道：「那可不興。你不穿上，我們不去了。」廷植沒法，只得洗了腳，穿上。一切都舒齊好了。廷璧先扶着映霞跨在中艙，坐安穩了自己，拿了一枝槳，坐在船尾上。然後招呼廷植上來。誰知廷植解了纜，不先上船，却站在石步上，兩手把船頭推出去了一大段。然後縱身一跳，早跳在船頭裏。那船經他這一跳，不覺大晃了兩晃，嚇得映霞扳住了兩舷。大喊：「廷植道：不妨事，不妨事。姊姊只管坐着說着，便也坐了下來。舉起槳幫着他哥子蕩出去。蕩了一會，那船走得很慢。本來廷

積人小那枝槳又重蕩起來。那槳只管往後拖。廷璧在後面瞧着。着急道。你這樣蕩法。這船怎麼能走沒的把我的氣力也白用了。廷植道。哥哥。你不知這槳分量重。我使不動。他廷璧道。那麼我和你換一枝試試看。當下便把自己的換給了他。廷植蕩着。果然比方才的輕了許多。便又用力蕩起來。誰知這枝槳分量雖輕。形狀却帶些彎曲。廷植用力稍重。後面的水花便直飛起來。映霞坐在中艙裏。濺了他一頭一臉的水。廷璧笑道。你怎麼這樣莽撞。你這槳不要划的太遠。靠船舷放下去提起來的時候。輕些便不得。會有水濺上來了。廷植依了他哥子的話。果然好些。二人蕩了一里多路。漸漸氣力不加。只得停了槳。休息一會。映霞見他們不蕩了。便笑道。你們休息。等我來划。你們去說罷。捲起衣袖。拿起廷植那枝槳來。也學着一下一下的蕩去。映霞滿擬那船也向前走。誰知他却抵死不肯往前。只在河心裏滴溜溜亂轉。恨得映霞抓住槳。用勁往水裏一划。只聽拍的一聲。那槳索性鑽到船底下去了。笑得廷璧廷植不亦樂乎。廷璧見槳下水。忙拾起來。聽得映霞正罵那槳欺人。便笑道。妹妹。這個你不能怪槳。大凡一個人蕩船。總是坐在船尾上的。兩個人蕩也必須有一個在後面把住方向。才得上前。你不信。我在這裏替你把着方向。你再試試看。包你會走了。說着。便把自己的槳捏在手裏。又把那枝還給映霞。映霞接了。重行蕩時。那船果然一直向前走。不兜圈子了。映霞自己以為會蕩了。非常歡喜。那裏知道還是因為廷璧在後面蕩的緣故。這也可笑哩。映霞蕩不了二三十下。早已香汗盈盈。臂酸腕軟。只因蕩得起勁。不肯便

休勉强。又蕩了一箭多路。實在吃不住了。方才停止。廷璧也把槳放下。瞧着映霞。捧住了兩隻手。只是喘氣。他笑問妹妹。可覺得吃力麼。映霞迴身道。怎麼不吃力。你瞧瞧我。這隻手已經擦傷了。痛的很呢。說着。便把手伸過來。廷璧一瞧。果然見他手心底已起了兩個泡。不覺又憐又愛。忙捧住了。替他撫摩了一會。映霞喘息漸止。手痛也減了些。這個時候。廷植休息了好久。氣力早已復原。便向廷璧道。哥哥這裏到塘口不遠了。咱們早些蕩進去罷。廷璧答應。兩人又竭力的蕩起來。果然蕩不多時。鼻子裏已聞着一陣陣荷葉的清香。接着一個轉灣。便進了塘口。那王家塘本是一個裁縫王老培家的私產。面積有五十畝地的大小。略帶半圓形。靠東南有一個土舌頭直伸到塘的中心。那王老培家的屋子。便在這個土舌頭的尖端。矮屋數椽。竹籬一帶。倒也很爲幽雅。那王老培以前做了幾十年的裁縫。而今年紀大了。眼光一褪。不能再幹。指尖上的營生了。纔開把這衣鉢傳授了他兒子。他自己就在家裏。把一間東廂打掃。放上一只茶爐。幾副擗。只得一月小小的茶館。這間茶館。三面都靠著塘岸。到了夏天。荷花一放。彌望都是些紅衣翠蓍。每當月明。露重。煙水迷離的時候。若有一兩個素心人。一同來這裏。烹一壺苦茗。納一會晚涼。又不得不令人意。消。只可惜王老培家那些茶客。有十分之八九是附近的農人。五六月裏。正是他們農事忙迫的時候。耘稻。戽水。放牛。割草。都趕不及。那有閑工夫來享這清福呢。所以王家茶館裏。越到這個時候。生意越清淡。只有水心先生。遇着天氣陰涼。倒常常帶着廷璧。廷植兩個。叫高司務



蕩着船。到塘裏來遊賞。有時高興起來。便拿幾百錢。問王老培。買了許多蓮蓬和荷花。放在船裏。自己却出了對子。叫廷璧。廷植兩個對對得好的。賞蓮蓬兩隻。荷花一朵。以爲消遣。因此廷璧廷植認得這王家塘。且說這天。二人把船蕩進了塘口。便不蕩了。任那船隨風吹去。廷植從船頭裏取出那枝蕭。嗚嗚的吹着。引的那塘岸上的種田人。丟着田不種。都跑過來瞧。有幾個認得他兄弟的。便指着笑道。二官官。你小小年紀。倒吹得一口好蕭。你那船裏坐的。又是誰家姑娘呀。廷植擡頭望了望。向那人道。那是我家的姊姊。你問他做甚麼。那人仍笑道。二官官。你又說謊。咧。我知道你沒有姊姊。那裏又忽然跑出這麼一個美貌的姊姊呢。廷植瞪起了兩隻眼睛。發恨道。你這人。怎地這般胡纏。你又怎麼會知道。我沒有姊姊。便算我以前沒有姊姊。現在有了你。又待怎樣呢。說着。便回頭向廷璧道。哥哥。這些人討厭得狠。咱們再把船蕩進去些。別給他瞧見。廷璧聽了。兩人果然又把船挪進去。一直到了荷花深處。那些人望不清了。便自休息。廷璧等把船挪出荷花叢。到了那個土舌頭旁邊。遠遠瞧見王老培正坐在他茶館裏的窗檻上。一個人吸旱煙。王老培也瞧見了他們。先喊道。大官官。二官官。你們來的好早呀。廷璧笑應道。王老伯伯。我們來偷你的荷花來了。你可心疼。不心疼。王老培大笑道。大官官。真愛說笑話。荷花一塘子呢。是甚麼希罕物兒。你若要我。便叫阿秀給你割兩担回去。廷璧道。謝謝王老伯伯。我們也要不了這許多。只揀好看的。摘幾朵。自己帶着剪子呢。王老培道。那也好。你們愛只管剪罷。說着。又把手揩揩眼睛道。

阿呀你們船裏坐的又是誰呀。廷璧道：那是我們松江葛姨母家的妹妹。你老人家沒見過哩。老培呵呵大笑道：怪道呢。我說我這隣近幾個村子內的女孩子差不多全認識的了。那裏見過有這麼個俊俏姑娘呢。我正疑惑我老了眼睛不濟事。原來果然是松江葛家的小姐。葛家老爺不是在江西做官麼。廷璧道：而今回來了。王老培道：他家太太也回來了麼。廷璧道：也回來了。現在我家住着呢。王老培道：葛家老爺太太從前到你家來。我也見過。都是和氣不過的。那時這位小姐恐怕還在懷抱裏哩。說着又道：你們火毒日頭底下蕩了這半天船。不吃力。何不上來坐坐呢。廷璧廷楨正覺着口渴。便商量道：我們就上去坐坐罷。映霞道：吾不上去了。廷璧道：去坐坐不妨。天還早咧。說着便把船挪近石步泊了。扶了映霞。大家登岸。到王老培那間茶館裏。只見冷清清的一個茶客都沒有。只睜了幾件檯檯。王老培見他們都是滿頭熱汗。忙請他們靠窗坐了。自己去舀了一盆臉水。拿出一條雪白的新毛巾來。給他們洗臉。說道：這茶館裏的毛巾翫得狠。我知道你們幾位公子小姐用不慣。所以特地找出這條沒用過的來。你們請洗罷。廷璧映霞看接謝謝。廷楨這時口渴正久。一眼瞧見桌子上放着一把茶壺。他也不敢冷熱捧起來。嘴對嘴就喝。王老培見了。忙道：二官。這是冷茶。喝不得。等我。去泡熱的來。廷璧也忙着把壺奪下。誰知他已骨都骨都的灌了大半壺了。廷璧不免埋怨了幾句。廷楨道：怕甚麼呢。我身體強的狠。那裏就會生病了。說着。王老培已泡了一壺熱茶來。替三人斟開涼着。自己却仍盤起兩腿。坐在窗檻上和

三人閑談。廷楨坐近窗檻。王老培便把手摩着他的頭笑道。二官官。你今年幾歲了。廷楨道。十一歲。老伯伯。你今年幾歲了。王老培道。我嗎。比你大了六倍。還多着三歲。你猜是幾歲。廷楨道。那麼是六十九歲了。王老培大笑道。二官官。真好聰明。猜得一些不錯。說着。忽又嘆了一口氣道。咳。時光過的真快。我記得你們父親水心相公像。二官官。這樣年紀的時候。兩塊萍果似的臉。一張荷包似的嘴。腦後拖着一根紅絨小辮。跳來跳去。真和二官官一般無二。只是他的性子。還要比二官官頑皮些。有一次夏裏。天色將晚的辰光。他到我家這塘邊上來遊玩。跟的那個小廝偷懶。躲開了他一個人。拿了一根竹竿去打那荷葉上的蜻蜓。不知如何一個不留意。掉在塘裏。弄了一身的泥水。那時。剛巧我從人家做罷了生活回來。瞧見了。連忙下去拖他起來。把乾衣服給他換了。背在身上送了回去。後來聽說。還給俞老太太。就是你們的祖母。打了好幾下手心呢。這件事。已是三十年前的話了。閉着眼睛想想。還如在目前。怎麼眼睛一霎已經又是一代了。怪道我們都要老哩。王老培這些陳糧宿脂麻的話。給廷璧。廷楨兩個聽着。都覺得希奇有趣。連映霞也聽得津津有味。正是

童年不覺光陰速。

老去方知感慨多。

欲知後事且看下同。

明代 秘紀 瑞禍記

(著作者規世山樵)

第三回 支君廟黃達解靈籤 天后宮醜驢獻巧技

詩曰

藏跡迎佳客。續承欲建勳。  
罔知罹劫運。徒自獻殷勤。

有志狂瀾息。無情烈火焚。  
籤機義旨切。靈矣碧霞君。

撫綏功成奏。歡然唱凱旋。  
歲廟歌盛世。春日宴豐年。

狐媚如褒武。龍陽若皓賢。  
萍逢燕婉契。天賜結奇緣。

話說黃州同看了纖語大訝起來。各官一齊來問黃達將向日落水所遇。赭已指教築堤之法。細說了一遍。眾官皆吐舌。今黃達見籤語之異。仍說所遇赭已之情。由可見當時固非欺為己能者。於是眾人解道。赭者赤也。已者蛇也。練塘者赤練村也。乃隱着赤練蛇三字。此時豈不羞乎。朱公道前二句明白了。後二句如何解。黃達道。或則九九之數。還有水災亦思及借宿之夕。不免過後寒心。朱公道前二句明白了。後二句如何解。黃達道。或則九九之數。還有水災亦未可知。按世宗嘉靖末年。淮南水災。至穆宗隆慶二年。戊辰而逆。璫生乾者。天也。開者。啟也。申屈指八十一。年明鼎始革。正符九九之數。至散亂。洪濤深地。紅道士獻茶畢。朱公回船南者。乃李自成張獻忠騷擾。為逆天下大亂。此所謂過後好詳籤也。道士獻茶畢。朱公回船南去。由揚瓜儀一路而來。只見和風拂拂。細柳陰陰。麥浪翻翻。風漁歌唱。晚處處。桑麻承雨露。家

家燕雀培生成非復舊時蕭條之象朱公滿心歡喜災退則民安民安則國泰國泰則天下治矣為八臣安得不喜巡視畢

回到淮安擇日安排慶成大宴山陽縣動支河工錢糧就在清江浦總河院大堂上鋪毡結

綵擺開桌席上面并排五席乃是河漕鹽撫按五院俱是吃一看十的筵席金花金台瓊銀

壺銀折孟綵緞八表裏左首雁翅三席是三司右手雁翅三席乃徐穎揚三道也是吃一看

十的筵席金花金台瓊綵緞四表裏捲篷下乃四府正官淮揚徐穎四府並管河廳官及佐貳人員

各折花紅銀五兩惟黃州同與府縣一樣能員固不這筵席是撫院為主是日先着淮揚二

府來看過各官紛紛先來伺候撫院先來是日官員無論大小俱穿紅袍吉服明紀國典惟

毋論品級尊卑俱穿吉服此日援迎春之例亦破格之舉各官於門外迎接撫院進來只聽得鼓樂喧天笙歌聒耳果然

好整齊筵宴但見

屏開金孔雀褥隱繡芙蓉金盤對對插花玉碟層層堆異菓簋中奇品滿剩着海錯

山珍盃泛流霞盞斟了瓊漿玉液珍饈百味出天廚美祿千鍾來異域梨園子弟早為

註唱的北調南音洛浦佳人又為臨調的瑤琴錦瑟趨蹌的皆錦衣繡服揖讓的盡紫

綬金章齊酣大酺感皇恩共樂昇平排盛宴

話說各官隨撫院到堂上看過了席巡捕官忙來稟道各院大人都到了撫院即至階下迎



臨清候接二人祭告畢回京覆命路過臨清來拜朱公由欽差祭陵道經臨清轉出朱公赴臨清候接時值迎看擺宴暗中揖罷

侯魏二人再行接入王府壽期致二人相會是時正值冬盡春回又畫出一番景象臨清州打點迎事非偶然皆特筆點綴讀者莫作閒筆看之

春是隆慶元年却說臨清地方雖是個州治却是十三省的總路是個大馬頭商賈輻輳貨物駢填更兼年豐物阜三十六項經紀爭扮社火裝成故事隱着侯魏諸般買賣都來趕市

真是人山人海人挨人擠次日正值迎春知州率領屬官郊外祭天迎春至天后宮擺宴但見

和風開淑氣細雨潤香塵當街飽老盤旋滿市傀儡跳舞蓮台高聳參參童子拜觀音

鶴馭聯翩濟濟八仙拱老壽雙雙毛女對對春童春花插鬢映烏紗春柳侵袍迎綠綬

長生殿唐王醉楊妃採蓮舟吳王擁西子步蟾宮三元及第點鰲頭五子登科呂純陽

飛劍斬黃龍趙元帥單鞭降黑虎數聲鑼響紛紛小鬼鬧鍾馗七陣旗開隊隊武侯擒

孟獲合城中旂旛亂舞滿街頭童馬喧斗柄回寅萬戶笙歌行樂事鴻鈞轉泰滿城

桃李屬春官此劉禹錫詠詠開放榜詩也作者借作迎春之景耳

是日朱公置酒於天后宮請徐李二欽差看春知州亦備春花春酒並召社火俱送到廟裏

呈獻趙路上司是州縣官本分平臺約有四十餘座戲子有五十餘班妓女百十名連諸般雜戲不計其

數俱用大紅手本巡捕官逐一點進班已點進矣吹的吹唱的唱十分熱鬧及點到一班  
叫做鞞鞞此一點未從鞞鞞國傳來的舞技也並非國名見一男子引着一個年少婦人  
攜着個小孩子那婦人只有二十餘歲生得十分風騷猶憐何以見得有詞爲證其詞道

媽媽潤潤媿媿婷婷不施朱粉自然體態輕盈懶却鉛華生就天姿秀媚眼含一睚秋  
水眉彎兩道春山慣尋普救西廂客善解臨邛月下琴

那男子上來叩了頭在階下用十三張桌子一張張疊起然後從地下打一路飛腿翻了幾  
個筋斗從那桌子脚上一層層翻將上去到絕頂上跳舞一回將頭頂住桌脚直壁壁的將  
兩脚豎起又將兩脚勾住桌脚兩手撒開亂舞又將兩手按在桌沿上團團走過一遍看的  
人無不駭然喝采他却猛從桌子中間空裏一一鑽過來一些子不碍手脚且疾如飛鳥下  
來收去桌子只用一張那婦人走上去仰臥在上婦人仰臥觀者格外着眼將兩脚豎起只見那白花綢  
裙分開露出大紅潞綢褲子分賣顯觀者愈加着眼脚上穿着白綾酒花膝衣元色絲帶大  
紅滿帮花平底鞋寫出底只有三寸大宛如新月兩鈎甚是可愛官娘索襍凌雲天然嬌態那男子拿二  
條朱紅竿子上橫一短竿直豎在婦人脚心裏小孩子爬上竿子去騎在橫的短竿上跳舞  
婦人將左脚竿子移到右脚復又將右脚移到左脚竿子上也不得倒嗚呼作此危險之技一如臨深履薄也不



過圖穿衣糊口計那孩子也不怕舞弄了一會孩子跳下來婦人也下桌子那男子又取了一耳君子當憫之

一把紅箸用索子扣了兩頭就如梯子一般那婦人拿一面小鑼噹噹的敲了幾下今之立白地做

把戲做了一會即要不知口裏念些什麼不過說請諸位老爺們壞鈔壞鈔領賞將那把紅箸望空一拋直豎

鳴鑼對看客掠錢

着半空中那孩子一層層爬上去將到頂上立住腳兩手左支右舞婦人道你可上天去取

梅花來奉各位大老爺們討賞熟口那孩子爬到着頂手中念訣向空畫符真是江湖家傳之慣技

婦人在下敲着鑼唱了一會只見那孩子手作折花之狀少頃見空中三枝梅花應手而落

却是一紅二白那孩子一層層走下來到半中間一路筋斗從箸子上空中鑽翻而下婦人

拾起梅花來上堂叩頭獻上三位大人面前遂取金盃奉酒為壽三公大喜李公問道今日

迎春可是梅花南方才得有梅花北方尙早你却從何處得來此真從天上取來嗎婦人却

掩口而笑不敢答應故作態徐公是個風月中人即將自己手中酒遞與婦人按明史徐階

方不苟嘉靖三十一年以禮部尚書進東閣大學士尋加少師誅嚴氏乃其力也四十五年

十二月世宗崩階率廷臣請皇子裕王登極以此致其時日則隆慶元年迎春未必在臨清

赴宴况其年已古稀斷無如那婦人不敢吃朱公道大人賞你領了不妨婦人才吃了叩頭

此之游戲此言得非謬乎

復斟一杯奉過徐公朱公問道你是那裏人姓甚麼婦人跪下稟道小婦人姓侯丈夫姓魏

肅甯縣人朱公道你還有什麼戲法婦人道還有刀山吞火走馬燈戲朱公道別的戲不做

罷且看你們奉酒晚間做幾套燈戲罷傳巡捕官上來道各色社火俱着退去各賞錢鈔惟留戲子一班四名妓女承應並留侯氏晚間做燈戲戲班妓女甚衆偏留此二巡捕答應去了原來明朝官吏只有迎春日可以攜妓到公堂行酒乃明紀翻席後呈單點戲徐公點了本浣紗記開場范蠡上來果是人物齊整聲音響亮一齣已畢西施上果斯上方那扮旦的生得十分標緻不知畫賢黃皓可但見

丰姿秀麗骨格清奇豔如秋水滿芙蓉麗若海棠籠曉日歌喉婉轉李延年浪占漢宮春舞態妖嬈陳之高枉作梁家后碎玉般兩行皓齒梅花似一段幽香果然秀色可爲凜誰道龍陽不傾國

那小旦人材秀雅音韻悠揚腔真板正深得魏良甫的傳授正是響遏行雲聲穿金石做法又入情純化及做到捧心一齣却愁處見態病處見姿無不描寫如神塔前堂下無不暗暗喝采寫暗喝采者蓋是時官長在上僕從間那侯一娘見了這小官神魂都飛去了淫態始露不覺骨軟筋酥站立不住眼不轉珠的看恨不得卽成連理肚內尋思道若嫁得此人置醜驢於也枉我侯氏終身有草莊思帝鄉詞

春日遊杏花飛滿頭陌上誰家年少足風流  
妾擬將身嫁與一生休縱被無情棄不爲羞

美。色。人。人。所。愛。古。今。同。轍。天。下。一。然。但。須。愛。之。有。節。不。可。過。於。迷。戀。其。間。損。陰。德。誤。功。名。害。身。家。喪。廉。恥。膏。於。斯。矣。且。人。之。愛。色。不。獨。風。流。蕩。子。柳。巷。花。街。桑。間。濮。上。而。巾。幘。之。中。亦。有。食。淫。蹈。醜。如。邯。鄲。精。姬。賈。氏。南。風。文。姜。武。后。等。流。濁。亂。宮。闈。污。垂。青。史。一。時。慾。念。情。癡。致。國。廉。喪。恥。千。載。貽。羞。嗚。呼。彼。堂。后。妃。尚。然。如。是。何。况。江。湖。賤。質。偏。規。失。矩。無。拘。無。束。易。于。苟。合。正。所。謂。色。胆。頓。迷。不。顧。昭。彰。碍。目。淫。心。陡。熾。那。愁。失。恥。貽。羞。萍。水。相。逢。為。鴛。枕。江。湖。無。疑。賦。鸞。衾。要。知。侯。一。娘。見。了。那。小。旦。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明代  
秘紀  
瑞禍記

(著作者規世山樵)

第四回 魏侯氏春夜引情郎 王封君壽期開家宴

詩曰

春畫春宵動春愁 風流少艾春心起

紅塵隊裏遇倩郎 芳草叢中逢嬌美

相思兩地訴襟懷 情癡一對成連理

侯門屈壽設舞觴 藍橋路近承天使

話說侯一娘眼不轉睛看那小旦做完了戲點上燈時住了鑼鼓三公起身淨手談了一會復上席來侯一娘上前稟道回大人可好做燈戲哩朱公道做罷一娘下來那男子取過一張桌子對着席前放上一個白紙棚子點起兩枝畫燭婦人取過一個小篋箱子拏出些人來都是紙骨來剪成的人物糊成各樣顏色紗絹手脚皆活動如生人一般即今之羊皮隱戲手下人並戲子都擠來看那唱旦的小官正立在桌子邊特筆侯一娘瞧見心中有事乎小心欲要去調因人多碍眼恐人看見不像樣正在難忍之際却好那邊的人將燭花一彈正落在那小官手上傷有奇緣湊巧那小官慌得往後一退正退到侯一娘身邊一娘就趁勢把他身上一捻



豔舞嬌歌在何處 空留明月照東牆

却說那小官姓魏名子虛字雲卿蘇州人自矜色藝不肯輕與人相處早為牛三到下處思想那婦人風流可愛且十分有情想了一夜不同心神馳想彼未必恨未曾問得他姓名下處心裏又想到他是過路的人不過只在馬頭上客店裏住彼有老公等天明了尋他一遭巴到天明便起來見同班的俱未醒有心事人固是不同他悄悄的叫打雜的往對門茶坊裏買水來洗了臉鎖上房門即往南門外馬頭上來見幾家客店却不知他下在誰家是日正值新春家家俱放爆竹燒利市爆竹一聲除舊桃符萬戶魏雲卿走來走去又不好進店去問原來北方人家時節忌諱不許生人進門古人新春元旦立青旛於個小官的性格靚靚怕問人走了幾遍沒情緒後會無聊只得回到下處見班裏人都在那裏鬪牌可見遠巡一個道早晨尋你燒個利市只道你上廁去了何以打扮得這樣齊整上街做甚這樣早獨自一個行走這臨清馬頭是烏頭換眼睛的地方不要被人粘了去戲言是却是雲卿道不妨他只好粘我去做阿爺一個道不是做阿爹轉是要你去做阿媽哩後遭此刻之言正應雲卿笑將那人背上打了一下坐下來看牌寫出有心事正是

朝來獨自訪多情 空向天台不遇卿

默○默○芳○心○惟○自○解○ 難○將○衷○曲○訴○愁○縈○

再○說○候○一○娘○在○廟○中○見○那○小○官○去○了○心○中○快○快○不○舍○沒○奈○何○只○得○收○拾○了○行○頭○出○廟○回○到○下○

處○叫○丈○夫○醜○驢○名稱醜驢不知醜到如何矣買○了○酒○來○吃○上○幾○盃○上○床○睡○了○醜○驢○已○睡○那○一○

娘○思○想○那○可○人○情○兒○意○兒○臉○兒○身○段○兒○無○一○件○不○妙○若○得○與○他○做○一○處○就○死○也○甘○心○化○

兼備君子之配也雪句琴心聯芳才豔文士之偶也若脂粉腥羶鳳鴉莫辨丈夫有志者豈

層為其夫乎侯氏乃江湖流妓正應與優伶人作對桃夭相副宜室宜家奈何錯配拙夫無

怪有離心○越○想○那○慾○火○越○熾○一○刻○難○挨○打○熬○不○過○寫者不未○免○來○尋○醜○驢○殺○火○

寫絕罪過○罪○過○誰○知○那○醜○驢○辛○苦○了○一○日○又○多○吃○了○幾○杯○酒○寫出情只○是○酣○呼○如○雷○同○死○人○一○般○

醉鄉醉○鄉○莫○想○搖○得○醒○翻○來○覆○去○總○睡○不○着○一個相到○鷄○鳴○時○才○昏○昏○睡○去○猶○覺○身○在○廟○中○丈○夫○

孩○子○不○知○何○處○去○了○日間心中嫌其礙眼夢走○到○前○面○見○殿○上○燈○燭○輝○煌○又○走○到○東○廊○下○戲○

房○內○見○衆○戲○子○俱○不○在○心趁意只○見○那○小○官○戲○在○桌○子○上○打○睡○只見心上人一○走○到○他○身○邊○

見○他○頭○戴○吳○江○絨○帽○身○穿○天○藍○綢○袍○一○娘○將○他○搖○了○幾○搖○那○小○官○醒○來○一○搖○即○醒○大○是○如○心○

揆意哉○兩○人○說○了○幾○句○衷○情○便○攬○在○一○處○正○做○到○妙○處○只聽得有人喊○道○散○了○散○了○去○

呀○那○小○官○將○手○一○推○猛○然○醒○來○乃○是○南○柯○一○夢○昔李雄母羅氏因汲水忽寐夢有大蛇繞其

亦蛇盤身而生逆醒○來○情○愈○不○能○自○己○西廂曲云我為你夢裏再○去○扯○丈○夫○時○醜○驢○已○起○去○

瑞此豈其預兆乎

久矣。天已大明矣。睜眼。看時。見窗上已有日光。聽得醜驢在樓下燒紙。又聽得一片爆竹之聲。此正魏雲脚步。只得勉強起來。沒情沒緒。只得做些飯。吃了馬頭上。也有幾班戲子留心。訪問。又不知他姓名。難以問人。只是心中思念。終日放他不下。兩地想思。恨彼巫。不意自立。春後。總是雨雪。連綿。直到正月中旬。沒個好天。彼此江湖遊客。若天氣晴朗。或則。一娘亦不。得上街。只得醜驢領着孩子。終日上街。打花鼓。翻筋斗。覓些錢鈔。來糊口。自己獨坐在樓上。終日思想。那人。望穿了盈。總沒個計較。却說這店主人。姓陳。有個兒子。此是大兒子。後文奪。名喚買兒。奇其名。年才十九歲。生得清秀。總不及。也是個不安本分的浮浪子弟。不浮不浪。亦。終日跟着那些客人在花柳叢中打混。三五兩舍。若無此等。見侯一娘。生得風騷。他也有心。來揀撥。搔着癢處。自成。適逢連日。天兩見一娘。獨坐在樓。不出門。他遂來効小慇勤。終日在樓。上線。纏竟勾搭上了。蕩婦往往如是。那買兒不但代他出房錢。且常偷錢偷米。與他。終朝繆。不無露出破綻。鬼日近日。親那一娘。終日有買兒消遣。遂把想小魏的念頭淡了。三分微了。蘇合香。不覺光陰易過。又早到二月初旬。連日天氣清和。仍舊上街做生意。一日晚間。歸來。店家道。明日王尙書府上做壽。方才來定你明日須要極早去。緣端來矣。一娘答應歸樓。宿了。次日。天明。王府管家就來催促。夫妻收拾飯來吃了。到王府門前伺候。只見拜壽的。



轎子並送禮的盒担挨擠不開寫出精神門第富貴聲勢候至已牌才見那管事的出來喚他們進去到

東首一個小廳上垂着湘簾裏面衆女眷都坐在簾內醜驢將各色技藝做完了已在天后宮聆教過

矣不必一一再將晚一娘進簾內來叩頭王奶奶見他人品生得好嘴又甜太太長奶奶短

敘省筆之甚 管家婆他稱為大娘了頭們他總叫為姑娘騙得上上下下沒一個不歡喜他見富貴人甜言趣奉是江

湖老練伎倆不可 誤作會做人看 老太太問了他姓名道叫你丈夫先回去你晚間看了戲去罷是何戲班

班乎○老太太以禮相待侯氏是以其人品可親甘言柔性 又向媳婦道可賞他一疋喜紅

一兩銀子一娘謝了走到外邊來對醜驢說了醜驢收起行頭領了孩子去了一娘復到簾

間來王奶奶叫看坐兒與他坐一娘不敢坐說之再三才扯過一張小杌子來坐了可稱為

人 然後衆女客吃麵一娘也去吃了麵少頃廳上吹打安席王太太邀女客到大廳上上席

女客約有四十餘位擺了十二席賓主尊卑相讓序坐外面鼓樂喧天花裯鋪地寶燭輝煌

陳設得十分齊整有慶壽詩二首為證

阿母長齡擬大椿 宦門佳婦貴夫人

原生上第鳴珂族 正事中朝佩玉臣

振振琳瓊皆子姓 煌煌簪紱總仙賓

金章紫誥多榮顯  
况是藩輿燕喜辰

自是君家福祚高  
朱輪華轂映緋袍

光從天上分鸞誥  
恩向雲中錫鳳毛

金母木公參鶴馭  
紫芝碧玉奏龍璈

持觴欲侑長生酒  
海駕呈來曼倩桃

正中一席列着玉鼎吃一看十的筵席酒線桌韓銷金坐褥老太太居中坐定王尙書夫妻

紅袍玉帶雙雙奉酒上壽拜了四拜次後王公子夫婦也拜過衆親戚本家俱求併觴上壽

人生若能修得壽齒德三有老固是前生福命此位封君雖無大德其福祿壽亦可稱為三

有矣所遜者舉案不齊難慶百年之雙壽既前人有作亦聊擬一萼紅詞以追慶之然不免

爲後人所  
續列簪纓布瓊筵玉鼎簾管奏九韶日輝葵星華堂光燦玻璃滿泛蒲萄標渺兮笙歌優

舞喜塔前麟趾共鳳毛攀桂飄香峨冠博帶玉佩金貂芳蕙散後承先看萊衣獻采

朱顏綠髮正堪飲萱草含苞好似西池王母嘉宴蟠桃

老太太一應酌王太太同媳婦舉杯安席衆人告坐畢家人們俱來叩頭那侯一娘才上

去到老太太前叩頭又到太太奶奶面前叩頭王奶奶一把扯住道豈有此理多謝你少年

如此稍介謙恭  
也是難得可敬  
便叫管家婆  
拿杌子來在戲屏前  
後文接桃酒伏筆  
與他坐吹唱的秦樂上

湯。住。了。鼓。樂。開。場。做。戲。鑼。鼓。齊。鳴。戲。子。扮。了。八。仙。上。來。慶。壽。看。不。盡。行。頭。華。麗。人。物。清。標。唱。  
 一。套。壽。域。婺。星。高。照。王。母。娘。娘。捧。着。仙。桃。送。到。簾。前。上。壽。必。大。凡。優。伶。歌。舞。故。事。及。奏。樂。唱。曲。  
 當。各。趁。其。意。昔。有。一。富。家。吉。期。演。戲。有。粗。俗。賓。客。點。蝴蝶。夢。乃。莊。子。鼓。盆。故。事。台。上。說。孝。韓。  
 靈。座。主。人。一。見。眉。蹙。不。悅。呵。斥。優。人。既。知。某。客。所。點。客。有。詢。責。之。俗。客。答。曰。此。時。雖。說。孝。韓。  
 後。有。王。孫。公。子。說。親。成。親。豈。非。仍。王。奶。奶。便。叫。一。娘。出。來。接。偏。叫。斯。人。接。斯。人。一。娘。掀。開。廉。  
 奮。吉。事。乎。問。座。為。之。開。堂。解。印。王。奶。奶。便。叫。一。娘。出。來。接。偏。叫。斯。人。接。斯。人。一。娘。掀。開。廉。  
 子。舉。頭。一。看。分。見。意。中。人。那。扮。王。母。的。且。脚。驚。得。神。魂。飛。蕩。骨。軟。筋。酥。站。立。不。住。寫。盡。蕩。婦。淫。  
 正。所。謂。難。填。長。夜。相。思。債。偏。偏。又。要。惹。相。思。畢。竟。不。知。見。的。這。個。可。人。姓。甚。名。誰。何。方。人。氏。  
 且。聽。下。回。分。解。



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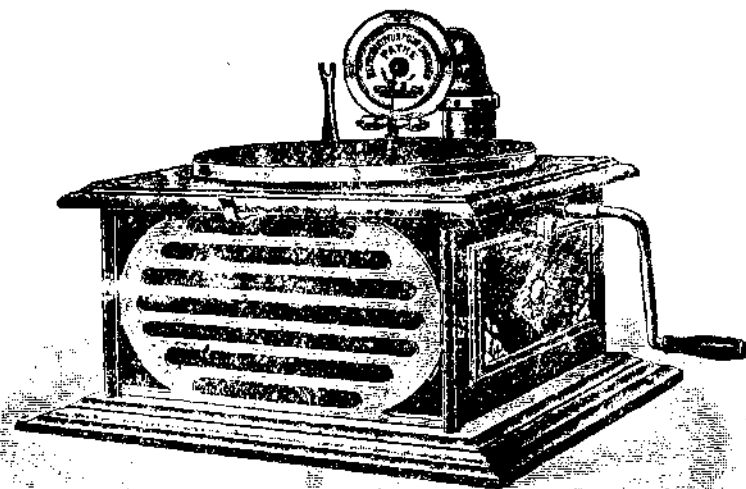
蒼

乃徵



送禮的無上妙品

目錄樣本



函索即寄

留聲機器 名伶唱片

本公司各種鑽針留聲機器不但質料堅固且用時非常便利各種京戲小曲唱片舉凡中國名伶應有盡有家庭娛樂之品莫妙於此近又新出王又宸雙處等京腔以及王无能江北空城計滑稽小曲唱片多種並有曲本目錄附贈如蒙惠顧無任歡迎

●上海四川路九十九號百代公司啓



史評

左。槎。水。盃。讀。史。小。評

(谷 叟)

淮陰師事李左車。以大將而虛心若此。左車真蒙國士之遇哉。第獻策下燕後。信違詔破齊。自請假王。不聞有一言相阻。固陵失期。不聞有一言相勸。不幾負國士之遇乎。信死後。亦不見左車出事漢廷。豈隱痛淮陰超然高舉耶。今井陘口有白面將軍祠。相傳爲信拔趙時戰沒。史逸其事。遂失姓名者。夫信破趙三十萬衆。其中豈

無智勇如左車而橫死者乎。郢士孔生過祠下有詩弔之。

漢封邱嫂之子信爲頡羹侯。信闢龍舒獻滄舒河以廣漑漫。使數十萬之民。世世無饑餓之患。此有功及民禮以養人爲本者歟。高帝之弟與姪。賈以功王楚。濞以功王吳。皆攻城掠地滅國屠邑者也。而信獨區區得封侯。豈殺人易以快意。若人之功不見形象耶。

呂雉近私食其不可爲人妻。殘殺諸子。不可爲人母。妄誅功臣。不可爲開國后。且又陰圖國祚。所謂既取我子。又毀我室。真漢之鴟梟也。其不可以配享也。明甚。文帝卽位。宜數其罪於高廟。而黜之。方洩人神之憤。乃歷代拘於臣子。不貶君上之文。而謹不及此。至光武中興。以爲呂氏不宜配享於高廟。上文帝母薄太后尊號曰高

皇后配享地祇。真快舉也。胡氏以為仁明之累。是何其立論之腐耶。

樊噲撞鴻門。其氣甚豪。對重瞳一段議論。又何其入妙入細也。金子曰。昔有掛兩握亂絲於竿。雷霆一過。輒已絲相接。交如網羅矣。又有一道士藏繭紙千張。一夕為雷火所焚。天明視之。紙仍無恙。而層層徧畫龍蛇之影。其細如髮。觀於噲撞鴻門及張飛之釋嚴顏。故知真有異事也。張良之祖去疾。荀子以為韓之篡臣。傳至子房。為韓報仇。韓侂胄之祖琦。為宋良臣。傳至侂胄。以奸邪敗國。祖孫忠奸不同。遺臭流芳。各自取也。

### 今雨錄

(尖 鳳)

羅鏡芙

羅君湘之瀏陽人。瀏陽自昔多英杰之士。譚壯

飛唐才常其尤著者也。羅君風采岸然。嘗見其鎮日整襟危坐。未嘗稍有惰容。其艱苦耐學。頗似譚壯飛。殆瀏陽山水之所鍾毓。故其秉賦特異於庸眾歟。吾國人士。凡遊學日本者。罔不嗜弈。勝則欣欣自負。倨傲形於辭色。敗輒與人絮聒不休。不自悔其失著。反以機巧。尤人交遊中。如桐花館主。鄧水虬翁。號稱雅量。可欽者也。一人棋局。則胸襟之褊狹。堪憎。羅君反是。每與人弈。稱常勝軍。從未自矜其能。敗者。嗷嗷於前。置之不顧。蓋其涵養之功深矣。乙卯春季。與余同居於日京下戶塚者。月餘。彼此未通姓名。因余亦不樂泛交。性情之冷淡。適與君相同也。一日君抵余室。索觀余近作之詩稿。余置之坐。以素味推敲為辭。君顧余而笑曰。頃於瀋陽。劉君案頭見君所作近體數什矣。胡為隱秘若此耶。余

乃與君接席。縱談歡若素交。從茲過從。甚密。惜  
余不諳棋譜。不克與君對局。一決勝負耳。君工  
詩。古今體皆超塵。軼俗然。君緘默寡言。常有與  
君相處數年。而不知其嗜吟詠者。曾以詠物四  
章。畀余沉鬱。雄放兼擅。其長鴻鵠云。寥廓莽蒼。  
蒼高飛。覽八方。網羅空自密。富貴勿相忘。海國  
秋無信。江南夜有霜。田間逢燕雀。休羨夥。頃王  
鷓鴣云。顛倒思。予日綢繆。牖戶時不經。風雨惡。  
誰念室家危。朔吹寒。桑土愁雲黯。泮池幕門懶。  
回顧歌罷。獨念悲。鸚鵡云。風霜何太甚。憔悴苦。  
難支。痛哭思前事。孤飛異昔時。成巢憐汝拙。學  
語令人悲。惆悵三山路。遙遙不可期。鷺鳩云。決  
起時。難遇棲遲強。自安明知風物變。不惜羽毛。  
寒。歲暮繁霜緊。林空落葉殘。有心隨鳳翽。尙作  
徒。漢看詠物詩。不難作而難於有寄託。君遇事

喜。瞑坐沉思。故其爲詩也。絕無浮光掠影之習。  
此詩魄力雄厚。置諸譚壯飛莽蒼齋集中。不  
能辨也。君當時係以國事流亡海外。故其所發  
摠沉痛若此。因物寄慨。詞意雙關。臨風誦之心  
折。曷已。

## 止止軒隨筆

(抱蜀)

歷代名人書畫。經項子京收藏者。十之八九。間  
有標明價目者。其值較之近日。甚爲廉薄。然當  
時子京雖富於貲。而其鄙吝過於王戎。予於戊  
午十月。見朱竹垞題萬歲通天帖舊事一則。手  
稿卷云。是卷向藏鄉先生項子長家。子長中嘉  
靖壬戌進士。入詞林。性好藏書。見祕冊輒定小  
胥十餘傳抄儲之。全北萬卷樓。其季弟子京。以  
善治生產富。能鑒別古人書畫金石文玩物。所  
居天籟閣。坐質庫估價。海內珍異。十九多歸之。



願齋于財交易既退予價或浮輒悔至憂形於色罷飯不噉子長偵諸小童小童告以實子長過而問曰弟近收書畫有銘心絕品可以鬻心悅目者乎子京出其價浮者子長擊不已如子京所與值償焉取以歸其友愛如此子京子六人無一達者子長子德植夢原皆進士孫鼎鉉聲國亦皆進士鄉人以爲厚德之報也云云在西河秉筆爲人題跋而忽插入此一段故事似譏子京既好書畫而以市狷之道行之受其刻削者下知凡幾無異盜劫故其子孫不昌噫近世號稱雅人如子長者雖不乏人如子京者何可勝道不知天之報施又果何如耶故錄存之以爲雅人龜鑑

### 寶陀龕筆記

(碼 盒)

陶公軼事

吾湘安化陶雲汀制軍澍未第時游于浙家極貧課徒自給而公性頗豪嗜飲善博雖家無儋石不顧也值歲暮其婦崔泣謂公曰窮迫如此妾實不能同作餓殍爲君計粥妾亦可度歲不然願賜絕婚書俾妾另覓生活公笑曰卿識何淺我未交大運耳日者謂我命當至一品姑徐之勿愁富貴也婦曰君有此大福自有與君同享者妾不敢作此妄想請與君辭聽君好消息矣公不得已書離婚書與之會同里一餅師將謀娶婦婦得書忻然嫁之而去公由是無所聊賴初郭外火神廟有道士素善公暇日常宿于廟道士性嗜弈其技絕劣然好勝有從旁教客者脚之次骨或豫以酒食暗客令客歡且喻意焉知其癖者每與弈必讓令勝已然後大悅公自與訂交恆終年弈無一勝故道士對公尤傾

心焉。自是遂襪被來。止廟中。爲道士書疏章。有  
所得。以供飲博。輒盡。人皆呼以陶阿二衣冠。屏  
棄弗與交矣。山陰碣石邨有呂某者。精星相卜  
筮。奇門遁甲諸術。求之者戶屢爲穿。於是積貲  
鉅萬。然仗義好施。故人以員外呼之。後在富陽  
設一旋青行。置秤平準。不欺客。故買于富陽者  
必就與市。而富陽爲徽閩浙交會之地。衆商輻  
輳。凡酒食之館。江山船恆集于江岸。呂間或與  
客偕游。則呼呂三爺。載道姊妹花。有落拓者。乞  
呂一顧。聲價頓起。夜則呼盧徹日。客有負者。呂  
必爲調劑。而呂博有異傳。每博輒勝。所得金嘗  
置牀頭。客或取用之。亦不問。問之。則笑曰。銀  
子本活物。想幻化矣。其大度皆如此。戴癡者。呂  
之值行也。性至孝。因不得養父母。故不娶。每飯  
必先以俎豆祭其先人。然後自食。好拳勇。豪俠。

而勤儉。故所得薪俸常貯。主人處。惟見人之急  
揮千金。不惜人皆往往以癡目視之。亦善飲。每  
以無飲友爲恨。一日晚飲于市。見公袒衣而沽  
飲。飲頗豪。呼而問爲誰。公答姓陶。戴曰。市中有  
陶阿二者。非子乎。視子貌狀似非。碌碌者子能  
飲。幾何。公曰。予好飲而終未有能醉我者。汝豈  
能爲查太史乎。否則何勞絮問。戴喜曰。我將與  
子較量。遂沽濁醪三甕。與公對飲。兩甕既罄。公  
微醺而戴已玉山頽倒矣。公起去。次日戴醒而  
憶之。復覓公飲。相與甚懽。自是遂交公爲酒友。  
富陽有業賣漿者。寶叟止一女。極陋。青癩滿面。  
廣頰而豁齒。日者嘗謂當受一品封。叟疑其戲  
已也。女年加長。問字者壻輒病歿。故三十猶未  
嫁也。至是忽夢一黑猿。撲于身。驚寤。以告叟。叟  
因得母有申屬者。問字于汝乎。翌日戴癡來沽。

漿見女問亦曾相婿否。叟答曰：尙未。且言吾賤而女陋，更誰能婿。戴力以斧柯自任，因論及公。叟曰：是非陶阿二乎。溺賭而濫飲，異日令吾女吸風度日。耶戴曰：嘻！只恐汝女無此福。儻若陶秀才而長貧賤，當挾我兩目。叟詢其年，曰：屬猴。叟憶女夢，稍心動，謂戴曰：明朝可與偕來。旦日，邀公詣叟，一見許訂婚。公辭以身棲廟宇，囊無半文，焉能娶婦。乃與叟謀，贅諸其家。女亦能紡織，不致相累。公曰：卽目前所需，無法可施。妙手空空，奈之何哉。戴又從旁慫恿，力任其費。詣呂處索銀三十兩。呂問所爲，語之。故呂說曰：秀才也。子何處識之。戴言此人非終人下者，故與。曠呂欲相之，使戴召公來。一見大驚，曰：此天下貴人也。但蚤年寥落耳。自後交印堂，運惟木形人，不及享耆耄，然已足矣。回顧戴曰：此事我當相

助立贈公五十金。謂公曰：婚後願與新夫人一光顧也。公許諾，且言此恩必有以報。呂曰：區區者無足掛齒，但有所託者，僕已有四孫。次孫命犯官刑，他日當出于臺下。倘蒙記憶，尙幸垂憐。卽呼其孫出叩公，心識之。受金歸，婚三日，挈夫人詣呂。呂亦許爲一品夫人，歡飲終日而返。自是伉儷相得，機杼之聲每與書聲相間也。公學亦大進。次年舉于鄉，入都擢進士，以教習授知縣。分選湖北，有能吏名，未及十年，至方面。其後巡撫江蘇，值歲饑，公爲請于朝，賑蠲並舉，活數十萬人。吳人皆尸祝之。官至兩江總督，時鹽漕積弊甚深，公特創設海運，票鹽以救之。吏民稱便，鹽政一清，受九重知遇，眷注頗隆。而公已卒于兩江督院任。所諡文毅。是時寶叟亦已物故。公臨卒，屬子孫世世奉祠。叟云：方公之巡撫江

蘇也。呂某次孫。以索舊逋至蘇。毆人重傷而死。方訟繫。公卽爲贖罪。釋歸。贈以千金。公之捕鹽梟王乙也。諸官吏咸憚。恐激變。公密敕武弁率兵往擒。獲梟。示時。棋道士適在。撫署笑曰。不意陶二有此辣手。公不爲忤也。先是有粵僧善相術。常相戴癡。年過四十。當以武職顯。得三品封。戴笑曰。天下豈有爲人值行而受封。語乎。及公貴。果爲援例。捐守備。湖廣趙金龍之變。公薦戴從征。凱旋以軍功超授副鎮。數年。予告回籍。歸從喧赫。崔氏方曳杖乞食道左。詢旁人。盡悉戴發跡之事。臥轍乞憐。戴詰其由。叱之去。婦號泣。終夜自縊。死其所。齋餅師蓋久。以饑寒死矣。

### 清醒室叢話

(賊 菌)

楊得山

楊得山。魯之蘭山人。少孤家貧。備於僧寺。瘦如

人。腊寺僧某。精少林拳。惟不輕以技示人。憐得山孤苦。零丁瘦弱。若此。將不壽。乃授以拳術。五年而技成。勇力過人。僧死。持服三年。哀感如喪考妣。明季寇盜充斥。得山數與賊抗。每得賊。或抉其目。或割其耳。賊噤得山甚。某日盜數百人。持利刃圍其莊。曰。若獻出楊得山。卽解圍去。玉帛子女。一無所犯。否則縱火延燒。使全村爲灰燼。得山集莊人。辭別莊人。不可曰賊。雖衆合力以殺賊。君爲先驅。某等繼君。後努力殺賊。誓不反顧。勝負未可知也。若獻君以付賊。賊之仇君必生啖其肉。萬無生理。君爲鄉人以殺賊。故種深讎。鄉人何忍送君於死地乎。得山曰。不然。因一人而禍全莊。我雖生死者衆矣。我挺身而出。吾有舌在。必能給賊。而獲存。徐圖兔脫之計。則禍不及於鄉人矣。挺身出受縛。賊果如言解圍。

去既歸賊巢推得山出將鞠而碎割之得山狂

笑不已曰人言賊無識而不知事理今果然也

賊首止衆勿刃山得問之曰若所言何謂也曰

吾受雇於鄉人與汝等爲敵盡吾職也汝輩中

亦有同伴使同伴者奉命而出殺敵不力同伴

將以之爲何如人賊曰若能爲吾黨用乎得山

曰苟始終不犯吾故鄉吾敢不聽驅遣賊首笑

解其縛取酒飲之同誓天日而陰擇賊之驍勇

者監視其行動跬步不離得山知之諛諂備至

同黨咸言於賊首謂得山無二心小出劫掠得

山所獲一無私取悉以奉賊首分得財物亦盡

贈其同黨以故愈得同黨歡盡得賊情某夕賊

首壽大宴暢飲人盡醉得山夜逃歸鄉集壯丁

報於官軍屯山右得山入賊巢縱火焚之壯丁

隨其後鼓噪殺賊賊向山右逃官軍盡殲之遂

夷其巢

李增毓

(賊 菌)

李增毓字隆卿陝西人少好讀書謂古人之智

無不得之於書稱智藝者非異人善於讀書耳

既長習騎射諸般武藝無不精而尤善雙劍曾

著有雙劍譜取古人之成法而變化之或勸之

付棗梨執不可曰藝之精無止境脫有疏漏足

以禍人故其書未能傳遊武庠入營効用康熙

三十二年從征噶爾丹與友高某俱增毓有所

謀畫高爲之斷壘不獲勝嘗握高某手笑曰古

人有房謀杜斷之言使余兩人並肩立於朝房

杜不能專美矣師行至召木多地遇賊增毓率

所部五百人以強弓長箭之射賊陣增毓縱馬

舞刀突前奮擊賊大潰增毓恐中敵伏乘勝收

兵還數里而高某不見聞從者言陷賊中乃拔

劍復入賊中。果求得之。殺追者數十人。翼以歸。每殺賊立殊勳。主將掩其功。囑爾丹平。僅發山東以守備。卽用借補兗州府。郟城縣把總。境有巨盜案。如山積。軍營官弁不敢問。增毓未就職。前隻身先往探得賊巢。手擒巨盜。既就職。羣盜復仇。選藝至精者十餘人。夜入把總署。蹂升登屋。屋瓦無聲。破扉齊入。增毓已設備。操雙劍伏暗處。連殺三人。衆盜忿甚。並攻增毓。增毓雙劍如掣電。寒光灼灼。諸盜無一生還者。境內肅清。遷千總。更以功升都司。于役天山。積勞至疾。卒於營中。未能生還。玉門關也。

### 雙藤老屋筆記 (環綠)

#### 山洪

涇州在高原之麓。其城無東西二門。南北門相距約半里。而南門地勢較高。其直通北門之大

路成陂陀形。光緒壬辰秋某日。大雨傾盆。原上之水頃刻積成行潦。不及流注於溝。從原上直入南門之大道。倒峽而下。如高屋之建瓴。水時南北二門均不閉。水自南門入。沿直路向北門。出水流不已。而雨益盛。南門外圍城皆水。其高度不及女牆者約三版。先嚴時任刺史。聞警後率家丁衛役登南城。見水勢汪洋。附城市廛居戶俱浸澤國中。惻然憂之。役曰。此蛟水也。有蛟爲患。當祈禳。先嚴用州俗命殺羊投水。禳之。或言見狀如黑犬者。浮游水中。疑卽蛟。事後查詢水災狀。受水浸灌者。略有損失。南門外東首有鞋底肆。爲水所沖。全肆盡毀。器物蕩然。人有得其漂失之鞋。底拆視之。則以字紙製成。因指肆毀爲遭天譴。云案蛟能發水。無可徵實。所謂蛟水者。卽山洪也。涇州之水。其退尙速。則以南北

二門間直路作陔陀形。利於水之就下也。然環城無池。山洪暴至。不能以池為壑。此則當時建築之缺點矣。

張飛偶象

陝西咸陽縣城臨渭河上。河有舟行。旅車馬自醴泉來者。欲入城。預用舟渡。長安十六景。咸陽古渡其一也。城上堞樓。供蜀漢張飛偶象神靈。特著並藏飛舊械。九節鋼鞭。一相傳。達渭河暴漲時。環城皆水。水高及半城。邑人擡鋼鞭。出置女牆上。水即退。如不退。則昇飛偶象供堞樓前。以為鎮壓。水無不退。咸陽當三國時。屬魏。飛之功烈未及也。乃身後為神。聲靈赫濯。此亦粵俗供漢壽亭侯象之類與。

狐

楊某業造紙。居於澗。租從姪平屋三間。安排紙

缸。夫婦二人及夥件數人。頗勤其業。另租後鄰許姓屋一間。推積碎紙。蓋備作造紙之原料者。平日鎖閉其門。非取紙不啓也。一日門鍵如常。屋內忽有煙出。旁鄰驚呼。楊某急啓戶取水灌之。見所燬碎紙少許。不以為意。仍閉戶加鍵焉。越數日。火忽起。施救之已無及。屋燬碎紙焚大半。而四鄰則未殃及也。翌日。楊將燼餘碎紙置廣場上曬之。紙未乾。火又起。撲之而滅。入晚收燼餘紙。推積屋後。與余家後門外竹籬接觸。未幾。火又起。其光熊熊。高出屋面。余與家人急灌以水。得即滅。熟視之。紙盡而籬不焦。余疑楊有仇家縱火。故屢次失慎。然無形迹可尋。余囑楊另堆碎紙。伺有無縱火者。伺之數夜。寂然。或曰。狐為祟。余不信。楊亦不信也。既而楊遷他處。余久不悉其狀況。半年後。一日晤楊於途。余詢其

近日營業如何楊曰大佳初從令姪屋遷出後轉徙數處火輒爲患至火神廟祈禱亦無效最後遷至方濱橋恐火復爲患信爲狐供大仙位日敬以蔬果火竟不復作營業亦日盛余不信狐聞楊言莫能究其遭火之故無以難也

### 昔非軒隨筆 (逸民)

#### 周二娘

鎮海山北周二娘母姓朱名秀華小家碧玉略通文義性賢淑能勞苦年方二八歸同鎮周二官爲室事姑至孝伉儷甚篤家雖貧絕無勃谿怨恨事二官早孤由母撫養成人年十七母因病弱乃爲二官娶妻二娘來歸家道已窘甚二官年輕諸事均不問二娘殊憂急知非針黹補助不爲功卽挽隣人介紹女紅日獲百餘錢補家用如是者三年姑病日益劇二娘旦夕不能

離左右以致無暇再事針黹因而饑殍不繼二官始大窘夫婦相抱哭二娘勸慰曰男子當圖自強志氣萬不可餒桑榆之收猶爲未晚切勿效女兒態以自斲其勇銳耳二官嚙然不語詰朝二官夜不歸二娘不爲異至次日三日仍不歸二娘始疑駭四處託人訪其蹤音信杳然二娘晝夜惟以淚說面甚至焚香禱祝不爲功然姑前仍現歡愉色佯言由隣介紹爲某富家司賬藉慰姑望若是者又三年二娘殆無日不在淒風慘雨中討生活也然二娘苦持至今精力已竭親族告貸已遍室中什物無存而病姑呻吟床褥食量益宏大日夜號饑不忍聞二娘無奈亦祇低泣薄命暗喚奈何而已一日日已晡姑媳二人尙未得一餐二娘計無出于是不得已而告急于隣



隣有黃某者家小康性登徒久涎二娘色而未敢犯是日忽見二娘含淚過其門黃乃含笑出迎曰娘子何憂急乃爾苟有所需何妨早告某爲娘子事諒可竭力代謀耳娘子何必日夜焦急哉二娘正在危急間不遑細味黃言遂斂容伸謝曰苟能成全姑命得待二官歸來者妾俟來生雖以牛馬報君恩亦所願焉黃某佞笑曰今生之事何云來世今蒙娘子惠盼某已受賜多矣且待片刻某當囑人担奉食物到府也其時二娘救姑情急方寸已亂祇諾稱謝而無疑其他不一刻黃某果僱傭工担米肉至二娘出迎立談姑病一二黃某卽展其如簧之舌肆其挑撥之詞並云二官出外多年音信不通生死莫卜娘子縱堅貞自持奈姑老家貧何某以爲娘子徒自喫苦耳談笑間並由袖中出贈銀

幣五十云區區薄意聊爲老太醫藥之助而遂娘子孝思之忱耳希賞收之二娘聆言察色知是包藏禍心不懷好意奈爲環境所迫姑病堪虞實屬後顧茫茫再四思維惟有犧牲自己生命善爲病姑醫藥他日二耶歸來尤有母子團圓之日意既決遂毅然向黃某拜受銀米自後黃必間日一餽物三日一贈銀故二娘家中遂無日不有黃某踪跡矣然二娘雖是假與周旋而芳心中已寸寸欲斷矣二娘既得資助無日不爲病姑求醫藥姑病得大減久之竟略有餘蓄家中什物亦置備楚楚越二年二官仍無音信二娘乃出餘蓄密購一女名鶯鶯者年十八貌姣妍二娘特闢密室使居之他人絕不知焉侍姑之暇輒與鶯鶯坐談孝姑治家之道鶯鶯未審二娘意初祇唯唯諾諾而已再二年鶯鶯

日被二娘陶冶力已略知二娘胸中抱負矣二娘殊喜慰

一日忽有一大漢排撞入二娘急趨出瞻視之不覺驚駭狂呼曰二耶今日始歸耶遽前抱持大渠二耶力慰之旋謁母母見二耶魁偉甚幾不識迨聞音不禁苦笑而問曰吾兒歸耶兒竟不念母媳二人盼望之苦耶憶當年雖爲境所迫抑何不別而行耶屈指十年竟無一字竹報耶二耶跪地請罪並述當時憤于貧困急求自立計故決定暫闕晨昏鼓勇出門以求際遇耳尤幸轉輾流徙由紹而枕正在日暮途窮饑寒交迫際忽遇黃姓老者見而憐招兒至其店暫充夥友職兒因創重痛深日夕不敢辭勞苦老者愈賞識攬兒爲司賬于是營業大盛年獲巨金兒于是更在湖墅地方添設分店一處營業

愈發達年獲必萬金上年冬老者因無子欲將愛女爲兒妻兒力陳早有家室不敢從老者無奈乃將新店財產贈與兒兒固辭老者反不悅兒遂拜而受綜計新店財產差幸衣食無憂惟兒終身愧憾者是在際離母妻十載耳母知二官得奇遇實屬喜出望外既不略事責備復用好言安慰且令休息二官退出卽與二娘略談別後事二娘談笑自若絕不提及當年傷心困苦狀二官征衣甫卸故未詳詢家中一切情形詎知二娘自與黃某結識後卽將經過情形詳細記述藏諸懷中以備日後原情略跡之鈇證其爲二官預納鴛鴦者亦係他日替代已職並示必死之準備耳晚飯後二官因風塵勞頓卽行辭母回房夫婦二人略敘溫存後候已酣入睡鄉豈知黃梁夢醒日已三竿急起下床忽見

二娘高樑懸掛按體已冰二官驚駭呼號四隣咸集無奈救已不及嗣在身畔復得絕命記述一篇二官泣讀竟乃知二娘委曲求全捐軀救姑之所致焉二官且讀且媿不禁抱屍大哭悲痛幾絕事後隣里親族咸嘉二娘孝乃決擬詳敘事蹟公請朝廷旌表褒揚俾慰幽魂而表孝烈云

### 五塵譚

曼陀羅室主人

#### 靈猿

西湖靈鷲寺林壑幽深名跡甚夥有呼猿洞者在山石上圓孔若大錢就而呼吸之有聲嗚嗚若鳴笛相傳昔有猿猴棲息山岩間寺中有施主作佛事并齋猿者先時在寺門懸示施餽首若干枚屆期呼洞作聲即有猿羣魚貫而來適如餽首數敬禮甚虔各分一枚頂之而去云

#### 智鼠

螳螂吸蛇腦立蛇首以鉗劈之蛇無奈何也蠅虎捕蠅躡足而前一撲而得蟻得食物若物重四周之蟻猶不能曳之者則前蟻攀物後蟻即齧前蟻之腿如此類推視物之輕重判蟻之多少而曳之走矣微物之智焉某姓家有菜油半缸一聞又有偷油鼠之智焉某姓家有菜油半缸一日夜靜忽來偷油鼠一羣主人聞而默覘之見鼠徘徊缸沿上不敢下蓋油僅半缸下則缸中滑不能復上遭滅頂矣良久一大鼠昂其首唧唧作聲若揮其屬下者羣鼠乃聚於缸下一方面力掘其土頃之土漸鬆而缸漸傾側未幾油竟溢羣鼠乃得從容竊之主人大奇嘗以語人由此可見物皆有智固不能以其微細而斥為無知也

豸獅

有豸獅者。訓狎無忤。攜之五都之市。縱觀博資。或橫臥於地。使獅過其上。乃能躡步不踐。及人或揪其鼻。或掉其尾。柔順如犬。既豸者。探手其口。獅亦張口任之。繼以首入。迴旋自如。觀者方大譁。豸獅忽輕合其口。齒巉巉觸豸者頸。雖無傷。然格於齒。欲出不能矣。豸者乃大駭。在獅口內發聲詢其伴。獅目作紅光。否則獅故相戲。無害也。驗之閃爍作紅色。知怒發矣。豸者自知命已不保。因囑其伴。急出火器擊獅。斃蓋獅怒。不易制。非在柙中。必且傷及多數觀客也。迨槍發中。獅要害一擊而斃。齒乃驟合。豸者頸如截。首落獅口矣。

山人

明給事錢夢皋。當外補。因出入閣。臣沈一貫門。

下特旨留用。時論嘖嘖。一日吳中有布衣。在一貫座。夢皋戲曰。昔之山人為山中閒人。今之山人為山外遊人。布衣答曰。昔之給事乃結黃門事。今之給事乃給相門事。一座大笑。此事可與蔣心餘嘲陳眉公詩參看。蔣作臨川夢傳奇隱。奸一折於眉公。上場詩引云。裝點山林大架子。附庸風雅小名家。終南捷徑無心走。處士虛聲盡力誇。獼猴祭詩書。充著作。蠅營鐘鼎潤烟霞。翻然一隻雲間鶴。飛去飛來宰相衙。謔而虐矣。或謂實借眉公以嘲袁子才也。

兜子

山中輿有所謂兜子者。取兩長竹荷肩。亦有橫桿攔肩後。如常輿。惟中垂兩繩。橫繫一板。作坐具。坐者後橫縛一繩。以倚背。其前復垂兩長繩。仍繫一狹板以支脚。則上下山峯。坐者可無仰。

撲之虞。製亦簡樸而易舉。宋姜白石昔遊詩中有云。欲識所坐輿。橫板挂兩竹。狀如秋千。垂高下。不傾覆。形容甚肖。且知此具沿用古矣。

## 遊 記

## 華北遊記(續)

(復 菴)

三日晴。作晚疲乏太甚。晨起已紅日滿窗矣。今日爲到京第一日。不作團體參觀。任便探訪親友。余先作一家書。述途中平安。已抵北京。覓郵筒投之。京中喉症流行。乃購福命片一匣。時取一粒含口中。以防傳染。余京中殊少親戚。同學則甚多。先以電話通知北京大學教授許君。約其下午一時。在北京公寓少候。九時許。坐人力車至琉璃廠高等師範訪丁君。四年不見。千里乍逢。喜可知也。該校適值罷課期內。而多數學

生仍自修不輒。校舍規模尙宏大。維宿舍光線不宜。分史地理化國文英語數理博物六科。各四年畢業。附設體育專修科。教育研究科。美術專修科。織工科。均三年畢業。又附屬中學。高小國民學校。均在校外。圖書館規模狹小。書亦不多。余因欲嘗北京本地風味。與丁君在燕春居小飯店午餐。費錢九百五十分。已足。果腹菜亦不惡。午後一時。自楊梅竹斜街坐人力車至米市大街。需時半小時。車錢八十文。較上海廉多矣。至北京公寓。則許君已先候。許君精研數學。頗有發明。沉靜質樸。爲余所敬佩。暢談二小時。返至高師師範丁君處。坐一小時。偕丁君至西河沿迎賓旅館訪張君。不遇。乃別丁君歸寓。晚餐畢。張君懷柳自中央公園歸。盛稱遊客之多。景物之佳。遊興尙濃。尼余夜往。余從之。至則遊

人已稀入內古木參天陰森可怖燈火又少不敢久留懷喪而出今日途中所見者有藥駝十餘頭爲狀甚奇滿洲婦人束高髻傅脂粉鮮豔如彩繪泥人煤礦工人驅車過市面目黧黑僅露白齒如非洲土人街上灰沙既多風起塵揚迷目塞鼻故男子常戴眼罩女子亦以手帕蒙首惟人力車夫則飽受灰沙而不能避爲最可憐矣。

四日七時晨起早餐後偕惲君至附近西長安街一百零一號訪君怡弟晤談一小時數年不見君怡之學問閱歷已與時俱進惲君謂其英爽秀美誠爲定評九時回寓隨全體同學往晤葉校長出至交通博物館該館籌備已久尙未完工略備各種模型無可詳觀下午至琉璃廠北京電話總局參觀北京人稱琉璃廠曰廠店

兒昨日至高等師範費車錢一百二十文今日至此僅費七十文而已北京電話局城內有三爲東局南局西局皆用公電池制度南局卽總局連南苑北苑西苑通州保定共八處裝戶約一萬家總局交換之數約三千號接線卅人領班一人副領班四人每人管一百四十餘號每日作工六小時每隔二小時更換一次此局所用機器均爲西方電氣公司第一式各種情形尙稱完好參觀畢乘便至勸業場百貨雜陳形形色色不愧五都之肆也余購德州手仗一支返寓則許君崧英已來訪約在附近葛姓家相候至則張君稼孫亦在座相見各道契闊許君邀至單牌樓嘉禾春晚餐許君請余點菜余見菜單上有珊瑚荳腐信筆寫上菜至乃爲紅辣椒所製不能下箸相顧失笑天下物固多美其

名。而。無。其。實。者。又。何。尤。焉。餐。畢。至。水。利。局。許。君。辦。事。處。縱。談。甚。樂。二。三。千。里。外。得。與。四。五。年。不。見。之。同。學。晤。談。一。室。之。內。真。不。易。得。也。歸。寓。已。十二。時。矣。

五日晨起。盥洗畢。稍進早餐。即隨眾同學參觀天壇無線電臺。同行者三十餘人。均坐人力車。魚貫而行。前呼後應。洋然自得。出正陽門大街。道直如矢。甚為寬廣。至外城天壇門口下車。右轉數百步。即為無線電臺。天線有二種。大者作丁字形。高二百四十尺。小者作曲尺式。天線傳達電力。僅五基羅瓦德。各種機器。皆為德國德律芬根公司所製。收信機亦最新式。能收歐美各地電信。適有西方電氣公司拉克君。在另一室內。試驗無線電話。並用留聲機傳達音樂。拉克年事尚少。眉目如畫。試驗講解時。露其愉快。

之色。引起余等無限之興趣。出無線電臺。乃遊

天壇 (未完)

### 洞庭山水題

(烟橋)

洞庭湖中有君山。山不以洞庭為名。而三萬六千頃之太湖。乃有東西洞庭。山夷考志。乘洞與庭為二山。後人合而稱之。復以東西為別。其地山水秀逸。風土淑美。願遊者。藁少則以風濤險惡。舟楫困難耳。余於去年端午。與友人同往。雖往返不逾周星。而所見聞。已勝讀書十年矣。端午之晨。赴胥門日暉橋。附輪往東山。於舟中識曹張二君。指示甚詳。過橫塘。在石湖中。遙見楞伽聳翠。孤塔凌霄。行春橋。駕山下湖波。柔媚若得一舟容。與清空之樂不減。西子湖中也。惜乎淫祀復燃。迷信者。眾中秋。申月。遂成巫師之會。致來鬼湖之謠。湖山蒙不潔矣。七里至溪上。

八里至白陽灣。十二里至橫澤。吳之大市集也。以產酒聞。六里至浦莊。十二里至新開河。以叢樹疏密故。東山忽隱忽見而爽氣已撲人眉宇矣。兩岸皆魚池桑林。至渡水橋泊焉。是地爲東山之市集。有三元旅館。下榻於是。因爲時早。遂雇山兜遊雨花臺。在山半。可三里。新建危樓。題名醉墨。右室曰枯石山房。面湖南而東。山兩端環抱如箕。臺乃踞坐於其間。有聯云「湖山成千古畫圖。南望吳江西。颯夾浦北臨。惠麓東達金閭。此處足清遊。古刹被名僧所占。」景物極四時佳。景春風柳岸。夏岫雲峯。秋正歸帆。冬積雪。我生厭塵俗。一官爲勝地。而來一爲秣陵俞鐘彥所撰。時任江浙警務。頗能包舉勝概。寺僧出素饌八色。佐以麵。復向購碧螺春數斤。碧螺春者。洞庭之茶葉名也。碧者狀其色。螺者狀

其形。春者紀其時。在清明前者最嫩。採者多爲女郎。耶曉起入山。摘柔芽。以纖指捻之。使乾。卽蜷曲如螺矣。洞庭碧螺春。與龍井獅峯茶相頡頏。而淡遠過之。其上上乘者。有白毛。未去。以極沸之水。泡之。飲之。清香永留舌本。而無澀苦。價亦昂甚。最高者。以兩計。須四角許。後復託潘君少雲代購若干。則以過時不可得佳。若在清明時節。來當得一鑿茶癖。昔人以茶喻美人。所謂從來佳若似佳人。也是則螺螺春者。苧蘿村中西子之流亞矣。寺後有萃香泉。僅一小潭。水至渾混。惜哉。有茶而無泉。可見兩美之難兼也。自此直上。百大尖頂。卽莫釐峯也。以力疲未登。下山訪潘君少雲。約明日遊西山。初六日曉色昏沈。已而雨下如注。遊興大殺。至潘君處。則云風雖微而雨大。不便去。乃至安仁



里遊嚴氏祠堂。從後門入。初聞人言。門雖設而常關。不能如湖上諸莊。有看竹。何須問主人之樂。必得當地有交誼者一言。始可入。乃輿人力言。無妨與門者相熟識也。至彼果然。門者開門延納。得縱遊觀。門以內廣場。爨土作寺。建亭其上。迴廊繞之。有敞軒。額題曲谿。云是文徵明舊題。爲遺老堂故址。康南海遊香雪海。遇嚴孟繁。以詩相贈。遂張於壁。詩粗擴。不耐尋味。出至星廟門前。大樹森森。山路淺草平鋪。經雨後蒼翠欲滴。山門題第一山登觀音閣。可看東山盡頭處。山頂雲氣翳翳如蒸。又如畫潑墨山也。返至潘君家。留共小飲。午後天霽。駕一葉扁舟。沿山麓而去。至龍頭山。以山上有石龍之頭。二故名。旁有砲臺。已廢。志稱葑山。故寺山題葑山禪院。多塑星宿。側爲路文貞祠。文貞名振武。甲申之

變守吳中。率家丁保洞庭。教山人借迎神習武。事保障一方。得以安謐。乃祭於社。云甚著靈異。有閣曰誦月。並系文貞詩云。一中藏萬頃。愁欲訴湖山。月事事痛關心。先從何處說。近此有地曰西河。產茶多且佳。命童往購。約以明日出山云。略坐便返。掉歸寓。欲治酒食。不可得。逆旅主人以家肴相餉。主人初疑吾儕有事來。此及聞爲遊覽。則大笑。以爲蠢蠢諸山。有何可觀。固不及海上陸離光怪遠甚矣。不意如此。湖山解人難得也。

(未完)

藝苑

苑

疆

邨



# 哈蘭士醫生著名靈藥

## ○內服六零六

清血解毒首推此藥專治楊梅結毒風濕骨痛濕熱瘡癩癰疽潰爛癩瘰結核子宮腫痛小兒胎毒一切血毒不清等症服此藥無不獲效每瓶洋一元七角五分

## ○六零六藥膏

下橫疔痲梅毒潰爛痔瘡疥瘡濕瘡頑癬無名瘡毒諸般外症以此藥膏搽於患處有祛濕拔毒長肉生肌之效每盒洋一元樣盒貳角

## ○人中寶補藥

此藥補血生精君如患血氣不足腎水枯涸真陰虧虛火旺以致面黃肌瘦腰酸膝軟耳鳴眼花精冷精薄百般虛症男女老少服之其益非淺每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 ○止咳保肺漿

此藥清金養肺功效超羣專治傷風咳嗽時行咳嗽腎虧咳嗽老弱咳嗽以及頑痰氣喘咯血吐血肺癆肺萎等症服此藥極為靈驗每小瓶洋一元大瓶洋一元七角半

## ○潤喉保肺飴

此飴消水化痰止咳甯嗽其功與保肺漿同質輕味美攜帶便利凡行旅經商常備常服可免途中勞頓感冒風寒喉乾口燥咳嗽痰喘等症每盒洋一元

本藥房自運泰西

各國原料藥材醫

用器械化學儀器

婦女化粧香品大

小鏡箱鏡頭手提

快鏡千片白金紙

香水香皂以及衛

生用品應有盡有

如蒙 各界賜顧

格外歡迎特聘西

醫博士黃冠英醫

生常住診治內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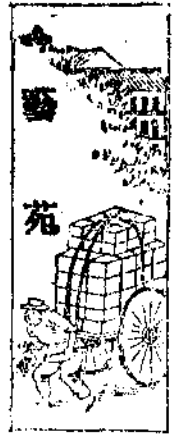
各症另設配藥部

專配西醫方劑莫

不推誠招待定價

克已諸希 公鑒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太和藥房 各埠分號 及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詩話

海藏樓詩之研究 (續)

(大可)

海藏詩格。凡有三變。自巳丑至辛丑十年之間。一居日本。再遊武漢。南皮尙書極倚重之。同時朋輩如顧子朋。王可莊。丁叔衡。陳弼宸。沈子培。黃仲弢。劉葆真。張季直。陳叔伊。諸人。並負海內清流之目。而海藏抵掌其間。靡不推服。故爾時所作清新俊逸。出入東坡。後山。放翁。遺山。諸家。此第一期也。癸卯至乙巳三年。督師龍州。以詩

人而爲邊帥。窮塞主語。自不能免。而以山川之關係。聲情抗烈。彌近柳州。此第二期也。辛亥以後。避地滬上。於風瀟雨晦之辰。抒麥秀黍離之感。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其所作。沉著鬱怒。轉與昌黎宛陵爲近。此第三期也。近日陳仁先(曾壽)稱之爲鄭重九而周梅泉(達)則稱之爲鄭龍州。皆各就其一時而論也。

海藏樓詩五古最多。殆無一首不佳者。區而論之。則少作清新壯作激越。晚作沉鬱。時爲之亦地爲之也。少作如家書至却寄兩首。婉於昌黎而俊於宛陵。令人諷之一往情深。眞絕唱也。茲錄第一首於此。(古今詩話每摘數句。然詩有可摘句者。亦有須全錄者。當分別觀之。)詩云。書來意萬千。隔紙一重持。翦手自發尙恐讀。易窮向來喜。夜書鐙花別。幢幢墨淡字。斷續體

勢殊未工。實亦無所語。但道無恙。儂欲知許時。事丁甯。尋歡。惊生理。本可笑。日對蓬髮。僅甚思。逐春遊。出門成孤蹤。正月月圓時。斜街鼓。鞞。鞞。二月月圓時。我在官學中。詩就還獨吟。書史頗亦攻。署中時來云。某日當趨公。賃車便應去。車聲何玲瓏。友朋有幾人。旬餘或相逢。笑談破無俚。神情終怱怱。說歸漸可厭。畫餅飢豈充。回頭看庭樹。誰能送飛鴻。今人每推黃公度。今別離四章。以為古今言情絕唱。實則堆砌新名詞。而我持較海藏終慚形穢也。

海藏晚作。當以海藏樓雜詩為最。不特五言之弁冕。抑亦全集之眉目也。其因時起興。則昌黎之秋感懷春也。其即境抒情。則東野之寒溪立德新居也。其託物成吟。則東坡之子由園中草木也。茲亦摘錄數首於此。海藏樓雜詩第十八

首云。秋深氣數變。早覺因始衰。息燈寒稍入。幽如相欺布衾。頓不支腹鳴。輒欲遺晝動。而夜靜。遂悟此理。為起行繞室中。運氣達四肢。徐令血充體。煖力歸腰圍。濟勝須有具。筋骸非蠱時。獨寐還晤歌。夜色付與誰。又丙辰雜詩第六首云。登樓不見海。朝夕望海氣。鷗飛態轉遲。始覺海已至。憑高目難窮。胸次必小異。心知鷗所樂。造物靳我翅。柳州慕為鶴。毛翻有仁義。泰清果忘飢。惡世良可棄。案此詩散原極推重之。自謂耽吟一世。無此結想也。又戊午雜詩云。前身為戍卒。夜夜登戍樓。一生看太白。不知春與秋。今我復何為。山川非昔遊。杜門獨長嘯。兵戈送白頭。夙根殊未忘。聞雞如有求。終年起殘夜。哀思變明幽。世亂須至人。安知非楚囚。及我老未衰。為君著兜鍪。案此詩楊雪樵最稱道之。

三詩思深而旨遠他人爲之或搖筆終日不成一字或下筆千言轉無是處而海藏爲之旨深而非晦語澀而能達苟能熟讀而深玩之始知俗詩之可惜也

海藏晚作亦有極清麗者然不多觀也如味雪軒圖一首云辨味必以口未可與言味雪味尤玄孰能推其意謂雪味在茶舌本得深致非甘亦非淡仙境吸沆瀣或疑味在梅疎枝耿窗外天花正交舞幽香忽微至又疑味在酒却寒宜薄醉冲然適其適醇旨若可會不然味在詩思發覺有異雪中獲神助逸語發出世尋味入非非得味自天際試約軒中人街寒共驢背是詩淡逸似宛陵於海藏晚作爲變體矣  
詩人詠史濫觴已久仲宣子建太冲延年皆嘗爲之至東坡始覺厥旨然皆所謂史論而非紀

事也紀事之作始於宛陵如讀梅子真傳讀司馬季主傳桓妒妻淮陰侯廟留侯廟等篇僅據史傳敷述一過絕不參以片言雋議而其人之忠奸美惡事之成敗得喪讀者已能了然胸中惜自宛陵而後絕少此體遂令元遺山楊鐵崖雄視一世海藏詠史之作直逼宛陵如張玄扈超戚元敬叔孫通江盧奴朱游諸篇皆是茲錄張玄一首如下河南張處虛禮辟不可致涼州軍將行被褐忽一至邊章乃小醜豈足煩至計中官久無道海內鬱怨氣來朝平樂觀祖道空府寺車騎握六師出言誰敢異鳴金召軍正酒半一揮釂以次誅有罪餘黨悉拘繫摧山迴日月事若反掌易天地可再造忠正各在位何爲不出此震懾頽失次豎子忤常情輕語固傷智悠悠魯陽山翩然從此逝是作即取史傳中語

翦裁而成不蔓不支真宛陵也（案宛陵詠史僅資弔古海藏詠史兼寓諷時張玄一首尤得言者無罪之妙讀者不可不知也）

海藏樓詩不僅紀事者曲盡能事其紀言者亦復妙造自然如紀對南皮尙書語近人多能誦之茲不復錄錄其偶記林穎叔述左文襄語前半首云左侯居軍中歎息語歐齋屈指友朋間才地有等差進士勝翰林舉人又過之我不得進士勝君或庶幾歐齋奮然答霞仙語益奇舉人何足道卓絕惟秀才言次輒捧腹季高怒豎眉又徐積餘隨庵勘書圖前半首云北江論藏書數等意甚備推原正缺失考訂家爲貴何人可當此惟數錢與戴其次辨板片錯訛不少貸是謂校讎家抱經覃溪類又次日收藏異本廣搜致下供博士覽上或備金匱天一閣嶙峋瓶

花齋珍祕岷山傳是樓海內共驚視又如嗜宋刻所獲多精緻旨意縱未窺年日務省記鄔鎮鮑處士吳門黃主事斯爲賞鑒家可喜亦其次乃若錢景開陶氏五柳輩湖州施漢英巧掠仍販賣舊家有中落賤取計必遂富室苟好書索價每十倍其風斯下矣掠販誠逐利前詩較量科舉人才之高下後詩評論藏書家之優劣參差錯落絕妙神情其措詞明淨叶韻工穩猶爲餘事成如容易却艱辛正謂此等然其得力處亦在宛陵也

從來詩人或作聖賢語或作仙佛語或作英雄語或作才子語能作宰相語者惟荆公一人而已海藏少負濟世之志高瞻遠矚不可一世晚丁國變我謀不用憤慨益勝故其所作時有經濟之談如感事四首乃論庚子拳匪之禍設執

政者能用其言何至神器顛沛京邑邱墟耶詩錄如下其一云羣昏自稱豪一奮碎神器罪魁有三士不在徐剛輩榮光首拒戰咋舌敵已怪聶馬久枝梧彼族嘵強對朝中輕諸子謂虜不足畏何虞果掩至很復得狼狽脫令津沽間海城早爲帥微聞金鼓震萬衆已奔潰牽羊必肉袒所全詎百倍京師安如山完取十萬械吾言匪詭誕嚼血聊自快其二云瘦狗無不噬弊木無不標重黎卒死難勁節殊皎皎許子盜所增要領安得保異哉立聯徐駢首豈同道袁許吾傷之決去胡不蚤何人與湔雪未可恃蒼昊其三云京城知必陷所苦吾主耳黑衣縛袴褶無異逃李子當時設有人奉上匿鄉里逡巡稍南趨北嚮下詔旨遂興燕齊甲自翦畿輔匪諸蕃孰不從稅政悉可理徒手援天下甯用折一矢

藝

苑

吁嗟失此會秦晉入井底其四云死或不蔽辜論罪當以榜秉衡等徐崇纔可謂漏網吾嘉宣化守擊剛奮忠讜奈何褒海城此李反見枉天步方艱難是非在刑賞可令天下士西望徒快又海藏樓雜詩第卅一首卅二首卅四首論遼東事癸丑雜詩論鼎革事天下大勢如指諸掌坐而言者可以起而行或以書生大言短之殊淺之乎測海藏矣

海藏樓詩山水之作近柳州亦近東坡如立秋永田町枝山下新居作遊定林觀乾道題名顏氏園獨坐三月三日林山腴招集南河泊四月二日曾剛父招集崇效寺趙堯生招集法源寺等篇皆寫景妍逸百讀不厭茲錄遊定林一首嘗鼎一臠亦足知味也詩云定林亦何有惟有石嵯嶢孤泉澀不駛灌莽圍巖腰殘寺久難興

五



敗牆土。猶焦俗僧。貧物力。誑語空。曉曉那知記。  
名蹟盛。逃蛇與貓。我懷臨川翁。松岑寄寂寥。穿  
雲復涉水。獨往不可招。高躅縱莫尋。神理故非  
遙。清詠入山骨。歷劫元未銷。空山一悵望。悽愴  
心潛搖。猗嗟此何世。仰睇仍層霄。題名從剡南。  
終覺習氣饒。光緒視乾道。後來論宜昭。相牽返  
城郭。酷日愁山椒。

(未完)

畫 架

無盡藏齋談畫

(龍渠)

龔半千賢。畫法全師董巨。雄厚沉著。蒼秀圓渾。  
不涉纖巧。而自逸雅。余家藏有做雲林小景。用  
筆仍是董巨。非倪迂折帶法。茅亭叢樹。均極圓  
厚。絕無寒瘦象。自題云。人以寒瘦為倪畫。不知

迂翁粉本。自營丘來。營邱筆圓氣厚。又昉自借。  
巨。今人徒以枯毫淡墨。寫之何異。東施之捧心。  
也。余所見藕四楚衲所藏雲林真蹟。殊風流豪  
邁。亦復深渾。因為蒼雪先生摹之。知書家之歐  
虞顏柳。無不發源於口口。而畫苑之黃王倪李。  
無不取法於董元也。先生以余言為然。乎紙本  
甚完。整潔白舊。為鄧秋枝藏物。已未秋家君得  
之鄧所。

今歲上巳日。余謁曾農髯師。偶論畫及澀字。髯  
師譬論甚精。因以澀字訣寫河陽蟹爪一株。古  
朴蒼秀。如不食人間煙火。食者石用馬遠斧劈  
皴。而易濕筆為乾筆。勾草如髮絲。章法尤古雅。  
可愛。全幅不施渲染。頗似戴本孝師。亦自喜題  
小楷三百餘字。題云癸亥上巳大雨如注。既不  
能約同人脩禊。適鼻倩來齋中。與髯論畫。髯曰。

當世士大夫無知與不知莫不稱四王吳揮曼  
倩志銳年強當遠追宋元以矯近習髯因隨意  
寫郭河陽蟹爪樹法以馬遠石法櫛之其勾草  
則趙昌法也畫成以示向寥樂毅向叟大驚異  
以爲此畫當從明以前求之曼倩起曰今聞夫  
子言且觀夫子用筆但見夫子作畫之樂其奔  
走古人而不爲古人役者耶髯曰予書亦如是  
耳良辰應有所記遂以此畫記之因書其事是  
日向叟臨李營邱山水并記此又題云兩歲以  
來江西蔡京卿所藏之馬遠大福山水郭河陽  
幽谷圖宋徽宗雄鷄牧雛圖其餘元明以來名  
蹟尙多置之齋中朝夕展玩一月以來汪士元  
所藏宋徽宗晴麓橫雲圖與雄鷄牧雛圖同置  
案頭同時得宣和花卉山水隨意縱覽向叟稱  
髯既享清福又多奇遇拜天之祚錫亦何厚耶

同日并記余舊有字曰曼屏鄭蘇戡師嘗爲余  
書聯署款曰曼君今髯師又曰曼倩是皆余之  
字也已

馬遠夏珪用筆勁秀墨采淋漓爲北宗先型惟  
以年代久遠真跡殊不易覩生平所見不下二  
十餘件類皆膺本獨表伯程聽彝觀察所藏夏  
珪山水卷設局曠逸用筆挺秀寓剛健於婀娜  
取荒寒於嫵媚披襟展讀有飄飄羽化之樂非  
惟真確無疑亦可定爲無上精品後以收藏未  
謹爲舛篋者攫去聞已流於海外此後更求一  
見將不可得可勝慨哉此卷首印入中國名畫  
集幸鴻爪猶可追尋耳又江西蔡京卿家藏馬  
遠踏歌圖（卽卷旨曾農髯師畫題中所敘者  
大致已見前期談薈欄止止軒隨筆）絹本長  
約八尺闊四尺有奇右首下偏以水墨作巨柳

枯樹新枝一筆有長二尺者勁挺異常具見古  
 人工力柳絲用筆又極纖秀三五叢聚蕭疎可  
 數其幽雅飄逸不可名言左首下偏佈稻田一  
 角數人踏歌隴上老壯孩提各異其象雖安插  
 疏落均有呼應可為生平所見人物第一用筆  
 古秀猶其餘事也皴法全用大斧劈自是馬遠  
 本色水氣盡於縑素潤澤欲滴遠松樓閣無不  
 妙臻絕頂楮筆殊不能形其萬一余嘗謂畫有  
 乍觀甚精久讀不佳者有初視不佳細玩得趣  
 者然皆不可定為上品馬遠此畫余五年前曾  
 一見於江西吳氏即嘆賞不置去歲蔡氏留置  
 會農髻師處余遂時獲展玩神妙百出益難測  
 擬真奇觀也

琴娘曲

為歌娘王克琴作

步屋林

咄哉孺子不可輔背城一戰亡安武  
 前張勳所統曰安武軍閩外將軍作  
 繫囚帳下美人出歌舞美人善歌字琴  
 娘少日聲名滿教坊傾國傾城驚絕代  
 如花如錦憶當場王孫貴人誰不識大  
 力乃為將軍得玉簫金管祕風流翠羽  
 明珠妒顏色一閉瑤華今幾年遺黎舊  
 國等如煙飄零法曲知誰在晚晚芳姿  
 祇自憐江月離離江草綠我亦白頭感  
 絲竹落花時節又相逢莫惜少年金縷  
 曲

樂

子

府





彈詞

黎棠影彈詞(續)

高潔

第二回 洞房

(外白)老夫前命張媽往姑蘇買得吳姓女子年輕貌美並且書香之後頗知禮貌老夫昨已命李俊在西廳樓收拾新房今天正是吉日這時候想已安排妥當待老夫且去一觀倘有不周之處可再指點一二(唱)李公想罷便抬身步上西樓舉目睜但只見洞房陳設都精雅奩盒妝檯件件新瓶中花朵齊開放爐

內香烟細細焚名人書畫旁邊掛几淨窗明不染塵牙床一座中間設製作玲瓏雕刻精百蝶羅幃高掛起帳鉤璀璨是黃金步近牙床香馥郁錦衾角枕麝蘭噴李公到此身如醉真有些未曾真個已銷魂一聲咳嗽床前坐走進家人含笑稱(末白)老爺何時進來的下人如何一些沒有瞧見(外白)進來多時了你這裏可已收拾齊備(末白)都已安排妥當了老爺瞧瞧可有不到之處還請老爺明示更改(外白)尙還妥當不必更動了你可知新姨現在何處(末白)聽說仍在張媽那邊想不久便可以同出來了(外白)現在時已傍晚你去傳命廚房中速備筵席一面可請新姨同來飲酒(末白)是(唱)家人奉命便回身囑咐廚子要認真合香酒筵非小可

須防惹得主人噴。庖人點首連稱是。廚房

頃刻動刀砧。(李俊是)回身再到張媽處。細

語輕言問一聲。(末白)張媽可在麼。(老旦白)

是那個。原來是俊阿哥。可是老爺着你來請新

姨。(末白)正是來請新姨。不知新姨可曾梳洗

完畢。(老旦白)完畢多時了。你先去回覆老爺

我同新姨即刻便來。(末白)如此我先去了。

(老旦白)你先去罷。(唱)張媽進內喚嬌娘。(老旦白)

(新姨)(小旦白)張媽怎麼。(老旦唱)老爺相

請到新房。(小旦白)如此奴與你一同前去。

(老旦白)待老婦來攙扶新姨。(小旦白)不消攙

扶。奴自會行走。(老旦白)阿隨這個如何使得

(唱)此處迴廊多曲折。前後來去路途長

(新姨是)凌波瘦削如何走。怕不要折壞腰肢

沾污了繡鞋幫。還是老身扶掖好。如今是千

金貴體要提防。新姨無奈拾身起。扶了肩

頭步出房。灣灣曲曲同行走。張媽含笑語

紅妝。(新姨阿我看你)天然生就嬌模樣。粉面

微紅似海棠。小鼻玲瓏櫻口細。秋波澄潔

黛眉長。兩鬢玉臂同新藕。粉頸螭鱗白似

霜。腰肢一擗隨風舞。(真可使漢宮飛燕妬新

妝。並且凝重端麗能載福。(但留你明年今日抱

兒郎。他年得受皇封誥。老身撮合有榮光

(小旦白)若得如此都是張媽之恩。(唱)想奴

父母雙亡孤苦甚。伶仃弱質到他鄉。蒙你

張媽常照顧。噓寒問暖似親娘。(老旦白)阿

唷唷折殺老身了。(唱)他二人且談且走不留連

轉瞬西樓在眼前。剛扶上梯樓未到。早有

梅香傳語到高年。(婢白)老爺張媽同新姨來

了。(外白)呵呵新姨來了麼。快請他們到裏邊

來。(婢白)張媽老爺吩咐快。同新姨到新房裏來。(老旦白)是來了。(唱)張媽扶了美嬋娟。走進房門掀軟簾。李公舉目來觀看。更覺得新姨是神如秋水貌如仙。(外白)新姨來了。這邊來坐。(小旦白)是老爺在上。賤妾叩頭。(外白)阿啣啣。如今是一家人了。何必常行大禮。張媽快扶新姨起來。(老旦白)是。(外白)新姨這邊坐了。(小旦白)老爺跟前如何敢坐。(外白)我們正須細細談心。如何可以不坐。(小旦白)如此賤妾告罪坐了。(唱)新姨坐定未開言。却見窗前早已設華筵。山珍海錯無其數。象箸金杯放兩邊。(外白)合盞酒筵已經擺就。新姨我們來飲酒罷。(小旦白)老爺賤妾素來不飲酒的。(外白)今日吉日良時。勉飲一盃亦不妨事。(小旦白)實在不能飲酒。(外白)既不能飲。

且來與我同坐一回。(小旦白)是遵老爺吩咐。(唱)二人對面東西坐。張媽梅香侍兩邊。李公舉爵徐徐飲。滿面春風喜氣添。(外白)啊新姨。(唱)我想吳中繁富冠全國。文物風流到處傳。不但男兒多俊雅。便是女子們也都才與貌俱全。想你素在村間住。却無俚俗一些沾。我們杭州山水雖佳勝。風氣文明難估先。(小旦白)這是老爺客氣話了。浙江景物天下聞名。西湖爲全國之勝境。西施乃千古之美人。我們姑蘇那裏比得上呢。(外白)哈哈新姨倒也善於辭令。(唱)他二人談談說說費時光。早見紅燭高燒照豔妝。李公是酒入歡腸心更樂。飽餐秀色喜洋洋。張媽知趣催安睡。老爺阿你看已是一輪皓月照高牆。新姨辛苦眠宜早。可要先來卸晚妝。(外白)呵



呵。果然時候不早了。了環收拾筵席。待新姨用些飯食。早些睡罷。(婢白)是知道了。(唱)梅香領命忙收拾。(新姨是)略食珍羞解餒腸。飯後重新勻粉面。櫻唇微抹口脂香。梅香張媽齊朝外。說聲早睡去相將。李公便把房門閉。回身含笑喚新娘。外白新姨睡罷。(小旦白)老爺請先安置。賤妾尚未疲倦。(外白)哈哈吉日良時休要蹉跎。(唱)豈不聞春宵一刻千金價。休教辜負好時光。來來來莫再俄延從早睡。我來與你卸衣裳。(小旦白)阿嚨嚨。這個如何使得。待奴自己來瞧。(外白)如此快些。(唱)李公手挽新姨手。款款輕輕扶上床。忙把羅幃齊解放。金鈎卸下嚮丁當。個中情事毋庸寫。大不了一樹梨花壓海棠。洞房情節今完畢。教歌驚變下同詳。

劇談

黃葉舞秋風館劇話

(馬鞍山樵)

▲高慶奎之全本空城計

馬連良去矣。海上鬚生。又少一人。除羅小寶高慶奎外。餘子碌碌。何足稱道。小寶近過懶。每值登台。僅有一二好腔。耐人尋味。餘皆敷衍從事。若振作精神。始終不懈。亦未始不為一班有周郎癖者所崇拜。舍小寶外。獨一慶奎可聽。而第一台近染本戲惡習。常排佟家霧呼延贊出世等戲。致使慶奎正工之作。罕於排演。某日。閱戲報。見慶奎排全本空城計。此劇乃一唱念表做兼全之劇。造詣未深者。不克勝任。余叔岩難負盛名。予觀其演此劇。祇取其斬讓一場。蓋演街

亭時。昂首。疾步。不類。一。溫文。爾雅。之。武鄉。侯。喉。僅。六。串。調。唱。慢。板。二。六。兩。段。雖。有。好。腔。奈。爲。喉。音。所。限。不。能。達。出。幸。余。氏。善。於。用。喉。尙。能。對。付。至。於。斬。讓。一。場。重。在。念。做。行。家。所。謂。衰。派。戲。者。是。也。叔。岩。本。此。類。角。色。故。此。場。尙。覺。精。彩。高。慶。奎。噪。較。叔。岩。高。演。安。工。戲。亦。較。叔。岩。穩。其。演。全。本。空。城。計。鄙。意。實。在。叔。岩。之。上。首。場。失。街。亭。大。開。門。上。從。容。不。迫。念。大。引。子。中。一。快。似。風。雲。一。與。一。兩。代。賢。臣。一。同。腔。均。在。第。三。字。提。高。跌。出。第。四。字。此。種。念。法。固。能。博。一。全。彩。然。犯。上。下。雷。同。之。病。不。如。在。一。快。似。風。雲。一。句。將。一。似。一。字。提。高。要。小。腔。跌。出。一。風。雲。一。二。字。庶。免。雷。同。之。譏。坐。帳。道。白。高。下。急。徐。應。有。盡。有。一。街。亭。雖。小。千。係。甚。重。一。句。念。時。聲。容。並。茂。極。見。工。夫。若。入。俗。伶。之。口。則。味。同。嚼。臘。矣。一。兩。國。交。鋒。一。段。

西。皮。元。板。腔。調。其。佳。將。一。犒。賞。三。軍。要。寬。厚。責。罰。分。明。莫。自。由。一。二。句。移。在。一。將。軍。帶。兵。街。亭。守。靠。山。近。水。札。營。頭。一。之。上。於。劇。情。尙。無。大。害。四。句。搖。板。亦。極。盡。能。事。空。城。一。場。小。鑼。上。易。一。兵。札。祁。山。地。要。擒。司。馬。懿。一。二。句。舊。引。爲。一。袖。裏。乾。坤。千。員。將。胸。藏。韜。略。百。萬。兵。一。詞。義。雖。較。文。雅。然。不。如。舊。詞。入。情。猶。憶。昔。年。觀。貴。俊。卿。演。空。城。計。其。引。子。爲。一。與。漢。賊。誓。不。兩。立。至。祁。山。統。領。雄。兵。一。覺。較。慶。奎。所。念。者。爲。佳。惟。念。此。較。舊。詞。難。念。觀。圖。時。二。琴。童。對。面。捧。圖。正。坐。觀。看。至。緊。迫。時。神。情。甚。佳。鑼。鼓。亦。合。拍。好。一。個。大。膽。的。馬。謖。吓。一。段。道。白。念。時。似。面。呈。怒。容。蓋。怒。其。違。反。臨。行。之。言。偏。在。山。頂。札。營。已。預。知。街。亭。必。失。故。頭。報。念。一。如。何。果。然。把。街。亭。失。守。了。一。段。道。白。坦。然。自。若。觀。圖。後。早。料。司。馬。必。來。攻。

取。西。城。已。差。獻。闖。人。往。列。柳。城。調。回。趙。雲。故。二。  
 報。神。情。亦。是。有。恃。無。恐。之。色。蓋。武。侯。斯。時。私。心。  
 竊。喜。司。馬。雖。用。兵。如。神。然。尚。不。出。我。諸。葛。所。料。  
 及。聞。三。報。司。馬。懿。大。兵。離。城。四。十。餘。里。其。來。之。  
 速。令。人。莫。測。且。趙。雲。尚。未。回。城。應。敵。無。人。不。免。  
 為。之。一。驚。然。驚。慌。之。容。又。不。能。現。於。形。色。想。軍。  
 心。一。亂。不。獨。西。城。不。保。即。漢。中。亦。危。險。萬。分。三。  
 探。表。情。以。此。探。最。難。描。摹。慶。奎。演。來。琳。瑯。盡。致。  
 可。佩。可。嘉。唱。搖。板。一。我。用。兵。一。悔。不。該。二。  
 句。平。唱。一。雖。設。下。空。城。計。我。心。頭。不。定。一。句。一。  
 雖。設。下。空。城。計。一。亦。平。唱。一。計。一。字。無。長。腔。於。  
 一。我。心。頭。不。定。一。之。一。定。一。字。要。長。腔。他。人。唱。  
 此。句。均。在。一。下。一。字。提。高。一。空。城。計。一。三。字。亦。  
 提。高。慢。出。計。字。要。長。腔。若。喉。音。不。佳。中。氣。不。足。  
 者。至。一。定。一。字。時。必。力。竭。聲。嘶。無。力。應。付。一。大。

顯。威。靈。一。之。威。字。要。小。腔。接。靈。字。甚。佳。進。場。時。  
 左。手。提。八。卦。衣。角。較。雙。手。反。背。進。場。者。大。方。多。  
 矣。掃。街。場。四。下。觀。望。細。微。無。比。數。句。搖。板。亦。甚。  
 佳。在。一。我。城。內。早。埋。伏。有。十。萬。神。兵。一。句。下。加。  
 一。縱。使。那。司。馬。懿。有。天。大。的。膽。我。量。他。父。子。們。  
 不。敢。進。城。一。二。句。此。為。老。本。舊。詞。今。伶。多。將。此。  
 二。句。刪。去。慶。奎。竟。復。唱。此。亦。可。見。其。恪。遵。典。型。  
 矣。一。放。大。了。膽。一。之。膽。字。由。低。轉。高。頗。為。動。聽。  
 一。我。本。是。一。一。段。慢。板。西。皮。與。平。常。唱。法。無。甚。  
 出。入。惟。一。論。陰。陽。一。之。陽。字。帶。入。中。眼。板。上。接。  
 唱。一。如。反。掌。一。他。人。均。落。在。起。眼。讓。出。中。末。二。  
 眼。為。小。過。門。較。之。慶。奎。稍。覺。易。唱。也。一。我。正。在。  
 城。樓。觀。山。景。一。一。段。二。六。唱。做。兼。施。神。情。活。畫。  
 第。四。句。一。却。原。來。是。司。馬。發。來。兵。一。句。之。馬。字。  
 延。長。四。板。他。人。均。於。第。二。板。後。眼。上。出。發。字。昔。

在新舞台聆譚鑫培唱此時馬字不拖長鄙意此馬字爲此段中最討好之處若不拖長何來精彩且亦易于脫板然慶奎延至四板則未免太過「貪而無厭又奪我的西城」句下接唱「進城來無有別的敬準備下羊羔美酒犒賞你的衆三軍」板上唱「美」字拖長下板上唱「酒」字稍拖卽落「犒賞」二字于板上「你的」二字唱在眼內此種唱法較「羊羔美酒」連唱兩句者耐味多多下句接唱「諸葛亮在城樓把駕等候了司馬你到此談談談心」第一二談字各一板第三四談字同落在一板上眼上唱「心」字慶奎所唱之二六詞句全照老本故有既到此就該把城進爲甚麼猶豫不定進退兩難爲的是何情左右琴童人兩個我又無有埋伏又無有兵」等句唱在

談談心句之後然此數句雖易討好實不易唱稍一不慎卽疵謬百出慶奎唱來板正腔圓令人贊嘆不置下城後大都均於進門後立唱「人言司馬有才能」四句搖板然後下場慶奎獨否於進門坐定後先上趙雲雲下方唱搖板再下斬譏一場唱二句搖板上場卽升帳帶王平見王平馬謖時一段快板一氣呵成字字清白誠屬難能兩次招回馬謖之神情亦佳斬譏之哭極不易曩見譚鑫培演此勿遽升帳慶奎則異是故少博數聲彩也

## 丹桂第一台名伶談(續)

(嘯巖)

### 小小寶義

小小寶義年約十歲內外乃共舞台武生曹寶義之子伶之子而爲伶耳濡目染自能收事半

功。倍。之。效。與。普。通。之。童。年。學。戲。者。有。難。易。之。分。然。亦。視。其。秉。賦。何。如。耳。此。兒。骨。相。清。秀。數。年。前。已。於。共。舞。台。宏。碧。緣。本。戲。中。見。之。去。秋。在。共。舞。台。觀。張。文。豔。演。頭。二。本。貂。蟬。此。兒。飾。漢。獻。帝。袍。帶。登。場。大。有。名。貴。氣。象。見。者。謂。爲。後。起。之。英。今。日。居。然。大。露。頭。角。突。享。英。名。於。海。上。矣。第。一。台。習。老。生。之。范。敏。兒。向。有。神。童。之。號。現。與。小。小。寶。義。同。處。一。台。聲。譽。寂。然。每。觀。兩。童。子。偕。演。十。八。扯。叫。好。者。率。輕。范。敏。兒。而。重。小。小。寶。義。今。而。後。神。童。兩。字。不。復。爲。范。氏。子。所。有。矣。小。小。寶。義。登。台。以。來。所。演。者。皆。文。武。鬚。生。及。武。生。之。重。頭。戲。如。斬。黃。袍。潞。安。州。鳳。皇。山。長。板。坡。投。軍。別。鑿。三。本。鐵。公。雞。等。等。均。有。叫。座。魔。力。鬚。生。戲。皆。係。個。人。演。完。武。生。戲。必。與。趙。松。樵。王。匯。川。劉。奎。官。等。同。演。余。曾。見。其。演。鳳。皇。山。救。駕。第。一。段。時。下。流。

八  
行。之。奇。巧。槍。花。渠。皆。熟。練。之。極。腰。腿。工。夫。雖。曰。童。子。骨。節。未。堅。易。於。訓。練。然。以。乳。臭。甫。脫。之。兒。童。演。來。能。處。處。合。乎。節。奏。真。覺。難。能。可。貴。矣。長。板。坡。係。分。演。第。二。段。演。至。趙。雲。與。張。飛。在。橋。下。辯。論。之。時。道。白。既。十。分。清。朗。有。勁。掉。槍。之。種。種。姿。式。應。有。盡。有。真。俊。物。也。前。日。演。鐵。公。雞。海。報。上。標。有。劉。奎。官。小。吉。瑞。胡。寶。山。等。三。人。之。名。臨。時。劉。奎。官。僅。演。張。國。樑。回。營。之。一。場。因。排。有。水。淹。七。軍。一。曲。在。後。故。也。所。有。配。馬。啓。行。筵。前。痛。斥。鐵。金。翅。及。真。刀。真。槍。之。幾。場。惡。戰。皆。此。兒。演。之。小。吉。瑞。胡。寶。山。之。徒。惟。與。一。般。打。英。雄。旅。進。旅。退。而。已。獨。賴。此。藐。小。之。童。子。跳。躍。於。刀。光。劍。影。中。雖。曰。此。兒。身。手。敏。捷。見。慣。不。驚。然。使。他。人。稍。一。不。慎。此。兒。卽。有。性。命。之。虞。此。種。違。背。人。道。之。戲。不。宜。常。演。也。此。兒。能。演。獻。地。圖。聞。係。坤。伶。

露蘭春所授。每次排演備受歡迎。因其行腔頗肖伶隱也。余則以爲當力戒之。蓋童子學伶隱之腔。最易敗壞。劉天紅白玉芳周福善之嗓音。初唱皆佳。嗣以學伶隱而敗。可謂殷鑒不遠。此兒嗓音雖嘹亮。而短促異常。倘不從早維護。定蹈劉白諸童伶之覆轍無疑。曹寶義老伶工也。個中利害。當深知之。其或者不至以余言爲河漢。

### 筱九宵

爲舞台台主者。率不重視武旦一角。求一中驕之材。聊備一格而已。一般觀劇者。對於武旦演戲。亦復等閒視之。武旦戲碼。總不出四五曲。以內。顧曲人士。稍有劇學常識者。入座必遲。武旦戲定已演過許久。不及寓目矣。武旦之具有堅實本領者。明知無論如何賣力。不能博得富有

劇學知識之一盼。當其演劇時。遂亦潦草敷衍。勉強終場。此種風氣。各埠皆然。英雄無用武之地。不能遽責習武旦者之自甘落伍也。前隸該舞台之武旦朱桂芳。爲北京著名武旦。朱四十四子。家學淵源。其本領可稱並時無兩。就資格論。足與楊小樓梅蘭芳相埒。然而朱伶勾留滬上。甫及一月。卽鍛羽而歸。以視楊梅等南來時轟動一世者。其相去何可以道里計。朱伶尙且如此。其他更何足論耶。然觀於現隸該舞臺之武旦筱九宵。殊未可執一而論也。該伶幼習專門。武旦名滿關東。此次隨高福安劉奎官等來滬。備受歡迎。臺主不爲時習所困。禮遇有加。雖未能如朱桂芳初抵滬時。排打瓜園等曲。爲女軸子戲。出十足之風頭。第觀其所懸之牌。列諸二等。可知臺主重視該伶之藝術矣。余歷觀該

伶所演之戲。如泗洲城盜仙草。取金陵打焦贊。大跑馬等曲。身段之嫵娜。出手之虛妙。蹻工之穩捷。不但可以壓倒苗鳳春。王少雲。祁彩芬。李祥林。諸人。卽與朱桂芳比較。所謂南越尉佗。何渠不若漢。其尤難得者。該伶面龐清妍。其扮相之俏麗。能寓剛勁於婀娜之中。嗓音明朗。唱皆清脆動聽。實不愧爲武旦中之全材也。元元且從前演劇於該舞臺時。余觀其偶與尙和玉合演青石山。見其刀花槍法之圓熟緊練。動合節奏。驚爲絕技。日前觀該伶在天蟾舞臺十班合演中。與李瑞亭張桂軒配演青石山。其工夫之卓絕。直駕元元且而上之。此就其武術言之也。若論其扮相與夫嗓音。更爲元元日所望而却步。是日苗鳳春李祥林輩曾分演一二場。相形之下。遜該伶多多矣。余友鬱波羅館主盛稱。

北京閣嵐秋之武旦戲。爲絕無僅有。假令館主得見該伶演劇。必以譽嵐秋者譽該伶也。自來伶界之習。武旦者大都名小九陣風。含有師承閻氏之意。該伶獨以筱九霄命名。其服膺想九霄（田際雲）也。無疑按田伶係伶界中之重視人格者。雖演戲以斌媚擅長。而天性耿介。遇事剛正。不阿恥與私坊子弟出身。貢媚於權要之嬖伶。爲伍真伶界之明星也。曷哉。筱九霄其於精研藝事之外。母蕩檢。母踰閑。不失命名之初意。與田伶後先輝映可也。

右述諸伶。不過於該舞臺角色中。拔其尤者而已。此外如鬚生王匯川。武生趙松樵。藝兼文武。俱足動人。花衫珍珠花。綺年玉貌。質敏力學。前日與劉玉琴趙君玉等同演花田。錯於天蟾舞臺。大有後來居上之概。是皆能於今日海上伶。

界中自樹一幟者。俟將來觀其佳劇。再爲評臆之。茲編暫畢於此。（完）

### 鼓話

## 梅花館鼓話（二）（子褒）

白雲鵬的玩藝兒。比較劉寶全的確高明得多。可惜一舉一動一腔一調實在太無生氣。此外還有一個極大的毛病。就是祇有說而沒有調。所以有人說雲鵬的大鼓不能稱爲大鼓。調只好叫做大鼓書。這話倒也確切。但是未免太挖苦了。

劉寶全的技藝怎樣。姑且不去管他。只要看他一副粗陋蠢俗的樣子。就使人不勝耐煩起來。偏有人加以全國鼓界大王的徽號。真是擬不

於倫了。

黑子鍾子全學寶全。他倆的藝術無論好到如何田地。總亦不過爾爾。平心而論。黑子之藝確有令人尋味之處。旁的不要說。只要聽他的嗓音。是何等清朗。何等甘脆。咬字固清晰。有勁腔。調亦婉轉入耳。不過身段姿勢太覺散漫。所以內家就都要加以非議了。至於鍾子的技藝。比較黑子還似差得遠啦。試聽他的嗓音。浮而不實。咬字又寬而無勁。姿勢動作學自寶全。當然和寶全犯同一的毛病（過火）上一回到上海來。稍守着一點規矩。所以還不致十分討厭。這一回他自以爲技藝也進了名譽也大了。一副驕人的神情。更令人不敢向邇。常言道。滿招損謙受益。你們吃開口飯的人。那裏可以這樣驕傲呢。



鍾子有一個妹子叫鍾三姑娘。現在亦在大世界露臉了。嗓音姿態和乃姊一般無二。工夫當然不及遠甚。唱的時候。左手用勁太過。而且常常伸直三指。上下反覆的裝做姿勢。真是十分難看。友人介疇說。鍾三的手勢好樣。交易所裏。扳拍員的買進賣出。倒是一種絕妙。比喻鍾三的面貌。還長得不差。資質亦很聰明。不過跟着乃姊學。一輩子至多也不過成一鍾子而已。咳。可惜。

大鼓裏的長板坡。是一種哀婉蒼涼的玩藝兒。唱的人應該格外文靜悲婉一些。才不致背謬劇情。我常常聽寶全雲鵬黑子鍾子唱這一齣戲。沒一個不是氣虎虎雄糾糾的。亦沒一個不是狂跳亂嚷如癡如癩的。你們想想。像這樣的糜夫人。還成什麼體統呢。邗江金小香。年紀學

力雖不及他們幾位老牌子。而唱來却能形容盡致。體貼入微。咳。吾不曉得他們幾位老牌子們看了這後起之秀。應該作如何感想啊。按大鼓裏的長板坡。主體是糜夫人。並不是趙子龍。而且這時候的糜夫人。身在患難之中。滿目淒涼。十分悲哀。末段雖然帶敘趙雲。但是亦不樣。平時一身都是膽的趙雲。可比。所以唱這一齣戲。宜文靜而不宜英武。小香識字知書。才能明白劇中的情節。餘子蠢俗。那裏會懂得呢。

肥兒

散

陶齋







豔藻詩

小適窩脞錄

(佛影)

南通張齋老以梅畹華所贈夏布轉贈林風。林風報以壽字緞被面。附詩云。不取鴛鴦繡錦衾。佐公擁被獨閑吟。諱書別後相思字。只示添籌一寸心。香火靈山事。正長仙緣塵劫兩無妨。只須字數如公算。我亦麻姑鬢滿霜。齋老亦報之云。昨者贈子雪色絺。報我錦緞光陸離。絺薄緞重比不得况。四角中央壽字織。感子祈年歌。吉祥護我魂。夢錦繡香字多二百九十九一字。

一歲壽同長。字亦不多壽。不長十年國事飛。電光足抵麻姑話。滄桑姑髮過腰鬢。不霜倘能及時方平生。

林風自南通寄示張齋老與沙健菴唱酬詩。亟錄之。健菴春雪云。幾日暄陽百草驕。一寒旋見雪封條。逗曉春事知何意。點汗泥塗亦自召。已恨杏遲仍約素。儻憐梅謝與裝瑤。東風故借立毫力。待得詩成取次消。齋老和作云。沙暖雲晴柳漸搖。驚風一夜雪橫飄。地慳花信寧。遠凍江縮魚時不上潮。城關虛空何羽葆。河山片段入瓊瑤。早知取次寒將盡。未礙蒼騰付酒消。健菴齋翁約過東奧山莊云。巖戶遙波海日蒼。倚樓暫息客心忙。五山兼領東西壤。百尺寧分上下床。向老事功趨寂寞。更新草木借輝光。由鄰許卜知何日。滿路風來結願香。齋老和作云。翦水

裁林村事忙。料量果。蘇到牛羊主人。偶出春風。健佳客肯來。山意長常時。隣馨度蘭。若他日。故書溫草堂。夙約已違。招沈鄭。自註謂乙盦太夷。遜思可勉。企裴王。

新秋乍涼。閑步過亦社。晤許醉侯表兄。曰。昨晚萃秀堂前。月色大佳。社友之不約而至者。有袁

安圃張恂子朱石禪及謝林風孫瓊華兩女士。相與淪茗清談。問復聯句。至夜午始散。如此歡會。惜子之不獲與也。余大悔恨。願聞餘韻。醉侯口誦五律一首云。月色明何若。花光轉近遙。可堪千里共。况乃十分嬌。倚竹人如玉。棲桐鳳引簫。蓬萊清淺地。相對此良宵。詩中月色為瓊華句。倚竹為醉侯句。棲桐為林風句。蓬萊為恂子句。餘均不可憶矣。

同社諸子。如林風恂子之詩。醉侯安圃瓊華之

畫石禪之書法篆刻。不問其造詣如何。總之爐火之功。均非一朝一夕。誠不欲淺嘗以媚俗也。若謹以詩論。則醉侯與澗恂子妍麗。林風超邁。石禪灑逸。安圃工夫稍淺。而機緒偶發。輒獲妙解。斷句如柳三變。句歌清逸。馬一角山圖。賸殘固警健。可誦也。

醉侯近掌教於上海圖畫美術專校。為言有女生裘德輿能詩。一日攜稿見示。爰錄其春夜一律云。斑燭敲窗瘦影橫。香消寶鼎欲三更。盤鴉微鞞衣重換了鳥無聲。燭自明芳草。池塘香夢穩。梨花庭院晚風清。無端杜宇催春盡。賸得飛花已滿城。又送別七絕云。纔得相逢又別君。東風回首可憐春。不須惆悵長亭路。流水青山是故人。均佳。又鷓鴣天詞云。牕外頻聞燕語柔。嫩紅嬌綠慢盈眸。惱人天氣春將暮。幾日簾波不

上鈎臨寶鏡。黛眉愁。半偏雲髻。爛梳頭。惺忪病起。渾無力。花落春風倦。倚樓韻致。亦自不俗。惜略有語病耳。

豔詞

愁紅小錄

(逸梅)

眠雲之業師。鸞鳳前輩。爲友題張做畫眉圖云。美人妝。才子筆。絕世風流罕其匹。當時走馬長安街。章台楊柳且情暱。何況閨中結髮妻。少年夫婿更親密。漫言兒女太多情。閨房私態都如一。吁嗟乎。文君亦有遠山眉。可憐相如畫。不來亦殊流麗。

蔡某無題云。別來相憶見時羞。嬌小生來未解愁。惱煞旁人偷眼看。筵前佯做不抬頭。纔罷羹

香又藥香。癡情調護試先嘗。含羞絮語勞相囑。多着衣衫莫耐涼。繡簾風定月黃昏。玉鬢無端見淚痕。還是蕭郎歸去好。百般心思不堪論。握手依依不自持。駐郎無計淚如絲。聊將一幅姍姍影。留伴檀郎憶妾時。

悼棠題林黛王焚詩圖云。紅葉無靈不作媒。枉勞嘔血日千回。一絲命與殘烟裊。萬種情隨活火煨。劍墨淚痕都滅迹。蠻牋心事共成灰。那堪簾外鸚哥綠。舊句猶能背誦來。又淑仙女史詠黛玉句云。卻遜芙蓉妖婢福。一篇傳得心痛詞。讀之欲爲顰兒叫屈。

汪洋浣紗云。浣溪小妹豔如花。結伴歸來笑語譁。生怕旁人知住處。故留鄰舍不還家。風致絕佳。

楞瘦題美人對鏡照片。調笑念云。菱鏡菱鏡。曉

起妝成明靚。美人體慾娉婷。相對無言影。形影。影。身外有身。廝並。

孔昭綬櫻花詞二首云。電光新閃美人車。十里櫻花燦似霞。醉後美人渾不語。聲聲哀怨訴琵琶。愁折花枝戴滿頭。花枝到底似儂否。而今應識儂真面。紅映桃花花也羞。句輕圓如走盤珠。

### 歐陽予倩夫人近作

#### 旅次遇友

邂逅欣相逢。攜手各無語。無語情自深。離懷鬱鬱。舉殘陽掛樹梢。扁舟集江渚。客游似浮萍。飄飄無定所。相聚還復散。徒亂中心緒。方抱舊離憂。新愁更幾許。

#### 贈別

君子遠行役。緩轡循阡陌。執手復踟躕。將為異鄉客。悲哉生別離。同心而遠隔。安知後會期。與子寸陰惜。美酒且共斟酌。以永今夕。

誦日

十集

天台山麓





# 本局精印珂羅版名畫集

## 精印 仇十洲仕女冊頁

實父仇先生為有清一代唯一畫家尤工仕女描神之細已入化境宮廷之內縉紳之家競以藏得寸縑為寶不肯輕以示人因之仇十洲真跡吾人不易輕見本局茲覓得吳興陸叔同氏藏有先生仕女冊頁一部用珂羅版精製印行與原本無絲毫之殊紙張極佳紙質尤精每紙僅印一面合則成一書分可鑲鏡架殊為精美研究仕女畫者幸勿失此奇珍 定價一元六角

## 精印 費曉樓仕女冊頁

費曉樓先生諱丹旭為有清名畫家所繪仕女與仇十洲改七蕙二人齊名本冊頁凡十二幅描神之細着意之工俱造極端先生且善吟詩每幅均有題句亦復香豔絕倫本局為尊重名畫起見每紙僅印一面合之則成一書分之可鑲以鏡架作為書齋客室之裝潢凡海內鑒賞家尤宜各置一冊以資攷證本冊頁製版極精印刷尤佳精訂一冊 定價八角

## 精印 蔣恆軒花卉冊頁

蔣文恪公恆軒為南沙之子由傳廬仕至大學士歷前清雍正兩朝以繪事名海內深得家傳尤工花卉每有進呈純皇帝輒稱賞不置有師承家法之賜題人皆以為南沙有子也本局近覓得恆軒花卉大屏條十二幅一冊純非坊間印行之贗品可同日而語且係用珂羅版精製與原畫不殊絲毫為尊重名畫起見每紙僅印一面紙張極大紙料尤精合之則成一畫冊分之可鑲以鏡架懸諸書齋客室中殊美觀也精裝一冊 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 精印 董邦達山水冊頁

董文恪公邦達號東山為前清雍正朝癸丑進士嗣入詞林歷官至禮部尚書善繪山水筆法酷肖元人畢臻其勝海內寶之本局茲覓得吳興陸季雲氏所藏文恪山水畫冊二十幅用珂羅版精印合訂一冊與真蹟絲毫無異洵珍品也 定價一元六角

## 精印 蔣南沙花卉

南沙老人畫踵北宋丰韻天成寸縑零執皆極盡活色生香之緻當時朝野士夫視同至寶茲本局特由吳興大牧藏家陸叔同先生處覓得冊頁一部計十二幅特用珂羅版精印與原本絲毫不爽 定價大洋八角



諧文

新四書

(賊菌)

西夷之人也。行乎中國。自南自北。車同軌。其徒數十人。遠者來道不同。所以行之者一也。車中而道之樂。以忘憂。從者數百人。送往迎來。天下之士。天下之商。不遠千里而來。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源源而來。由是路。求其放心而已矣。如有一轆之患。斯已而已矣。

人焉。盜也。升車。撫劍。疾視。以力服人。事之以皮幣。不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免焉。垂泣涕而道之。其橫逆由是也。聽其言也。曰。從而後道之。斯行其不可者。拒之。殺之。老弱遲遲。吾行也。援之以手。趨進。有弗行。殃必及身。

徑之蹊間。羣居終日。一簞食。一瓢飲。穀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於此有人焉。蹠之徒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戒之曰。守之。不舍晝夜。操則存。舍則亡。戒之。戒之。有婦人焉。孩提之童。放之。遠方之人。使乎。使乎。置郵而傳命。有聞入公門。色勃如也。便便言曰。傷人乎。中國之民。雖千萬人。死之。而不行入其疆。則有司存有朋。自遠方來。災及其身者。也是誰之過。與子之持戟之士。飽食終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士何事。歸與歸。與興甲兵。不遠千里而來。治亂持危。猶反手也。

於此有人焉與賓客言也戰戰兢兢變色而作  
日知利而和我非愛其財悅於利而罷三軍之  
師是或一道也

入其疆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彼丈夫也我丈  
夫也交鄰國有道乎左右皆曰可殺勿聽爰整  
其旅為匹夫匹婦復讎也國家將亡則不能安  
其身分人以財謂之惠使人導之出疆柔遠人  
也

歸與歸與曰彼哉彼哉幾千人矣聽其言也作  
之師食之以時廩人繼粟今魯方百里者五出  
入無時莫之禁而弗為也授受不親外人以保  
其身察其所安放焉先仁其言而後從之源源  
而來常常而見之虎賁嶠人而無信其為人也  
多欲求之與吾應之曰可請益吾末如之何也  
已矣

兵革非不堅利也環而攻之山谿之險上者為  
營窟曰遠方之人孰可以殺之兵刃既接大敗  
然後殺之視不勝猶勝也

謂之賊知及之則惑之甚者也或曰東夷之人  
也有教無類誨人不倦用其二此之謂也

### 老學究新教育家合傳一

(髮雲女士)

老學究古其姓板其名字拙甫晚又自號迂叟  
古酸棗縣三家邨人也少年時僥倖以青一衫  
由是即于村中擁皋比焉學生有鬚鬍者有口  
吃者有鼻涕拖至三四寸者學究兼收並蓄有  
教無類以故及門多至數十人朗朗書聲比之  
烏鴉啞啞有過之無不及學究顧而樂之自謂  
南面王不與易也學究平日又自慕王荆公之  
為人故嘗囚首垢面體穢堆積而又第佗其冠

郎當其袖目架銅邊鏡手持旱烟袋旱烟袋者學究之教鞭也蓋對諸生有所表示則左右指揮其旱烟袋焉又旱烟袋者學究之夏楚也夫古者扑作教刑則施夏楚然學究雖不合時宜而亦深識世務知體罰之不適用於今日也故以旱烟袋爲代表先生不怒則已怒則及門高足咸成頭角崢嶸之新少年矣洎民國成立以教法太舊學生日少及解散蒙館變計往東嶽設拆字攤以餬口老學究既歸淘汰新教育家乃應運而興新教育家魏其姓開通其名無字以新人物固無取乎累墜也自云遜清季年曾出洋游學第不言何國教育界中人調察之乃知亦稗販劣貨者流以滿口新名詞游學新舊兩大陸者無此虛僞習氣也目架託力克鏡手持司的克杖西裝縐縐皮鞋藥藥既畢業而縐

歸卽囂囂然謂鄉父老日入校一年畢其功課三十六門所習既煩且難而鄙人皆豁然貫通時風氣初開鄉父老本不知教育爲何物者于是大欽服故一時新教育家之名藉藉于鄉里間時有號冷若冰者冷眼旁觀知其涉躐不精空無所有因手持算盤而詢新教育家曰貴校有年暑假乎曰有合計約三閱月星期放假乎曰放一年約四十日其餘令節良辰放假乎曰放約二十日冷若冰乃縱聲大笑曰果爾則先生在校修業約祇七箇月耳以七箇月之短時間修卅六門之新科學每門不足七日而先生已夜郎自大洵天亶聰明哉新教育家聞言知其謂已急抱頭鼠竄而去去此適彼則仍恃其法螺之口橡皮之顏高立教壇目空一切由是而辦小學辦中學辦師範傳習所手腕敏捷目

光。尖。銳。騰。達。飛。黃。至。今。十。餘。年。新。教。育。家。之。大。名。猶。日。新。又。新。焉。然。訊。諸。一。般。學。界。中。人。則。咸。謂。其。眼。如。黑。漆。腹。若。將。軍。聞。者。謂。為。所。語。非。誣。云。

諧 記

述 夢

(穎川秋水)

秋。水。生。平。居。無。俚。悄。然。不。怡。及。登。牀。假。寐。擬。尋。好。夢。以。資。消。遣。果。也。精。誠。所。至。金。石。為。開。思。想。所。凝。鬼。神。亦。感。一。時。遽。然。入。夢。乃。得。夢。為。軍。閥。暨。牙。建。纛。威。武。尊。嚴。飛。電。索。餉。千。萬。立。至。既。而。華。堂。慶。壽。北。海。樽。開。百。寮。鞞。懸。以。稱。觥。三。軍。權。呼。而。獻。爵。予。高。坐。堂。皇。頤。指。氣。使。傲。然。受。之。不。為。禮。蓋。大。丈。夫。得。志。之。所。為。自。當。爾。爾。也。不。意。

急。電。紛。馳。報。告。土。匪。肇。禍。請。軍。往。剿。不。覺。汗。流。浹。背。而。豁。然。以。醒。醒。而。復。夢。則。又。夢。為。議。員。打。出。手。大。飛。墨。盒。發。雷。霆。狂。棒。茶。杯。大。將。軍。八。面。威。風。諒。不。是。過。至。一。出。議。會。則。八。大。衙。衙。飛。車。而。至。各。家。飯。店。挾。妓。而。來。議。員。神。聖。藐。茲。蟻。民。微。哉。公。僕。兩。皆。無。奈。我。何。也。不。意。興。高。采。烈。間。忽。聞。解。散。之。聲。亦。不。學。屁。滾。尿。流。而。豁。然。亦。醒。醒。則。是。夕。竟。不。復。夢。即。夢。亦。不。願。得。此。忽。驚。忽。喜。又。苦。又。甜。之。一。境。也。乃。夢。神。愛。我。次。夕。又。惠。然。肯。來。予。亟。告。以。旨。趣。之。所。在。神。曰。苦。樂。循。環。是。乃。天。道。特。恐。執。迷。不。醒。悟。耳。今。爾。既。醒。悟。自。當。予。汝。好。夢。以。償。昨。宵。之。苦。予。聞。神。語。樂。乃。無。藝。于。是。蒙。被。而。臥。以。待。夢。來。忽。見。一。人。自。號。白。粲。生。者。自。願。出。洋。勸。余。與。之。合。股。以。逐。什。一。之。利。于。是。千。倉。萬。箱。捆。載。以。去。一。時。獲。利。百。萬。焉。

百萬既得。又擬設法以營他業。忽又有一人自號芙蓉城主者。自願經商內地。請吾與之設法。以一本而謀萬利。于是亟以販米所得之百萬。爲孤注而販私土。雲土川漿水陸並出。一時更獲利千萬焉。黃白纍纍無地可藏。正指揮奴僕用車搬往銀行。忽鼠聲啾啾。因消耗我糧食之不均。出以劇戰。而驚回好夢也。不覺爲之大怒。赤足單衣起而逐鼠。鼠走而吾力疲力疲。而夢神復含笑而至曰。甚矣。德漸入佳境。見擾鼠輩。叢爾么麼真可惡也。今請隨我來。當入極樂世界。以遂爾之心願也。語猶未畢。卽見圍牆四面。廣廈一區。神乃舉塵一揮。嘆曰。君可速入。旣入。則畫棟雕梁。珠簾斐几。而俊僮豔婢。躑躅往來。皆曰。主人至矣。主人至矣。紛紛叩見。應接爲勞。事畢而老僕奉冊籍至。垂手而言。主人家產悉

具此中。閱竣可請入內室也。因卽繙視一過。則其中所載。廬屋千間。良田萬頃。工廠公司一百餘所。卽時心花怒放。踊躍三百。及步入內堂。則遙見麗姝數輩。笑靨相迎。心房益跳躍不已。而聲入心通耳際。忽覺隱隱有人呼喚曰。速醒速醒。日上三竿。猶酣睡耶。今日飯籩已空。兒童將啼飢也。秋水生因復長歎而起。悄然不怡者竟日。

## 記美人關

(螿仙)

語云。英雄難過美人關。足見情之魔力頗廣。實能顛倒衆生。剝削志氣。苟不爲所着。則已若一染着。勢必致如膠如漆。如癡如迷。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者是也。考之史冊。昉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情天。實爲陰陽界開山之鼻祖。相傳鄖陽竹山縣之西。尙留古跡。後

世人執迷不悟。習於驕奢淫佚。於是情天淵藪。慾海興波。無怪其然。記者不敏。抱佛家吾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志。詳探美人關之內容。以資讀者。唐突西施。自知難免也。

美人關者。雄據於衆香國裏。雖居庸關函谷關。諸險要不足比之。蓋其形勢天然。歷萬劫而未嘗一毀。內有夫人城。千金閣。均屬娘子軍衛戍。每逢戒嚴。閫令暗鳴。雌威叱咤。鋒不敢撻。勢不敢犯。故以項王之勇。猶且軟化於虞姬。自古大丈夫之受制石榴裙下者。蓋不知凡幾矣。此二道乃入關必由之徑。亦唯斯二道爲最難關也。從夫人城與千金閣而入。則佳境驟達。信有如淵明所云。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世外桃源。殆見於是。繫何地耶。乃溫柔鄉也。此中人多輕年少。艾天上安琪兒。人問玉美人。不容縷計。而一

種千嬌百媚。溫文香柔之態。令人心醉魂消。故其中者。觸目皆成情景。往來都係情人。阡陌者。情田散播。者情種安能。不眷戀難捨耶。惟情愛之真諦。貴乎品格自高。若桑間濮上者。近於獸行。則不可與此中人並提矣。美人關之出品。以情絲爲大宗。其細膩猶過於美人首上之金絲。髮織成情網。光密異常。非作獵罟之需。而爲撮合之山人。偶蹈之不啻天羅地網。無可擺脫。其妙用有如此者。關內遍植琪花瑤草。以自由花最著。能結並頭蓮。香氣襲人。味勝蘭麝。此中人頗珍惜之。入關者亦願作護花使者也。又有市曰風流市。買賣易爲珠玉寶石金鑽等手飾。胭脂雪花香水等化裝。是皆情場之專利品。財原不虞外溢也。猗歟盛哉。美人關中如是。富有無怪沉迷軟化者之衆也。竊有進者。關內最

忌酸氣。偷無知之窮。酸挾酸而闖入。則醋海興。波貽害靡淺。是又不敢不盡忠告者也。

諧歌

臨城劫案新灘簧（雪園）

軍閥爭權亂紛紛。國家要事無人問。地方官吏。勿管地方事。弄得來跳梁小醜盡橫行。（長過門）說起格樁臨城劫案。真真有點心膽驚。（短過門）五月六日早起裏。自鳴鐘浪剛敲二點五十分。津浦特別快車開駛過臨城。本來開得蠻安穩。陸裏曉得沙溝地方還勸近。火車忽然出仔軌。頓時弄出大毛病。（長過門）原來臨城地方嘯聚一夥大強人。（短過門）格班強人。篤黨羽多得濼淘成逃犯惡霸。才有分還有許。

多退伍兵。俚篤結成死黨。真兇狠擄人勒贖。當營生格日子。打聽得特別快車。趁仔許多有名。人故所以弄出格樁花樣景。（長過門）格星火車乘客。才是中西體面人。（短過門）有格趁頭等有格二等與三等火車裏。向睡端整好夢。做得蠻起勁。勿壳張東野。猗輪騰西野。猗輪騰。夢頭裏聽見洋槍聲。嚇醒轉來爬起身衣裳。還勸穿齊整。早見許多土匪先生。跳進門。（長過門）火車裏向中西乘客。個個才發昏。（短過門）外國人拿仔手槍。勿敢放。中國人躲在旁邊。戰兢兢聽讓格班土匪先生。搜刮財物。搶金銀珍珠寶貝。搶乾淨格時候。乘客心裏金銀財帛。嚟要緊。只望土匪先生早動身。勿傷格條小性命。就算神明保佑。大徼倖。（長過門）陸裏曉得土匪先生。單搶金銀財帛。還勿肯。（短過門）



一定要既劫財物又擄人。拿格星乘客篤勞勞。拍拍趕動身。最可憐格班中西女士們。平常日間。坐仔汽車馬車。還要懶腰伸到如今。赤脚伶仃。山裏行皮開肉爛。痛難禁。偷然走得慢吞吞。洋槍柄就要敲到脚後跟。〔長過門〕格班俘虜。被捉上山。真真苦萬分。〔短過門〕有格攞勒山坡。浪有格枯廟裏。向住安身。日裏嚙撥茶水飲。夜裏勿有床鋪。最苦惱。蠶子大得像蒼蠅。幾乎叮斷幾根脊梁筋。〔長過門〕山東地方。出仔格樁大事情。〔短過門〕督軍省長才嚇昏。交通總長野喫驚。一全坐仔火車到臨城。會同各國領事與鄉紳。搭救格班俘虜們。偷然官匪篤收撫條件。議得成。被難乘客才可轉回身。總算不幸之中。還有幸。〔長過門〕救濟俘虜。原是一樁大正經。〔短過門〕故所以前幾日各處團體

開會鬧盈盈。討論許多好法門。有格派人助食品。有格派人送衣巾。廣生行送花露水。恐怕還有雪花粉。但願被擄乘客。個個平安無事。轉家門。一定要謝謝格班大恩人。〔尾聲〕唱灘簧的。胡謔格篇小熱昏。心裏野勒勿得神。巴望從此以後。格種坍塌事。體勿要再發生。勳撥勒外國人。實行干涉。弄得嚙翻身。



人傑

地

朱丙一篆



廣生行

# 雙妹老牌雪花膏

慎防冒  
效劣貨

此膏香滑而不膩潤澤而不燥治男女肌膚暗晦面皮粗魯於炎暑盛夏之時用之可保顏色免致為烈爆所侵當皮熱汗發之際塗之能使肌肉生涼遍體愉快或於秋冬時手足爆拆或男子薙鬚後面皮皺拆一用此膏自然寬滑如恆或婦女修面發癢起疹粉癬虫咬癩癩癩等患搽之無不奏效如神凡洗面後常



以此膏敷面能使容顏嬌嫩轉端為妍男則不啻美比潘安女則不減豔如西子因敷膏後儼然與傅粉無異且極與皮肉相食倫常用之可以無須別等之塗面宮粉與水粉也惟婦女塗面之粉多屬鉛質故曰鉛華須知鉛性最斂若久搽之能令皮膚澀滯腠理縮收致滯排泄氣故好傅粉者色多萎黃但本行之雪花膏全無雜質脂類不黏不膩無漬無痕誠修容清潔之妙品也(紅)每瓶大號四角二號二角半三號一角半(白)每瓶大號五角小號三角

其他如花露水香水生髮油花色甚多請來選擇



風俗

新軒齋誌

謹按本期所載眠雲先生(新軒齋誌)乃續上年未竣之稿今因風俗一欄暫不另開門類特為移入雜俎欄內俾  
竣閱者得窺先生之全豹云爾

編者誌

臺灣生番異族紀略(續)

(眠雲)

慶祝

燕成巢則賓朋來慶。蟻成封則鄰邑來朝。動物猶有此慶祝之典禮。而况人類。彼生番雖未開化。固已同其願。而方厥趾矣。甯有遜於動物之知能者。惟其慶祝之緣由。與其各殊之。尙則大足博人。一粲也。為歷述如下。

某部落素以強大自豪。地廣而民富。顧舉動絕陋。最重視者為貓犬二物。他部落嘲之為甌喃。必

林尼部。甌喃爲貓。必林尼則犬也。貓犬產出時。咸誌其生日。七日則設祭於神。如產貓則祭甌喃。神產犬則祭必林尼。神其神以木質雕刻之。略似貓。犬衣以獸皮。藏於神龕。至明年所產之貓犬生日。如中土。辟周之禮。鄰里咸來賀。賀貓則饋魚。賀犬則饋肉。是日即以所饋之魚肉烹而享。客其家。前後停工作三天。早起向神參拜。蓋謂一家之興衰全係於貓犬。故未敢漠視焉。相傳其部之始祖。乃一牡貓一牝犬交合而產三子。二子爲一貓一犬。一子爲人。卽創始興此部落者。故視貓犬爲其祖宗。云。酋長每年於某月某日。行慶祝大典。則爲其始祖與貓犬同產之日。各屬俱饋送珍異之物於酋長。蓋此日卽其部酋長借爲祝壽之辰。或問其酋長何以與貓犬同其生日。曰。是名借福。故又名慶祝。爲祝福。酋長宴客畢。又有頒賜。則皆魚肉之類。或有頒小旗一面者。則必貢有絕佳之貓犬。而後得邀是賞。所謂絕佳。以純色爲歸。或純白。或純黃。或絕黑。而以純黑爲尤貴。謂有祖相也。大約其始祖一貓一犬皆純黑色者。得邀小旗之賞。則以歸插於神前。而鄰里亦來慶賀云。

丹林部者。其酋長爲女主。其族女子皆長大凶悍。由習慣之遺傳。往往勝於男子。故其部落中之男子。咸服從女子。蓋女權最發達者。酋長而外。其所謂官吏。咸女子爲之。以指揮男子。使聽其號令。焉。酋長有年限。大抵至五十歲時則退。而傳位於其長女。凡女酋長襲位之日。卽爲全國慶祝之日。女酋長每年有一選冲固突之制。冲固突者。卽面首之男子。如他部落酋長選女入府爲其

姬妾之制簡言之。卽男妾也。酋長開慶祝大會。日各地男子之年在二十左右而貌雄偉體幹長大堅實者。均列席爲會員。先一月報名者也。惟所選人數有限。大約每一年多不過十人。旣中選。立即封爲沖固突。而其家則免種種之稅。以寵異之。慶祝時有歌有音樂。而使列席諸男子跳舞。極淫怪妖異之態。酋長出席時。一與諸男子行吉蘇禮。吉蘇禮者。接吻而抱腰。是其本年未中選者。明年仍得列爲備選之會。二年不當選。則罷之。其格甚嚴。蓋長若干重量若干。均有規定。一時亦不能多得。故所中選者。多不過十人。而列席備選。聞至多亦未嘗超過五十人。云。其中選之法。無規定。由女酋長以意爲之。不可得而測也。或疑每年選一次。若爲酋長二三十年。男妾之多。其額且數百。將何以處之。曰。此又有定規者。襲位之第一年。擇期開慶祝會。選男妾二十人。二十人中。推三人爲宮寄。宮寄者。佐理酋長府事。與酋長相終始。不復遣歸者也。其後每一次慶祝。選得若干人。卽遣歸。若干人。新陳代謝。有定例焉。其遣歸之沖固突。猶襲餘寵。其他貴族之女官吏。猶喜納之。其見遺於女官吏者。乃始歸家。自行擇配焉。

丹林部之南。有一部落。其慶祝恆於某月某日。聚其貴族民長於酋長之墓。墓有屋。可容數百人。是日。各以麵爲人頭之形。以獸毛染赤色。綴於人頭。爲慶祝品。而開跳舞會焉。其跳舞也。皆男女對舞。踴躍有致。亦舞亦歌。有他部落之酋長貴族來參觀者。甚盛焉。聞所以如此者。因其若干世之酋長爲紅毛夷所殺。後遣兵擒殺紅毛夷數十人。今慶祝之日。卽擒殺紅毛夷之紀念日。

也。又其部民往往生有赤髮之子。凡生赤髮者，卽報有酋長，酋長給供養費，開慶祝會，日攜至酋長坎塋，賜之食，列爲特別席，其意以爲紅毛夷屈服來投生而歸化爲其部民之子孫者，故深喜之。及歲，則編爲赤髮軍，亦於大慶祝日，集合之。生女有赤髮者，往往被選入宮，則不及在外之自由。故生赤髮女，恆多諱言，不報者，酋長亦不之察焉。

某部落有小兒慶祝會，一年一舉，定期六月中，天正炎熱之時，以滿一歲起，至十歲爲止，皆男也。會期延長至七日，以各處有遠者，恐不及趕至也。自第一日起，卽延僧人誦經，鐘魚鐃鼓，中如土之建道場，然誦經至日晡時，以符水浴小兒之體。小兒開會時，咸裸體者，旣浴而後衣之。聞該部曾與他部戰，敗殺人無算，故屬望於小兒者，爲他年生聚教訓，復讎地也。誦經禮懺，一爲超度亡魂，一爲安慰戰死之士。符水浴者，意以敢死之士之靈氣，傳入小兒之體，使之各懷義勇也。故一浴再浴，至七日始畢。早至者，則七日咸浴焉。名曰慶祝，以希望後來爲目的。實則悲慘之大紀念，以悲慘之大紀念而慶祝出之，勇敢可嘉，是所謂積極進行者。

某部落多山林，多猛獸，而其民族强悍，蓋由多猛獸之故，非强悍不足以自存也。初猛獸常出而傷人，山林材木果實，至無人敢取。後酋長某游歷他部落，數年習勇武精技擊，其從游者數十人，亦皆善拳藝擊劍諸武術，旣歸而令數十人者分教於各村，於是人皆尙武，不避猛獸，開始於某年冬日，酋長率從者數十人，及各村丁壯，會獵於雲母山，是山猛獸特多，其初幾於人迹不見矣。

是年各執兵械火把。燒山圍殺。猛獸初猶挺鬥。既以連斃無算。咸逃入窟穴之內。圍獵既畢。乃開慶祝大會。遂定爲典禮。每年必於是時打獵。而開會慶祝。以獵得最多者。列上座。酋長有獎賚焉。首列一。二三人。肩披五色之布。首插紙翦之花。由酋長夫人迎之入座。酋長與行握手禮。夫人與行接吻禮。酋長衆姬妾唱慶祝歌。以賀之。因是出類之榮耀。而爭之亦烈。在獵場時。常有劇惡之戰鬥。爲爭所獲焉。（並見鬥殺門）蓋柔儒之民族。其氣質全變矣。不可謂非進步也。

又有一部落。其酋長生子至彌月。則貴族爲慶祝。所送禮物。皆銅鐵之屬。及長以鑄武器者。蓋其人民習於勇悍。示尙武也。慶祝時。以所收得之銅鐵。供於中央。酋長及其夫人。咸香花而拜禮之。諸貴族官吏。亦偕其妻。隨酋長夫婦。同拜焉。是日有大宴會。每村得舉長老一二人。參觀其典禮。且得游玩宮中。酋長亦設宴宴之。各村長老。則以礪石爲贈送品。爲將來酋長公子。磨礪武器之用焉。

又有一部落。最爲殘暴不仁。而兵力甚強。常以翦伐他部落爲事。每年必出兵侵略他部落。或割其地。或虜其人民。最少亦必劫掠其牛羊貨物。每勝一次。必開慶祝會。開會時。酋長登司令臺。其下將士。則執干戈而舞。舞畢。賞以牛酒。酋長則令姬妾出而勸酒。有勇士醉臥。酋長愛姬懷中者。酋長亦不之責。謂國威遠揚。將士之力。宮中弱質。得親悍勇之夫。異日生子。必無懦兒也。或沈醉不遽醒。則以香衾覆之。其愛惜將士也如是。且謂慶祝大典。禮宜人人盡歡。小禮之失。可無拘也。



故其部咸頌酋長之仁不置云。

夾浪林部者其酋長有猴癖而本部不產猴。又無處可購買。往往在數百里外獵取之。而又不易獵得。每得一猴。則開慶祝會一次。蓋其酋長以猴爲似人而特貴之。或曰曾游某部見之。歸而不能忘。故使勇者以形求之。既得則畜於宮。使宮妾養之。其後他部有多猴者。與夾浪林易山鷄。遂常常可得猴而慶祝會屢開矣。總計酋長宮中有一百四十五猴。率一妾畜兩三猴焉。酋長死。此風遂革。

夾浪林之東有哥率部。稍有古義。凡民間有年老至七十以上者。報於酋長。登於冊籍。至明年正月之中。上元節日。則開慶老會。以年之最高者居上席。有八十九十者。白髮皤然。咸來與會。誠盛舉焉。開會時。咸有厚賚。其子孫則扶掖其老人。游於酋長府中。酋長夫人復宴賚之。又有一部之酋長。每生一女。則開會慶祝之。其姬妾甚多。統計一歲必開數會焉。其女不嫁於本部。皆嫁於他部落之貴族。或酋長及酋長之子。其所以慶祝者。謂異日各部落酋長貴族皆我女之子孫。卽無異我之子孫焉。是以一部落而并吞衆部落。故生女必慶也。

# 紫葡萄館文虎

(續)

(行素)

大師屬子牙。

詩經一句

相衆有齒。

柳梢黃鸝。

詩經一句

有鷺其羽。

夏商。

詩經一句

昊天其子之。

丟你的臉。

詩經一句

乃棄爾輔。

曰僕老矣。

詩經一句

言從之邁。

登牆而窺。

詩經三句

乘彼塊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

聽必恭。

詩經一句

以矢其音。

相見恨晚。

京戲名一

遇太后。

陰陽河。

京戲名一

乾坤帶。

浮家泛宅。

京戲名一

河間府。

乾元山訪妖。

京戲名一

采石磯。

焚棉山。

京戲名一

子母砲。

工則度之。

京戲名一

六部審。

軍行不利。

易經二句

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冬烘。

臧獲。

相時而動。

能近取譬。

談虎色變。莫敢仰首。

晚年惟好靜。

平江犬子客稱豪。

周圍七尺九寸。

道不同。

柳絲長。玉驄難繫。

誘之以利。

水之道也。

東風如剪。

三國志。

養其小者為小人。

易經一句(卷簾)

易經一句

易經一句(解鈴)

易經一句

唐詩一句

唐詩一句

唐詩一句

唐詩一句

三國人名一

石頭記人名一

石頭記人名一

三國人名一

石頭記人名一(秋千)史鼎。

民國人名一

火在天上。

以從禽也。

其行次且。

况其爾者乎。

俯聽聞驚風。

寂寞養殘生。

經冬猶綠林。

循環不可尋。

趣途無百里。

楊修馬騰。

引泉。

引泉。

谷利。

倪嗣冲。

會桃李之芳園。

箴。

四時不謝。八節長春。

夏至酒。

停杯已歲初。

回也其庶乎。

斬青龍。

莫肯下遺。

甯波人曰。我之父兄也。

多少工夫織得成。

石頭記人名一

春燕。

泊人名一(卷簾)

阮小二。

三國人名一

花永。

古女人名一(卷簾)

鍾離春。

古女人名一

鍾離春。

泊渾一

小旋風。

詩經篇目一

伐木。

市招一

宵夜常便。

世界地名一

阿拉伯。

聊齋志目一

王大。

名醫發明

療治梅毒的第一靈藥

毒輕一瓶包可全愈

每瓶大洋一元五角



上海愛多亞路七〇八號

總發行 伯庸大藥房

分發行 各埠各大藥房

伯庸醫院特設

世界最新發明電氣治病器

專治搽藥無效之一切皮膚病

美國人工太陽燈

院址上海愛多亞路

大世界西對面

電話中央一六二四